旅行雜誌



各有所長　熙

桂林出版

第十七卷　第一期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1 JANUARY 1943

信誼化學製藥廠

華西總辦事處
重慶新生路一二七號

本藥廠創立迄今，已垂一十八年，規範宏大，設備精良，萃集醫藥界之英才，從事於科學之研討 先後發行自製靈效藥品，數百餘種，行銷全國及南洋各埠，卓著聲譽，茲例舉其最著者如下：

名目	主治
好力生丸	養肺强身
男女維他賜保命針丸	精神萎頹
力弗肝針片	各種貧血
食母生粉片	胃病腸疾消化不良
新惜花散針	梅毒及密螺旋
胃痛靈片	肝胃氣痛
司泰靈片	頭痛牙痛神經痛及風骨痛
萬可靜片	偏頭痛月經痛及胃痛等
西他新針片	壞血病及各種出血性疾病
愛惜克淋	淋病及各種傳染病
阿米脫痢丸	痢疾腸疾患
濃淡牧熱速針	瘧疾傷寒扁桃體腺等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處

梧州・桂林
南寧・全州
長安・榕江

分處

古宜　鹿寨
宜山　祿沙
金城江　大安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茶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剎車油
調水油
建國肥皂
經濟衣皂
經濟黑皂

改進農工生產
調劑商業市場

貿易部

桐油・桂油
茶油・茴油
生油・皮油
菓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油
芝麻油
篦麻油
棉子油
化學酸類

本處地址

柳州水南村電報掛號：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業務組：塘新路　電話：〇三二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 第一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

舊式旅行……羅靖華……四
西南道上……王奕康……一〇
訪梅……盧傑華……一一
美國的經濟家……味秋……一三
演宋詩序……胡樸安……一四
漢堡海京伯動物園記遊……馮家棣……一五
綏蒙新訊……記者……二八
粵所傜所殘遺的古慣俗……胡耐安……二九
迎勝利年……陳樹人……三三
劍門寫生記……厲道誠……三五
人生與旅行……葛蠶龕……三八
四川公路旅行日記……馬堅白……五九

四七—〇〇四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溫泉小憩……金洪根……五一
歐洲淪陷區珍聞……五二
茱坑山民的宗教與習俗……孫誕先……五三
行李……盦……五七
康定瑣誌……李致剛……五九
遊呈貢三首……鄭臨川……六四
刼後葡萄欣勃發……胡宏基……六五
金佛山……萬峯……六九
七色的虹霓（四續）……徐仲年……七七
雞足山紀遊……何松心……八三
徐霞客在麗江……紹農……九一
爲人子者……青子……九五
戰塵集外……陳樹人……一〇一
旅訊……編者……一〇五

緊要啓事

本期原定與第二期合刊，為西南文化專號，前經於第十六卷第十二期刊告，諒荷鑒察，茲因集稿關係，該專號改於下期出版。書已付印，不日發行，恐勞　讀者翹待，特此刊告。

中國旅行社出版科啓

旅行雜誌叢刊之一

西北行

全書十一萬言，文筆清麗，內容丰富，印刷精美。目次如下：

一、序言　潘恩霖
二、從西安到華家嶺　孫錫祺
三、甘肅省旅行記　天涯遊子
四、塞外驅驢錄　天涯遊子
五、新疆漫遊　天涯遊子
六、新疆風土雜憶　茅盾
七、蘭寧途中　蔡擧玉
八、到祁連山去　麥擧玉
九、青康之行　楊孝銘
十、西北之行　田一鳴
十一、額濟納記遊　時懷銘
十二、附錄　編者

各地中國旅行社經售

舊式旅行

羅靖華

靖華先生眞會做文章，他安慰我們四百里路要走五整天的舊式旅行，使我們耐心，使我們「領略著風日滋味，水的溫」，使我們「留戀着一路上的伙鋪的古老社會的風味」；同時以這種安慰給我們坐車坐船坐飛機從五整天以至于五十整天還是等不到的人，給我們一條新的旅行方法，就是不用汽車火車輪船飛機，而用船驢馬以及自己的兩條腿。這是我們値得提倡的苦行精神。

可是羅先生並不反對汽車火車輪船飛機，他用反面文章竭力提倡以「我們人爲主而以用自己的意志來支配交通工具與行程」。凡舊式旅行所有的好處，能輸入火車汽車的旅行中都是可以得到的。西洋各國的船車經過風景地時特別緩行，讓旅客欣賞如伴侶遊覽而說的，並且有詳細的嚮導，招呼食宿等問題，使旅行種種方便而舒適，而且隨時可以停止你的腳步，可以在街上逛逛，問問人情風俗，可以買點特產，留作紀念，與坐驢騎馬的旅行一樣（如果是坐飛機自然是不在於此了）。

我們希望舊式旅行所有的好處漸漸滲入火車汽車的旅行中，而且實現以前，羅先生的文字是「畫餅充饑」的好藝術。

編者。

「我愛現代的交通工具汽車、火車、輪船、飛機，快捷舒服，眞個是縮地有方，彷彿次于孫悟空的筋斗雲一等。當日若有現代的交通工具，唐三藏便不必受那千磨百難，也不必藉重孫悟空豬八戒等怪物來服侍，而可以買一張飛機票一直的飛到印度去朝見那所謂西天佛祖，不消多少時間，便可以把整套的經取回來了。」

我也愛唐三藏式的旅行方法，那就是利用舊式的交通工具，如帆船，轎，馬之類，連同自己的兩條腿在內，我叫牠爲「舊式旅行。」

舊式旅行，有一個獨特的好處，爲新式的現代的交通所不及，那便是舊式的旅行，是我們人作主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

交通工具與行程新式旅行是交通工具作主人我們須受牠的支配，一點都不能自己作主。

當然，你有自用汽車或自用飛機，愛行就行，愛止就止，一樣的可以向交通工具使出主子的權威來，不受牠們的惡氣；然而一般人又幾個有自用汽車？幾個自備得起飛機？于是，你便不得不枯坐在車站上候車，擠在票房門口等候買票，深更半夜的趕到碼頭上去候船，……服服貼貼的聽候交通工具的支配。如果去晚了一步，車或船開走了，那就只自認倒霉，耐心的再等第二班，或垂頭喪氣的轉回去明天再來。車船是眞正的「過時不候，」連「恕催」的客套都不肯講的！牠們開行以後，愛走多麼快便走多麼快，決不因爲這一帶風景好而慢步徐行，滿足你那欣賞的願望；牠愛停在那裏便停在那裏，決不肯因爲你急着想趕到你的好友的家鄉而特爲你多走一段。還有，你想下車走動走動，舒展一下你那局促如轅下駒似的肢體，恢復牠們的知覺，那是決不會得到許可的。你如果忽然要拉肚子，或者尿急了，要車子停一下，有時都是很費唇舌的。還有，還有……總之，我們都受過這種種「洋罪」，尤其在現時這種交通異樣困難的情形之下，不必細說，而人之成了交通工具的奴隸，總是無疑的了。科學的產物多半是冷酷無情的；新式的交通工具，正是科學的嫡親子孫，保持着牠的純粹的「血統」，不論你跟牠們厮混多久，分別時，連「再見」都不會說一聲的；而且，你如果不小心，冒犯了牠，牠可能的一下把你摔得腦漿迸裂或碎屍萬段，毫不留情！

要不是圖快捷，我眞願意和這些現代的傢伙們——新式交交通工具絕交，專用我們的舊式工具，專走我們的舊大路，過我們的舊式旅行生活。

二

你決定坐轎子走。

旅館給僱好了轎子，交好了定錢，你從從容容的準備行李好了，一點不用緊張。明天早晨，轎夫們自然會來的，早一點，晚一點，都沒有關係。第一天該走多少路，何處早點，何處吃晌午，宿何處，他們都有成竹在胸，無須你客人代籌。

把行李交給他們好了，他們知道該如何分配，該打成幾挑，如何才好挑，你不用管。

如果是冬天，可以把被子交給轎夫，他們會替你鋪在轎裏，讓你好在上面坐躺。

然後，茶房送你出門，老板看着你上轎，老朋友似的，祝你一路平安。如若碰巧趕着舊曆新年動身，頭一晚準可擾老板一頓「年飯」，臨上轎時，老板還許燃一串鞭爆相送，那就更有如家人般的親切之感，使你一路上回味不已。

一摸口袋，你發覺忘了帶火柴，不要緊，臨時告訴轎夫好了，叫他順便在路邊的兩家小鋪裏買一盒就是。

到了該吃早飯的地點了。轎夫們把轎子一放下，也許便走得不見了，不用担心，他們不會溜走的。他們另有比吃飯還重要的活動。他們知道得很清楚，那家有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是上那兒去「加油」去了。走長路的苦力們，十個有九個都是有這種嗜好的。

把飯吃飽後，他們往往連一袋旱煙都不會吸完便可以開步走，一點不用休息。

你願意下轎走走嗎，當然歡迎，他們抬着空轎子跟在你後面慢慢的走，讓你東張西望，左顧右盼的欣賞風日雲樹，草木蟲魚。等你走到了一個相當的段落，譬如二三里吧，他們自會請你「升轎。」那不一定是客氣，有的時候是怕「你老」走得太慢，就誤了程途。

三

投宿的時候了。你坐在轎內，默默的描繪着一所旅社，你希望入你的房間；鋪杭相當的乾淨，茶房會給你一盆熱熱的洗臉水，如果需要一個火盆，也可以馬上燒來。你可[illegible]過一夜。吃飯以後，可以到街上逛逛，看看熱鬧，問問人情風俗，碰巧還可以買點特產，留作紀念。

太陽還相當的高，轎子便住下了，你看了那小村莊似的幾家人家，以爲是暫時休息之所，距離宿處當還有相當的遠。你錯了！這裏就是你今晚的宿處！你不見從那門內灶間裏出來的女人，正走向你這邊來，招呼你這一羣住伙鋪嗎？大路邊有的只是這種伙舖，沒有你腦子裏想像的那樣的旅社呀！

你多走了點路，覺得有些乏了，懶懶的靠在行李上，讓轎夫先去看看房間。轎夫回來了，「有一間樓，下邊是牛欄，倒乾淨好住。」老板娘接着道；「乾淨得很，昨晚還有幾個客人住過」。你覺得不必和牛過于親近，叫轎夫另看一家。

終于決定了，那家有一個小房間，而且有床，不用打地鋪。

一進門，是一個廳，兩邊鋪着地板，中間空着一條，作人行道。桌子，凳子，飯甑與飯甑架子等等，都在廳的靠裏面的一頭。轎子便擠上去，在一邊躺着。這麼一個廳，你可以想像得到，光線不會好，牆壁不會粉刷，土牆上更不會有字畫；如果有，也不過是「天地國親師位」，或祖宗神位之類，以外再不會有別的文化表現。這原跟普通老百姓家的廳堂大致相同，但是這裏有個特點，牆邊一字排開的懸着竹竿，竿上一律掛着草席，牆角落裏還有捲起的草墊，頗爲整齊的排列着。然後，你恍然了，這個廳是這家伙鋪的飯廳，也是這家伙鋪的大「房間」。到了晚上，你便看到了客人們是怎樣睡的：他

四七一〇一〇

們把草墊鋪開，順手在牆上取下一張草席來搭在上面，然後從老板娘徧出來的一疊青布棉被裏面討一床來，便倒頭睡下了。挑鹽的，挑油的，抬轎的，背包袱趕路的，大家挨次的睡着，少時，排列得稍鬆一點；宿客多，便把空間緊縮一點；然後各人打各人的呼嚕，說各人的夢囈，作各人的好夢，誰也不干與誰。

他們不是答應你有一個小房間嗎？有的，就在廳的盡頭，過道的右面，耳朵眼般大，烏黑髒破，裏面有一張破床，一張平頭靠當桌子用，對面便是老板娘的房間。你看了，當然不會滿意，然而，你一定會這麼想，「總比睡在廳裏的地板上好一點，安心睡下吧。」這時，你不安心也得安心，因為除此以外，你沒法找到比這更好的「房間。」而且，這也是舊式旅行的滋味之一，你不可不嘗嘗呀！

四

老板娘把晚飯端來吃了，菜還不錯。

轎夫們在另一桌吃，他們是自己買來的酒和菜，是自己下廚炒的。

天黑了，你從那冒着黑煙的柴火邊退回你的房間去。門框上掛着一盞小油燈，光小煙大，把門框薰黑一大片。門頭是關上了，外面漆黑，再沒有人來往。你能聽到的，祇有遠近的狗聲，此外便只有本屋的說話聲，廚房的洗刷鍋碗聲，轎夫們的罵架聲——他們每天不定要相吵相罵幾次，罵過便完，不久又吵，滿不在乎。

你這初次住伙舖的，不免會要感覺寂寞一點，轎夫們卻絲毫不覺得，他們有的在高談一些瑣屑的里巷故事，有的在爭辯某些小問題，有的卻和老板娘一起在打牌。當你睡了一覺醒來，他們還沒有休息呢。他們年輕，他們有充滿的精力，夜裏少睡些，決不會影響明天的幾十里路程的。

明天，在伙舖裏吃了早飯再走。轎夫之一，從老板娘手上把算盤接過來，算帳：飯錢，柴火錢，油鹽錢，宿錢，被阿錢，各項多少，一共多少。然後按照算珠所指示的數目給錢，不多不少，該若干給若干。然後算客人的，你也照給了，找回兩三毛小票，你賞了老板娘頭小的孩子。老板娘嫣然的收下說，「孩子買糖吃。」

剛出門上了轎，轎夫們便議論開了：伙食算得太貴，「像昨晚那樣，不過給客人一碟臘肉，兩個皮蛋，一碗蛋湯，兩小杯燒酒，都沒有吃完。連欸錢一起，就算了一塊半，真是敲竹槓！」發着便勸告你說，「客人，以後還是自己買菜合算些，不要吃她們的！」

接連着走過幾天，住過幾家伙舖，你對舊式旅行的一切生活，便熟習了。經過較熱鬧的市鎮時，你會早早的把洋燭買來，準備着晚間用；也會早早的把豬肉或鮮魚買好，掛在轎後面，帶到伙舖裏，讓轎夫們給你烹調。

五

你在這條路上，走了四五天，吃和住，經過了十來個伙舖了，如果有使得你奇怪的，那一定是每家伙舖的只見「老板娘」不見「老板公，」好像家家都沒有「老板」其人一般。轎夫們習慣得很，一進門便「老板娘」的嚷叫着，有時還夾着調笑的意味。大概就爲這吧，老板雖有而不出頭，老板娘成了活的招牌，自然的廣告。

大抵孤身行路，容易感覺枯燥；村店獨眠，更易容感覺寂寞，有個老板娘說笑一兩句，至少在精神方面，可以調劑一下。有的時候，轎夫們甚至敢于大胆粗率的向一個戴孝的老板娘說；「客人獨睡嫌冷，老板娘陪他一下好不好啊？」你會替他們揑一把汗吧？不必，人家不會板起臉來生氣的，她至多這樣回答——「我陪不上！」

有的老板娘，也許眞的老了，但必另有「少老板娘」——老老板娘的兒媳婦或女兒。她們和其他的老板娘一樣，都要相當的收拾一下，比方穿件藍布旗袍之類。她們端茶，送飯，打水泡茶，給老老板娘奔走執事。晚飯以後，她或她們，也許陪着你圍爐，一邊抱着小孩餵奶。轎夫們當然又是那麼一套，甚至當她們的面讓你決定：「要嗎？他們睡到前廳去！要嗎？他們就睡在你的床前的樓板上。」你不讓他們睡到前廳去。

第二天一早，少老板娘便抱着孩子來到樓上，翻檢你擱在床前凳上的盥洗用具，她發現了你除香皂之外還有一塊普通肥皂，便似問非問的說，「一個人要兩塊肥皂作甚麼？給我一塊吧。」不等你答復，她便把那塊普通肥皂拿走了。

出門後，轎夫們便埋怨你，爲什麼吝惜雙把[illegible]，「今早老老板娘打了少老板娘一頓。說她起得太晏了。其實，[illegible]才早，明明是打她不會招呼客人呀！」你能說什麼呢，只好[illegible]。

六

轎夫們抬了你幾天了，他們漸漸的熟習你，正如你之熟習他們一樣。他們對你很恭順，除了抬你，到了伙舖裏，還給你打水，倒茶，買東西，向老板娘「傳遞命令，」使你感覺到眞像自己用的「轎班」一般，也像自己的當差，儘管你不慣這一套。總之，彼此之間，已建立了一種關係，使你自然的感覺親切。他們的希望，不過打個把兩個牙祭，吃三兩斤肉，斤把燒酒；到達目的地後，多拿點賞錢，如此而已。

他們的生活要求，眞夠簡單，太容易滿足了。比如這伙舖，不論睡地板，睡大房間，蓋多麼髒的被子，他們從來不理會。乃至于床頭擱了個尿桶，他們也不在乎，不但自己尿，他讓大家在那兒尿。他們照例是兩個人共一條被子，熟人如此，非熟人也如此；洽如此，不洽也如此。

夜裏沒正式的燈火，我們覺得很不舒服，他們呢，依舊不在乎，

往往是多少人共一個昏暗的小燈，找東西或走動，一半靠摸索。有的伙舖，根本沒有燈，點着那蘸着松油的篾籤，火大煙濃，頃刻盡一枝，你覺得太原始一點，他們却視爲當然。

回程的時候，他們是不是一定要抬回頭轎呢？不一定，沒有回頭轎可抬時，他們便挑貨物回頭，例如鹽，粉條，醃魚，桐油之類。轎子可以擱在有關係的轎行裏，讓別人抬回去。幾百里的路上，是不斷的有人來去，可以聲氣相通的。

夕陽將下時，你的目的地終于到達了。這回你住的是正式旅館，照明的是電燈，睡的是正式的房間，你一面有回到現代之感，不覺紓了一口氣，一面覺又留戀着一路上的伙舖的古老社會的風味，想到此後越離越遠，不免生出一絲絲的惆悵之情；對於幾日相處的伕子們，也有了離別之感，然而，他們已把你送上汽車，而且正在放着鞭炮，熱熱烈烈的在向你告別呢。

四百里的老大路，轎子走了五整天；五百里公路，汽車不消一天便走攏了。下車以後，除了收票員伸手向你要車票外，所有汽車車站，司機，員工，沒有一個人再理會你一聲，彼此冷漠漠的走開。你跟在挑行李的後邊，默默的回想着舊式旅行的滋味。

卅一，九。一九，陪都附近。

西南道上

王奕康

弋陽即景

弋陽河口水遙遙。兩岸桃花雪裏紅。
好傳獅江開霧景，桅檣林立夕陽中。

湘江舸渡

一色晴空星月月。湘江起浪作雷鳴。
西風送我過江客，好看衡陽不夜城。

遊七星岩

獨秀峯前繫客情。七星岩下踏春行。
桂林山水人都羨，不減天台雁蕩名。

四七—〇一二

訪梅

盧葆華

人有品，花亦有品，故人之品人品花也，恆以人品花，花品人。人如花耶？花如人耶？而人之愛花也，亦自視其品而愛其類，讀周濂溪愛蓮說，可以知矣。苟非然者，唯花是愛，盆盎滿院，亂草盈庭，非俗物即傖父耳。至於附庸風雅之輩，烏足以語此？

余賦性孤淡，於物之色，絕愛白綠，白乃取其潔，綠取其愛。花愛白蓮白梅。白蓮者亭亭出水，與日爭妍。白梅，冰肌玉骨，與雪爭艷。花與色之配合，蓋與人之性情正相對也。

每當北風其涼，水國生寒之候，縱屬詩人亦圍爐取暖矣！摩登婦女茸茸之狐，加於素頸矣！余獨攜稿紙，冒朔風，步山椒，橫曠野，探梅訪梅，以作消寒之計。

孤山，爲宋林處士和靖隱居之所，處士以梅爲妻，以鶴爲子，故孤山之梅，因人而傳，山又因梅而著者也。後人疑其無妻子者，非也。白香山詠薔薇詩云：「少府無妻空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然則白香山果無妻乎？樊素小蠻腰，究誰屬耶？此乃一時之雅興，誦詩讀書者，毋以文害辭，辭害意可也！

雨雪其霧之際，余最喜獨行孤山，殿亭清冷，景物蕭疏，雪林一片，香輸鼻觀，且吟且思，躑躅花前，萬念俱去，因低吟：「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之詩，幾忘我在塵世間矣！然閒孤山者，不僅山孤，而梅亦孤也。余倘他日有力，當爲處士補植萬株，供千秋後世之同樂。山前爲精舍，現改茶樓。後爲處士墓，碣題宋處士墓，較諸偉人之墓，千金立碑，高百尺者，自不倖也。中名放鶴亭，董其昌所題之聯，尚懸其間，管理其事者，堅囑余撰一聯，寫作兩拙，慚極媿極！

地賴人傳，處士與孤山並壽。

才慚識拙，吟梅同賦鴒難工！

靈峯距杭七八里，亦以梅著，隨山上下，叶蕊參差，徜徉其間，滿身香霧，回首凡艷，不僅霄壤！小亭獨立山巔，梅花環繞，清風幾縷，吹送寒香，沁我心脾，淺綠深紅，瓣瓣雙雙，儼若五雲多處者爲綠萼梅。可二百本，專供清賞，非如他處之梅，因之以售市者，縱綠葉成陰，枝頭無子。白梅則潔身自好，孤處食貧也。余至梅叢中，恆寫作不忍去，並增余閒讀之雅興，相思飄零諸作，大都草於此間。僧人屢屬余聯，

無已，祇得於百忙中撰一聯與之以誌鴻爪：

瘦比白梅，十載飄零君可訴，

癡如綠竹，半生孤苦願同參！

盧葆華女士擅詩詞小說，抗戰前卽有「抗爭」「相思集」與「飄零集」等作，傳誦一時。其飄零館長卷，一時名流均有題詠，茲先錄劉林二教授之作，以代介紹。

題飄零集

劉文典

故國飄零事已非，江山蕭瑟意多違。

鄉國烽火音書斷，祕閣雲煙典籍微。

豈有文章千載事，更無消息幾時歸。

闌成久抱離羣恨，獨立蒼茫看落暉。

題飄零館長卷

林文錚

孤雁年年飄南北，行雲長憶一聲哀。

嘯傲紅塵非自在，由來命薄卻多才。

文君未老悲頭白，劫餘何處鳳樓吹。

腸斷西風人瘦盡，涉孚散髮望天涯。

涉孚古希臘女詩人 Sapho

超山之梅，聞多而古，遊與正酣，於時早春新晴，攜筆墨稿紙而往，初坐黃包車，繼買扁舟，登岸步行，始達。高低凹凸，遍野滿山，亘數十里，上下左右，無非梅者，未到時，卽於十里外，遙見萬株攢聚，儼如山嶺披雪，鬱鬱吐絮，蓋爲空氣所動，故春寒而花始繁也。余心極喜慰，以梅花世界呼之，寺中之僧，言談清雅，余卽下榻精舍。寺前，有唐宋梅各一株，雕欄環護，撰述其下，頗有幾生修得到之感！眞清福不淺也！寺僧堅請余題詩懸諸楹間，余漫應之云：

憂國心傷正若焚，超山猶幸吐清芬，寒梅見我應相笑，我比梅花瘦幾分！

行吟湖畔漫興嗟，回首黔山望眼賒，大似有心戀流落，叢林先爲種奇葩！

無錫之梅園，向爲私邸，今已改爲營業之所，余乘興而往。園可百畝，花積如雪，令人徘徊不忍去，登樓望太湖煙雲，浩渺無際，胸臆闊然，曾賦一聯紀其事：

樹下幾徘徊，抱膝沉吟，卻恐梅花笑我？

亭前常躑躅，攜書坐讀，只餘流水知音！

余愛梅如命，梅花有知，其引我爲知己否？湖濱有太湖公園，泛舟遊憩其間，綠草紅花，別饒幽趣，頗生懸絲塵世之想。

蘇州張園，亦以梅著，及花而往，詎知寥落蕭疏，無可觀者，遂卽歸，人固有純盜虛聲，徒有其表者，又不獨張園之梅爲然也。

四七—〇一四

鄧尉梅，余曾讀袁子才詩文，觀其鄧尉探梅諸作，飄渺神馳，乘興往遊。雅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及到山中，樹樹梅花，散處偎倚於巖畔石邊，屋角林際，非如超山之梅，橫聚一處，惟有稱「香雪海」者，較為密茂。「香雪」二字，固可形容，然而「海」，則未也，以之移贈超山，固宜。山中梅之一二古者，相傳為唐宋時物，遊人爭攝影於其下。

羅浮，地在廣東，——仙跡與其梅花，傳遍古今。昔人詠其事詩云：「花光飄動美人來！」之句，余頗羨其勝，屢興而往，不百里，即遙山中，所謂羅浮仙跡者，究不知何在？得勿神仙歸去，不留迹象人間耶？又所謂梅花館者，披蔣荒荊叢草中，僅得其遺址，梅花更無一朶，令我不僅為梅花哭，且招其魂一返羅浮也。虛名之誤我如是，然而為虛名所誤者，又豈止余一人哉！

余於江南及廣東探梅既畢，倘他日羅容室落成，「定種梅花千萬樹，一時開徧白梅香！」繞室四週，供余吟嘯，不知此生能償此願否？第余所歷諸處，今悉為日寇蹂躪之區，未識梅花生命長存否？傲骨芳魂，或當憔悴，烽烟定後，問梅消息，想不勝「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之感矣！余因愛梅故，當饒千里命駕之思，擔簦訪梅，有得而可紀者，必紀之以供同好！

一九四二．八．於保山軍次．

美國的經濟家

味秋

一

華盛頓電力管理局，有一天忽然收到西勿及尼亞農民的一封信，要求他們去檢查他的電燈，說他用的電燈泡常常燒手。電管局立刻派人去檢查，結果發現這農民家中有七八間房，然而只有一只電燈泡，每晚用燈時轉上轉下。電管局的人說，如果他不多買幾隻電泡，他們對燒手問題不能解決。

二

紐約某公司的一個職員，常在附近的一個小餐館用午餐，他和餐館約定，每次吃咖啡時，不加牛奶，但每月終了，餐館得送他半磅黃油讓他帶回家去。

演宋詩序

胡樸安

病發以來，居常鬱鬱，心有所感，輒以詩寫之。所感既多，思想轉為所繫，因取吳孟舉所選宋詩鈔閱之，其詩計一百家，原闕十六家，存八十四家，每家採一句，因以發端，以免思想之無所繫。又用管芷湘宋詩鈔補，以補吳鈔十六家之闕。惟管所補，馮當可一家無七言，又取四庫珍本縉雲文集補之，計三十三日，成演宋詩百首。身寄孤島，觸目淒然，見見聞聞，情不自已，米珠薪桂，生活維艱。病廢年餘，枯臥待死。玩易一卦，念佛千聲，即此二端，以當日課，無聊之極，日成詩二三首，或四五首，語重心長，辭酸意苦，蓋其情之哀，而不覺其言之複也。孤島一隅，為全球之縮影，三十三日，為戰爭時期中之一段，後之人覽茲百首，不僅可以知余之環境而已也。

附詩

海門山色濟吟窗，王元之 霧淨天空煙滿江。野渡無人餘落日，柴門臨水吠驚龍。可憐一病嗟長廢，只是雄心未肯降。賴有詩書相伴侶，夜深與弔影成雙。

天外江山是舊鄉，韓稚圭 江山收復任吾狂。翳雲樓閣餘殘照，滿目風塵半夕陽。病廢雄心猶似昔，年荒素食幸如常。鐘聲佛語共朝暮，此念填胸總不忘。

讀殘書帙卷披黃，梅聖俞 病廢閒居便爾狂。枯坐當窗看落日，閒眠[illegible]被靜焚香。魚龍變化歷千劫，猶歎衣冠又一場。今古循環都看透，一雙冷眼熱心腸。

鬼手摩天日月新，王逢原 斬新局面盡蒙塵。綠牆起屋終難固，剪綵為花不算春。妖霧朝興常滿野，斜陽西下寂無人。不求不忮心堅定，禍立蒼皇自在身。

倦看世態久低佪，陳後山 濟濟衣冠盡上臺。從此人身登鬼籙，可憐白璧墜塵埃。是非眾口無公論，功罪千秋有定裁。日晚樓頭成獨坐，沈沈夜氣總堪哀。

便擬長驅向廟中，晁叔用 可憐身廢力難從。窗前只好讀書史，冬日原來多雨風。收拾塵心遊物外，有時矯首望空中。誰知終日閉門坐，六十三年一老翁。

徙倚軒窗看夕陽，晁無咎 夕陽西下斂餘光。肌寒起栗知風冷，被暖如春耐夜長。念佛甯心忘世亂，學仙辟穀渡年荒。人生自古誰無死，遺臭流芳子細商。

南朝宮殿盡蒼煙，沈文通 煙水茫茫遠接天。豺虎縱橫成亂世，兔狐出沒又荒年。不量己力蛇吞象，慣附人炎犬作仙。偶共樵夫終日話，山松野草總悽然。

風急胡塵暗九州，劉彥沖 夕陽西下一登樓。蒼蒼煙霧連烽火，落落人天幾怨仇。大地縱寬無立足，英雄寧死不低頭。撫膺多少難平氣，吐向長空射斗牛。

漢堡海京伯動物園記遊

馮朱棣

數年前，有自海外惠臨來滬之大馬戲團，名「海京伯」者，除演馬戲外，並附帶珍禽奇獸，供人參觀，曾轟動一時。此團環遊世界，其根據地則在德國漢堡。

余好生物學，惜國內無動植物園，以資徵實。迨遊歷海外，旅途所至，即遍遊各地之動植物園，以資考察，知曩日所讀，殊嫌空泛。植物園方面，當以南洋各地為繁茂，但搜集宏豐，布置得宜者，首推柏林 Unter der Eiche 路之植物園。昆蟲及蝶類標本之搜集，當推維也納之自然歷史博物院 Naturhistorisches Museum。至於動物園，則歐洲各大城市均有之。據余觀察，就中最完備者，當推柏林倫敦及漢堡三處。但柏林之 zoo 園地位關係，偏促於一隅，倫敦動物園 Zoologecaegardeu London，遊人較衆，秩序較差，紙屑果皮滿地，不若柏林 Zoologischer Zoogarden 之整潔。其中佔地寬廣，布置得宜，具有天然氣象者，當推漢堡之海京伯動物園 Hagenberk Tierpark。

自漢堡總車站前乘電車至近郊之斯迭林根，即見馬路兩旁之園地，駕天橋，跨越馬路，以通兩園之來往。抵園門，下車，於道左進門。大門門頂，塑各種猛獸像，以為市招。購票入內，依園圖所指紅線前行，當門處立本園創立人卡爾海京伯（1244—1913）銅像，手撫猛獅，態度安詳。左轉，經露天餐館，綠樹成林，旁有彩色木柱兩支，高峙林外，上刊偶像，魚，鳥，等等，係印度土人所供奉之神體，由印度攜來，植此以為園中點綴者。

前進，疊石為山，高峯矗天，如入深山大澤中。其中劃分區域，飼畜猛獸，不用籠柙，任其奔馳曠地，環山掘有深溝，遊客隔溝觀覽，可窺其天然生活。其中所畜者，有以下各種：

獅　屬食肉獸類，為食肉獸中之王，產於非洲之倍爾倍爾，塞納加爾，索馬利，馬沙及亞洲之波斯印度等處。動物園中所畜者，大都為馬沙所產。在野時，白晝潛伏，夜出覓食，吼聲如雷，百獸震驚。阿拉伯人稱其吼聲為Raad，意即雷鳴也。壯獅專食猛獸，鮮食人類及家畜，及以年老力衰，爪牙失其犀利，則漸入村舍攫食人畜。初次得利後，則常時前往。春情發動時，恆有牡獅十餘頭，追逐一牝，經多

四七—〇一七

次力爭，由牝獅選中其一後，即與同居。交媾後，翌一百零二至一百十二日間，即生小獅二三頭。動物園中，獵得小獅，經多方訓練，使之馴服，每獅可畜至二十餘年。並使雌雄配合，以產小獅。動物園中所產之小獅，不使母獅撫養，常由牝狗給乳。長成後，每日飼鮮肉四至八公斤。

虎　產非洲及亞洲等處，為食肉猛獸。黃色黑斑。夜出覓食。除獅象犀牛及野牛外，均非其敵。通常攫食鹿羚羊野豬等，有時食猴及孔雀，但不食豪豬鱷魚龜及蝗蟲。初遇人類，常先行避去，漸知人不足畏後，即專為人患。印度人民每年喪於虎患者甚多。母虎懷孕九十八日至一百十日，乃生小虎二三頭，甚愛小虎，至乳竭始離乳。動物園中，虎之培養較獅為難。

豹　產亞洲及非洲，亦為食肉猛獸。黃色，有黑色斑點。矯捷如貓，喜爬樹。除食獸類外，有時且食小鳥。夜間常入村舍，撲殺家畜，每夜可多至十餘頭，殘殺成性，並非全因飢餓者。牝豹懷孕八十七日至九十九日，乃生小豹二至五頭，生後十日開眼。獵豹較獵虎為難，獵得之大豹，不易馴服。

熊　產亞美歐及非洲之西北部，有黑熊，褐熊多種。通常單獨生活，在交媾時間，則雌雄同居，穴居空樹或巖洞中。夜出覓食，除食獸類外，又食甲蟲蝸牛蛾蜂蜜及草木。有時入村舍中，攫食家畜。北極熊類，常作冬眠，但一遇動擾，可立時驚醒。盜食蜂蜜時，野蜂集其頭部，輒用前足拂去，此時僅後足着地，前足扇動，此種動作，獵人稱之謂「熊舞」。烏拉山中之褐熊，常獵食馬匹，不論白晝或黑夜在無草木可食時，即攫食行旅駕車之馬匹。一次得利，則專覓馬廄，或撬大門，或掀廄頂，能將馬匹用前足攫出，越過山澗，以入森林。攫人時，亦往往如此。在俄國及波蘭邊境之 Roktino Sumpfe 地方，獵人常於盛夏時，見其雌雄同居，此時為其交媾時期，過此互相分離，過其單獨生活。雌熊懷孕後，即營窩，七個月後，於一月初生小熊三四頭，生後經四五星期始開眼，四個月後脫離母熊。熊之壽命頗長，捕獲之熊，可在動物園中豢養至五十年。最大之熊類，為北美洲所產之褐熊，每頭重量可達四百五十公斤。

假山之另一邊，為黃砂一片，外圍不用深溝，祗砌短垣，垣內布置如非洲之原野，中畜斑馬及駝鳥，散處假山下之黃砂上，過其天然生活。遊客隔垣眺覽，如入非洲荒山沙漠中。

斑馬　屬奇蹄類，為野馬之一種，產南非洲及阿比西尼亞，雖有多種，但大致相彷。全身有黑白相間或深黃色及黑色相間之斑條。在原野中，恆聚集成羣，每羣自十頭至三十頭，至多可至百餘頭，且常與駝鳥羚羊等集合，共同生活。奔馳如飛，領隊者為強壯之雄馬，雙耳高聳，鼻孔翕張，恃其極靈敏之聽覺及嗅覺，偵察敵人。一遇獵人，即雙足直立，再大步前奔，並狂鳴以警全隊。於是全隊狂奔，踏過叢樹及野草，逃出羅網。除人類外，獅亦為其主敵。但據非洲獵者

四七一〇一八

言：獅據斑馬，亦頗不易，因有時竟被斑馬後蹄所蹴傷也。斑馬專食草及穀類，一處食盡後，即徙他處，常爲非洲黑人農作物之大患。在西南非洲之 Stoschapfanne 地方，在冬季常用食鹽引誘斑馬，來時大批成羣。斑馬野心難除，捕獲後不易使馴，常噬人及蹴人，故祇供豢養，不能在馬戲班中獻藝。

駝鳥　產非州及阿拉伯，種類頗多，依其繳出之皮色，以分類別。最大之駝鳥，高度可達二公尺半以上。自喙至尾，長達二公尺，重一百公斤以上。頭部足部及頸之上半段爲紅色，頸部下半段爲白色，喙尖爲黃色。兩足堅強，胸部發達，翼小，不能高飛。緩步時，每步相距一公尺至一公尺半，疾馳時，每步相距二三公尺，跳躍時，可至四公尺。長途奔馳，快馬不能追及。其在野中之每[illegible]生活，頗有規定，早起覓食，中午蹲伏，或用胸部着地休息，或緩步迴走，有時將全身浸入水中，祇留出頭部，下午，再覓食，夜間即在砂地睡眠。雌雄配合前，雄鳥作種種舞姿，以獻媚雌者。及配合既成，雄鳥開始作窩，即在砂地地面，用胸部掀土作穴，以備雌鳥生卵。土穴築成後，每日生卵一枚，間十五日，計生十五枚，即開始孵卵。每卵平均重量爲一．四四公斤，約等於雞卵二十四枚之重，爲鳥類卵中之最大者。殼面黃白色，甚堅硬。孵卵期內，最初雌鳥終日孵伏，最後每日祇伏數小時，其餘時間，不論晝夜，由雄鳥周圍巡視，以資保護。約四十日，小鳥出卵，出卵後兩日，始能行走。在孵卵時期，雄鳥神經失常，極易刺激好鬥。雌鳥爲保護小鳥，時起爭鬥，於出外回巢時，往往有不幸事件發生，即卵及小鳥，有時竟被神經錯亂之雄鳥摧殘也。捕護之駝鳥，須有寬敞地點，供其奔走，否則鬱抑難飼。

斑馬及駝鳥場之後部，用石塊布置爲荒山，奇峯高聳，巖石嶙峋，養羚羊於其間，爲數頗多，上下山坡，悠然自得，遊者至此，亦如置身荒野中也。

羚羊　屬反芻類，種類頗多，大小不等，產於非洲及印度等處，毛爲灰褐色，有黃色條紋，及白色斑點。雄者生角，即我國醫藥中所用之羚羊角也。行動時常點頭，疾馳時俯首狂奔。性合羣，清晨及夜間覓食，白晝休息，常潛伏灌木叢中及荊棘間。人及獅爲其大敵。

由假山出來，轉入小河旁之小樹林中，小路紆曲，河上架小橋，道中有木製牌坊，髹以彩色。此處一切布置，均係日本式樣，如入東洋園庭中。

過此，爲各種野獸之欄檻，分門別類，各有標題，並註其動物學名及捕得地點。凡不得任意給與食物之獸類，則用大字標明，禁止餵飼食物字樣，蓋恐引起其野性也。餵物之時間數量種類，每日均有定時。各種獸類，對於飼養人員，因日與相習，頗知認識。園中所畜獸類至夥，不克逐一記載，略記其特殊者數種如下：

象　在象室外，有空地一大方，上舖砂土，以便其行動。沿空地掘有深溝，觀客可隔溝相望。但巨象能伸其長鼻，隔溝向觀客索取

四七一〇一九

食物。場內有專售糖果，備客餧象者。象之產地為非洲及印度，兩者形體稍有不同，但大致相似。全身無毛，祇尾端稍有之，鼻長，眼小，耳大，雄象有長牙，露出口外，為其武器，其嗅覺及聽覺，均甚靈敏，其聰穎處，有時勝過猴類。最大之象，重達四千公斤，鼻長二公尺，牙長一•六公尺，牙重二十公斤，性好浴，常將全身浸入水中，一因畏炎熱，一以驅蠅蚋也。正午及夜間，為其休息及睡眠時間。野象性合羣，常聚族而居，但數目多寡無定，至多者每羣多至數百頭。性交前雌雄以鼻尖交吻，以表示其親愛。懷孕時間，為二十個月及十八天。小象初生時，約高九十公分，重九十公斤。哺乳六個月，漸食嫩草。象之壽命可至一百五十歲。動物園中，飼象用麵包乾草或蘿蔔片，每日並須餵水多次。

犀牛　屬奇蹄類。園中棚屋外，有空地，圍以鐵欄，畜犀牛其中。犀牛產於非洲及印度與錫蘭島爪哇緬甸等處。鼻尖生一角或兩角不等，身體粗笨，皮似堅甲。大者重二千公斤。喜住水塘附近，白晝常睡樹陰下，午赴浴，將全身浸入泥淖中，夜間覓食。所食為草類及樹木之嫩枝以及樹根，常用其角以掘取之。故鼻端之角，不僅為其武器，且為其覓飲工具。鳴聲沉滯，發怒時則狂吼。犀牛雖為猛獸，有時亦頗懦弱，獵犬數頭向之追逐，亦膽怯奔逃。但一見人影，則猛性立發，向前猛撲。其行動方向，概為直線，故熟練之獵者，恆於當道中誘使前來，至相隔約十五步，卽避向側面，犀牛直前狂撲，不及轉身，獵者卽可從其身後狙擊之。犀牛春情發動時，常有多數雄牛，追逐一雌，雄牛經多次鬥，敗者逸去，至僅存一雄時，卽與雌者配合。時間恆在冬季十一月左右，懷孕十七至十八個月，至第三年之五月左右生產，每次祇產小牛一頭，下地卽開眼。

貘　屬奇蹄類，形如犀牛，但較小，產中美洲南美洲及印度蘇門答臘等處。毛為深褐色，眼中小鼻尖頗大，嗅覺特敏。喜居陰濕地點，常處林深菁密中，避強烈日光。善游泳，性情良懦，但遇強敵時，亦頓發烈性，向之猛撲，並用其利齒噬嚙。但其在動物園中時甚馴良，余隔欄撫摩之，如撫貓犬，不避亦不動。在野時，食柳葉甘蔗芒果瓜類等等。除人類為其敵人外，虎及美洲虎亦為其大敵。

長頸鹿　屬反芻類。產於非洲，有兩種，產北非洲者，頭頂有角三隻，產南非洲者，祇有角兩隻。毛色淡黃，有棕褐色斑點，前腳甚高，後腳較短。頸甚長，全身高達五六公尺。故園中畜此獸之棚屋特高，在棚外鐵欄內之隙地上，見其昂首緩步，觀客隔欄觀望，頗覺其偉大。性合羣，食樹木之嫩枝，因其前腳及頸甚長，故可攀及高樹。步行甚蹣跚，但奔走時亦甚速，頭頸雖長，但因前腳太高，故頭部不易抵及地面，其飲水時，常將前腳向左右兩旁擺開，始可俯首抵地。因頭部甚高，故視線較遠，能預早察及敵人。獵者恆在樹林中在不易使其察及地點，設阱捕捉。但此獸亦知林中危險，故常在空曠地點，或樹木稀少處行動。遇猛獅時，常用長腳猛蹴，有時獅竟受傷。懷孕時

期爲十四個月，祇生小鹿一隻，生後十小時，即能行走，三日後即能跳躍。

大角牛　屬反芻類，產於南美洲。德文名 Watussi Rind，係非洲之家畜，全身似黃牛，祇其兩角特大，約大於普通黃牛之角數倍，角之巨大與全身似不相稱。

美洲虎　形狀如虎，毛色如豹，黃色有黑色斑點，全身大小介於虎豹之間。動物學名爲 onza，英名及德名均爲 Jaguar，產於中美洲及南美洲之濱河森林中。力大，爲食肉猛獸，各種弱小動物，均爲其食品。大獸如貘，硬殼如美洲之大龜 Arran，亦不能倖免。捕獲後頗易飼養，動物園中常使其與豹配合，使生強壯之混血種。

袋鼠　屬有袋動物類，產澳洲，形如鼠，長一公尺許，尾長約一公尺，前足短小，後足長大，牝者腹部有皮囊，中有乳房。毛色與其所居地方之土色或巖石顏色相似，有深褐色、黃褐色等。白種人到澳洲後，袋鼠被偪遷向內地，移入荒僻之草原中。性合羣，每羣約有五十餘頭，由其中之最老雄鼠領隊。平時全羣親睦無爭，至春情發動時，則雄鼠因爭雌引起爭鬥。因其前後足長短不同，故行走不便，但跳躍甚速，大袋鼠每跳可至六至十公尺，高可達二三公尺。袋鼠之蕃殖力甚弱，每次祇產小鼠一頭，產後小鼠常處其母鼠之皮囊中，牝鼠將小鼠銜住，用兩前足撐開皮囊，納小鼠其中，用其長約三公分狀如蟲形之乳房哺乳。離乳時間約須八個月，袋鼠在野時食草，在動物園中飼以乾草、青草及蘿蔔片等。尚有小袋鼠名 Koala 及 Plumpbeutler 者，食肉，亦澳洲產。

麝香牛　屬反芻類，其形體介於羊及牛之間，故又名羊牛 Schafochs。四肢細小，身體膨大，毛厚且長，頸短，尾藏毛內，雙角蟠覆頭頂，毛爲棕褐色，毛之尖端爲黑色，足及背心爲白色。居北非洲寒帶及冰島地方，常二十至三十頭成羣集居。春性發動時，體內泌奇香。此外園中尚畜有麝香鹿、麝香豬等。

犰狳　有三種，最大者爲軟殼犰狳，產南美洲，體長約四十公分。白晝潛伏，夜出覓食，專食昆蟲蝸牛等，有時亦食嫩草。背部有鱗甲形之殼，腹部無之。遇敵人時，將全身縮入殼內成球形。其在巢中時，壯夫兩人之力，不易拉之使出，須用獵犬驅出。捕得後，此獸身體彎曲，似已就範，但稍一鬆手，便即逸脫。其肉嫩白，有似雞肉。此獸捕獲養園中後，頗馴服。

食蟻獸　有大中小三種，均產南美洲。大者體重四十公斤，體長連尾兩公尺半，全身有長毛，尾毛特長，尾之長大，幾倍全身。小時毛色有灰色及棕色條紋，長大後變爲深褐色。口內無齒，口唇成管狀，中有線形長舌。此獸生於巴拉圭北部人煙稀少處，常潛伏深草中，行動甚緩，獵人步行可追及之。專食蟻及白蟻，並食其幼蟲及蛹。尋得蟻穴後，先將前足爬開，再將長舌伸入吸取之。每次產小獸一

頭，常伏母背上，哺乳多月後，始離母體。此獸性馴良，但發怒時，後足起立，將前足猛爪敵人，亦可使敵人受傷。

鯪鯉　俗名穿山甲，產於亞洲南部及非洲等處。種類甚多，大小不等，在江浙間草藥攤上所懸之穿山甲殼，係種類之較小者。大者長達一公尺半，身上被有鱗甲，祇腹部無之。腹部及鱗甲間，生有短毛，鱗甲之片數，隨種類而不同，大者頭部有鱗甲九片，背部十四片，尾部四十四片，為深褐色，尖端略有紅色。尾長頭小，四肢甚短。白晝蜷伏穴中，身體捲絡如球，頭部藏尾下，黃昏出外覓食，口內無齒，舌上分泌液體，以黏吸蟻類。有時用其長尾及利爪，攀登樹上。鱗甲甚堅利，能穿鑿土石，常掘二至四公尺之深洞，潛伏其中，洞外堵塞，不易發現其洞口所在。遇猛獸時，捲身成球形，其鱗甲足以禦猛獸之爪牙。每次產生小獸一至二頭，產下即有鱗甲。此獸捕獲後甚馴，善如人意，但在動物園中時，白晝常蜷伏室隅，飼料為牛乳及麵包。

樹懶。　產於南美洲巴西北部。長七十公分，有利爪，善爬樹，常倒懸樹枝上。毛為棕色，頭部生白毛，腹部為灰綠色。所產小獸，用四肢攀住母體，懸掛母頸上。此獸因常懸樹上，狀甚懶惰，故名樹懶。然因此可以避猛獸之襲擊。獵人發現此獸在樹上時，因其攀緣甚牢固，一人之力未能將其拉下離樹。及地後，常用其利爪向人襲擊，並用四肢抱住敵人，往往無法使之脫身。此獸在野時，專食[illegible]菓實，在動物園中時，喜食香蕉、梨、蘋果及熟雞蛋等。

[illegible]鴨嘴獸，屬二元動物類。產澳洲東南部。體長六十公分，毛似水獺，嘴如鴨嘴，嘴之用途亦與鴨相似。專食小蚌螺螄等。四足甚短，肢間有蹼，能游泳，作巢於河畔，喜住靜水樹蔭處。巢甚深，巢底積水，離水面[illegible]公尺，為其出口，巢內鋪水草，臥息其上。夜出覓食，此獸行動小心，捕獲不易。

[illegible]獸　屬貧齒類。種類頗多，園中所畜者，以非洲安低活灑所產者為最大，長約一公尺，四肢如膝，足短粗大如圓柱形。身體瘦削，皮似獵狗，頭部狹長，兩耳甚大，形狀奇醜。小獸上顎有齒八枚，下顎六枚，長大後上顎僅剩齒五枚，下顎四枚。舌為狹長形帶狀，與食蟻獸之舌為絲狀長舌者不同。舌上常分泌黏液，以便黏吸蟻類。腳爪甚長大，不僅用以分裂蟻穴，並用以開掘地洞。此獸住平衍砂礫或灌木叢生處，凡蟻穴較多處，即有其巢穴。夜出覓食，行走時鼻尖貼近地面，嗅覺之敏銳，哺乳類中以此獸為最。嗅得蟻穴後，即以前足挖掘，將長舌伸入吸取。此獸有時疾走，有時跳躍，但時時靜止，以察聽周圍有無敵人。平時深伏穴中，他獸無法侵入。路遇獵人，即以足肢爬地，使塵土飛揚，俾獵者無法得其蹤跡。此獸力大，在穴中時，不易捕出。

[illegible]　屬食肉類。產於北非洲及小亞細亞。為古代埃及人之寵獸。體長六十五公分，四足甚短，後肢尤甚。腹毛及尾毛甚長，全

身深黃色，尾部淡黃色。嘴尖眼小，專食毒蛇及各種小獸。有時攫食家禽，故為埃及農人所憎惡。園中除埃及黃鼠外，尚有各種鼬鼠。

鬣狗　屬食肉類。產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體長一•二五公尺，形略似狗，毛色黃褐，有黑色斑點。性猛，常入農居攫食小牛，天晚羊羣回廐時，每攫食其最後之一頭。肌餓時亦食人類，好窟角附近，稱此獸為虎狼。

豪豬　屬嚙齒類。種類甚多，園中最大者為南美洲所產。體長約一公尺餘，背部滿生堅硬之刺，形似刺蝟，每枝長十二公分，能射出傷敵。此獸白晝潛伏，夜間始出覓食，專食各種樹根。

飛狐　屬翼手類。園內翼手類動物甚多，其中最大者為飛狐。肢間有膜，能飛，張翼長達一•五公尺，趾有爪，能攀附樹枝懸掛。白晝懸掛樹上，夜間飛翔。性遠覓食果實及昆蟲小獸等。

大耳蝙蝠　屬翼手類。為蝙蝠類中形體最大者，園內所見者為大耳蝙蝠，產歐洲及北非洲以及阿拉伯等地。體長八公分，兩翼張開，長達二十四公分，耳之長大，可與體長相埒。

跳鼠　屬嚙齒類。園中所畜鼠類甚多，跳鼠為其一種，產非洲及阿拉伯之砂漠中。體長十七公分，尾長二十一公分，前足短小，後足甚長，善跳躍。毛色完全與砂漠顏色相同，用其前足及齒能於黃石中挖掘巢穴。其肉味甚鮮美，阿拉伯人視為珍品，常在洞口張網，用長竿插入巢內，驅出羅捉之。但在洞外時，因其跳躍迅速，不易捕捉。除人類外，砂漠狐、砂漠野貓及埃及帽蛇為其敵人。除跳鼠外，園中尚有各種松鼠、睡鼠、田鼠等，種類繁多。

猞猁　園中貓類甚多，猞猁為其一種，產非洲及歐洲之北部。長一•三公尺，高七十五公分，尾長二十公分。毛為棕色，有白色條紋，並有斑點。毛甚細厚，中外視為珍裘。耳尖有長達四公分之簇形黑毛。性猛，夜出覓食，專食小獸，有時潛入農家，攫食家畜。所留足印，較狼跡為大。二三月間為其交尾時期，多雄追逐一雌。十星期後，在巖穴中產小獸二至四頭。此獸捕獲甚難，在園中繁殖時，常攫其人。

奧加皮（Okapi）　為體形奇獸，以前無聞於世，始於一九〇一年在非洲剛果之森林中發現。屬長頸鹿類，是長頸鹿之一種。但體較長頸鹿為小，頸亦較短，頭生小角，極為稀罕。毛色棕褐，腿部及小腿則為黑白相間之橫紋。非洲土人視其肉為珍品。

麋鹿　園中所畜之鹿種類甚多，其中最大者即為麋鹿（Elch），屬反芻類，產於寒帶。體長二•八公尺，高一•八公尺，重達三百餘公斤。毛色深褐，角扁平，腦大，邊緣多叉，形狀異於尋常鹿角。食樹葉及青苔等。於四月下旬產小鹿兩頭。鹿類又分十四種，馴鹿為其中之一種。歐洲北部之拉本人常用以牽車，每家有多至二三千頭者。

駱駝　園中駱駝種類甚多，有單峯雙峯等。其背上無峯而屬於駱駝類者為駱馬，產於秘魯，身體較駱駝為小，毛長細，頭略似

羊，毛色種種，有全黑全白者。肉味頗美，秘魯人畜此獸用以牽車，如拉本人之畜馴鹿然。

銀狐　園中畜狐類甚多，如草狐玄狐紅狐北極狐白狐等等，其中最珍貴則爲銀狐，爲食肉獸中之犬類。毛色全白，中外均視爲珍裘。

參觀上述諸獸外，園中另闢一區，專畜猴類。猴性好動，猴屋之佈置，異於他獸，有築假山者，有植樹者，或設繩梯，或豎木竿，或掘水池，以便其攀緣跳躍游泳。但爲防其逸去，故張鐵絲網，或周圍掘深溝。性合羣，故園中每種數量頗多，其黠者每問遊客索取食物，附近有售糖果花生者，專爲遊客喂餧猴類。園中所畜，有舊世界猴類，即狹猿類，及新世界猴類，即闊猿類，種類繁多，略記其數種如次：

夜猴　產於秘魯。頭小面圓，眼如梟目，被灰褐色柔毛。夜出覓食，天明後避入樹穴中。

白頭猴　產南美洲之圭亞那。頭頂生白毛，如戴帽狀，其他各部份毛色純黑，體長五十五公分。

吹猿　產南美洲巴西。全身連尾長一・三五公尺，雄者全身被黑毛，雌者毛色爲草黃色。鳴聲如奏樂。

海貓　產非洲海岸。屬狹猿類。有長尾，前足短小，但大姆指甚長。竊取田間農產物時，（如玉蜀黍等類）由老猿領隊，先升樹頂，向四周瞭望，認爲無危險時，發出鳴聲，令羣猴下手，於是競將玉蜀黍摘下，將顆粒咬去，儲猴囊內一枚既滿再摘第二枚至各猴囊內儲滿後，整隊歸去。此猴善跳躍，其長尾可定跳躍方向。除食植物外，並於退潮時，在海岸取食小蟹及介殼類動物。能入水游泳。此猴性情狡猾，行動敏捷，不畏猛獸，除豹類能以狡詐手段偶或能擒此猴一頭外，其他猛獸，無法加以侵害，對於獵犬，根本無須顧慮。倘遇猛禽襲擊時，能合力抵抗，有大鷹攫食小猴，即有壯猴十餘頭，以最迅速時間，向鷹圍擊，倘不飛逸，即被羣猴處死。此猴在水中游泳時，能預防鱷魚之吞食及毒蛇之噬嚙。屬於海貓族之猴類，共有百餘種，最著爲小海貓。身體連尾全長八十一公分，產於非洲西岸之略麥隆 Cameroon 南部。綠海貓毛爲黃色，背有條紋，產於非洲西岸之利比利亞及塞拉納沃內。

絹猴　爲小猴之一種，身長二十五公分，尾長約三十公分。毛爲黃色，背部有黑白色條紋，尾部有黑白色圈紋。與絹猴同類者，有銀猴，毛色純白，尾部純黑，此猴均產於巴西森林中。

爪哇長尾猴　全身連尾長一・一五公尺，背毛爲橄欖色，腹毛灰色，四足及尾爲黑色，面部爲銀灰色。產錫印度及孟加拉灣一帶爪哇菲律濱等處。每一家庭，有老幼十餘頭，聚居一處。性喜跳躍樹杪及游泳。

豕猴　產蘇門答臘及緬甸南部。因其尾形與豚尾相似，故稱豚猴。

四七—〇二四

狗頭猴　產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及阿拉伯等處。頭形似狗，故名狗頭猴。頸毛甚長，披於肩上，居巖穴森林中，食各種果實及小獸等。喜時接吻，唇部喽喋作聲，怒時露齒，面部肌肉抽動。力大，性情易怒，能與人鬥。此類中有長毛狗頭猴，全身有橄欖色長毛，如披大氅。

猩猩　產亞洲之猩猩，形狀似人，長一·九四公尺，毛色棕褐，足短手長，腦部發達。但腦之重量與人相較，仍相差頗鉅，人腦重一三五〇至一五〇〇公分，猩猩之腦僅重四〇〇公分。此獸在野時單獨生活，營巢於樹頂，臥處滿墊樹葉，在園中所畜之猩猩，夜間睡眠時，亦能用被，飲食時能用杯盤刀叉，並能劃火吸煙，能騎脚踏車。

經過猴區，有水中動物豢養處，堆石爲山，瀦水成池，布置一如各獸之原來生存地點，使過其天然生活。遊客或踞假山山巔俯視，或隔水遙望，無殊親臨各獸之產生區域也。園內所畜水中動物至夥，略記數種如次：

河馬　屬偶蹄類。產非洲。有大小兩種，大者體長四公尺餘，重兩噸餘，小者長一公尺許。身體粗笨，皮膚堅韌，下顎膨大，犬齒四枚粗大，爲其武器。鼻孔甚大，旁有皮膚如蓋，入水中時，能將鼻孔關閉。白晝潛伏水中，夜出覓食。但白晝有時棲息沙灘上，以受日光。性合羣，營巢河底，常全身沒入水中，祇將鼻面露出，以吸空氣。主要食品爲尼羅河中之蓮花。力大，同時能嚙斃巨牛數頭，有時亦傷人。但在園中豢養時頗馴。

白熊　產寒帶冰雪中，與普通熊類不同之點爲：毛色純白，皮厚，頸長，足短，足底有毛，趾間有蹼，不作冬眠，能游泳。此獸專食寒帶一切獸類禽類魚類以及鳥卵。當飢餓時，亦能傷人。在最冷之月產小熊兩頭，甚小，每頭祇重四分之三公斤。

海狗　屬鰭足類。產寒帶海中。此外貝加爾湖及裏海中亦有此獸。常居水中，能長時潛伏海底。但喜露水面呼吸。有時臥海岸沙灘或浮冰上，以受日光。體似梭形，四趾似鰭，趾間有蹼。祇能游泳，不能步行，毛厚，皮下脂肪甚多，故雖處冷水中，不畏寒氣。鼻孔甚大，無耳殼。捕食魚類及海岸小動物，常呑小石，以助消化，如鳥類然。性合羣，每一雄獸，配雌獸十餘頭。交合後，每雌懷孕十月餘，生小獸一二頭。

海獅　屬鰭足類。雄者體長四公尺，重六百公斤，雌者較小。在水中時，毛色純黑，登陸乾燥後，毛色淡褐。動物園中所畜者，大都爲美洲加利福尼所產，較普通者爲小。春性發動時，雌者極興奮，在水中覓雄交媾。懷孕三百四十餘日，在六七月間，生產小獸，落地即開眼，生後三日，即能下水，八個月後離乳。此獸飢餓時，即狂嗥，其聲遠處可聞。例如德國科恩 Koeln 動物園中之海獅叫聲，西風起時，在萊因河對岸之米爾哈安姆地方，亦可聞及。又馬戲班中，常聞此獸叫聲，即爲索食之徵。此獸甚馴，在馬戲班中，能作種種遊戲，在勸

物園中，飼以鮮魚，園丁按時餵食，逐獸投擲，能在水面接取，百不失一。

海象　生活情形與海獅相似。雄者體長五公尺。上顎犬齒露出唇外，老獸頂毛脫落，皮膚變厚如象皮狀。此獸登陸，行動遲緩，極易捕獲。此外園中尚有海豹，產南■地方，亦屬此類。

鱷魚　屬鱷魚類。全世界鱷魚，計有三十一種，均居熱帶海岸及河流中。形似蜥蜴，體長丈許，身被堅甲，口大頸短，四肢短而有力，前足五趾無蹼，後足四趾有蹼，尾長而扁，游泳時其作用如柁。性喜日光，常集羣居處，時或遷移，例如爪哇及錫蘭島 Kee-ling 相距七百海哩，鱷魚常長途遷徙。鱷魚所至，常殃人畜，性貪饞，消化力甚強，常吞食小石，以助消化，但亦能耐饑，有時竟月不食。鱷魚係卵生，卵大如鵝卵，卵殼光滑如磁質。雌者在水濱砂土中掘穴，生卵二十至百枚於穴中，上覆樹枝樹葉或砂土，悉心看守，經相當時期，小鱷魚出殼，即入水中。每年約長三十公分，至六年或八年長足。

海狸　屬嚙齒類。雄者長七十五至九十五公分，就中尾之長度為三十公分，體重二十至三十公斤。後足趾間有蹼，尾根圓形如柄，尾身扁平如扇，闊十五公分，邊緣甚薄，泅水時用以作柁。居水濱，性集羣，作穴地下，穴外築土堆，高可達三公尺。秋風起時，更塗以黏土，外觀頗似爐灶。此種土堆，祇供躲避敵人，並非用以居住。但遇水漲，地下穴被淹時，即居住此土堆中。附近樹皮，常被咬淨，並將樹身離根尺許咬斷。遇惡劣天氣時，更晝夜咬樹。常據獵者觀察，某處水畔，有二三公尺高直徑約十公分之樹株一百數十株，於一夜間，全被海狸咬斷，此處即於二十四小時內，塘水凍結，冰厚七公分。故可斷定此獸能預知天氣。此獸食楊樹及白楊等樹類之嫩枝及葉，在動物園飼以麵包蘋果胡蘿蔔等類。

水獺　屬食肉獸類。除澳洲外，全世界均產之。居水濱，常沒入水中。捕食魚類。毛深褐色，柔軟如絨，為裘類珍品。體長約一公尺半，就中尾之長度約為四十五公分，體重七至十三公斤。掘穴水畔，穴口常在水底，性敏捷，不易捕獲。

參觀至此，值動物園教練禽獸時間，遊客可購票參觀，佈置一似劇院，小至昆蟲飛鳥，大至猛獸，均在臺上教練。臺下排列坐椅，遊客列坐仰望，非如流動馬戲班之張圓形布幕，中劃圓形表演場，觀客據高臨下，圍坐參觀也。所演節目，每日不同，教練純熟後，撥入馬戲班，至各地表演，故此處不啻為動物之藝術學校也。

出動物教練場，乃至禽區，各就其類別，以鐵絲張為天幕，衆鳥飛鳴其間，嘩噪聒耳，如入鳥國，略記其數種如下：

公駝兒　屬白晝食肉鳥類。園中所畜食肉鳥類至多，禿鷹為其一種，而公駝兒又為新世界鷹類之一種。產南美洲，安達斯山之高峯上，土人歷來視為神鳥。至十九世紀中，始有人記其生活情形。體長一公尺餘，張翼達二公尺餘。羽毛為黑色，有藏青色閃光，頸部

圍以白色柔毛，兩頰爲鮮紅色，居離海面數千公尺之高山上。常棲息巖頂，平時集羣，交合時雌雄配合，此鳥專食腐肉，有時亦攫食小獸或病鳥。土人宰食駱馬或安達斯山脈類時，公駝兒常盤旋空際，以攫其腸臟。雌者生卵於山頂巖穴上，每次解卵兩枚，卵長一〇八公厘，徑七十公厘，壳爲有光純白色，四十五日小鳥出卵。

雪梟　梟鳥爲夜間食肉鳥。園中所畜梟類甚夥，雪梟爲其一種，羽毛甚雜，老者色白，此鳥冬季遷至南方，夏季遷北方，故亦爲候鳥之一種。

巨嘴鳥　屬大嘴禽類，產南美洲。種類甚多，約有六十種，其中最大者爲食辣椒鳥，體長五十七公分，喙之大幾與身埒，喙之外觀雖大，其中空處，且甚薄，喙內有狹形長舌，翼短足健，羽爲黑色，頸之下部爲白色，尻部爲鮮紅色，喙爲橘紅色。此鳥居巴西森林中樹穴內，冬季常被大批捕獲，其肉可食，羽毛用爲飾物，西班牙語稱此鳥爲「神賜」。

書記鳥　屬食肉禽類，產非洲。雄者體長一公尺許，腿長二十九公分，嘴短而尖，尾毛甚長，雌雄成對棲息草原上，頭部兩旁有翎毛，[illegible]時，則可見大批書記鳥飛翔火燄上，迴旋不息。蛙類及蛇類，爲其主要食品。六七月間，雄者與雌者結合，秋季產兩卵，白色有赤點。卵孵化後，即成小鳥。南非洲視此鳥爲益鳥，嚴禁捕殺，但獵者亦間不免射殺之。書記鳥之名，由來已久，因西人昔用鵝毛筆作書時，恆挾其在耳際，此鳥頭部耳畔生有長毛，彷彿書記之夾鵝毛筆，因之命名。

紅鶴　屬紅鶴類，產於熱帶地方，羽毛爲淡玫瑰紅色，翼之上部爲朱紅色，嘴尖黑色，頸甚長，腿部細長。雄者體長一二〇公分許，雌者較小。休息時，常一足獨立，頸部常向後彎曲，將頭部插入翼內。集羣游泳時，遙望似一片紅雲。此鳥專食魚介類小動物，在園中飼養時，則喂以穀類，但專食植物後，羽毛顏色即逐漸變白，爲保持其固有顏色，故常於穀類中加飼魚蝦。此鳥築巢湖渚上或水中，高出水面半公尺，甚堅固，人力不能摧毀之。常生卵二三枚，初爲白色，漸變爲淡綠色，卵長八十七公厘，徑五十四公厘，孵三十日，小鳥出卵之第一日，即能入水游泳，十四日後能疾走，數月後即能高飛。

極樂鳥　屬鳴禽類，產於新幾內亞一帶，約有一百種，最大者爲大極樂鳥，大似烏鴉，雄者羽毛美麗，喙爲灰色，喙之根部爲黑色，額爲黃色，下頸綠色，背部及尾部黃色，翼爲棕色，尾毛甚長，上端黃色，尖端白色。歐洲婦女常以其羽毛爲飾品，常巢樹上，卵爲棕色，有深色斑點。此鳥食蟲類及鼠雀。

鳧鶴　屬鷺鷥類，產於亞洲歐洲及非洲西部，爲候鳥之一種。體狹長，長七十九公分，足健，喙細長，羽毛黑色，有白色橫紋，頭頂有彩色長羽，如冠狀，羽毛均生向後方，但發怒時，羽毛直立，遇猛禽襲擊時，將全身踞地上，尾毛及兩翼張開，喙部向上，猛禽視此情形，有時亦即驚退。此鳥專食蟲類，常用其長喙，在土中挖取。雌雄同

居，營巢樹穴中或牆壁中，生綠色卵四至七枚，孵十六日後，小鳥出卵。在孵卵及撫育小鳥時間，老鳥身上，發出臭氣，直至小鳥長成時始照常。臭鷄之名，即由此起。山西北部，依此鳥之鳴聲，稱之爲「八咕咕」。

王鶴　產於南美洲。大小及形狀均似鶴。但喙甚短，頭頂有叢生長毛，頸亦較短。頸下羽毛甚長，鳴聲甚宏。居草原或水濱，喜食穀類及豆類，有時亦食蟲類。營巢洲渚上。產卵兩枚，孵卵時間爲四星期。

鱷魚鳥　鱷魚甚兇暴，但對於此鳥則親密如友，雖跳躍其身上，出入其口中，略不加害。阿拉伯人稱此鳥爲鱷魚侍者。鱷魚食獸類後，齒間嵌有殘肉，須待此鳥爲之剔淨，常將巨嘴張開，任此鳥出入口內，剔食齒間殘肉。此鳥尾短翼長，頭小足健，體長約十五公分，頭頂黑色，頸下白色。

冕鴿　屬鴿類。園中所畜鴿類甚多，此爲其一種。產於新幾內亞一帶。生活情形，似普通鴿類，惟形狀略異。頭頂有羽毛甚長，張開如王冕，故名。

鵜鶘　屬蹼足類。體肥大如鵝。毛色灰白，趾間有蹼，能游泳，能入水捕魚。嘴長大，喉間有囊，常集羣入水圍捕魚類，獲魚後，連水吞進，然後將魚貯囊內，吐水後食魚。生卵二三枚，孵卵時間爲三十八日。

企鵝　屬企鵝類。產南極海岸。常千萬成羣。翼短，不能飛翔，游泳時，其作用如鰭。趾間有蹼，常沒入距水面三十公尺處游泳，隔相當時間，露出水面呼吸，再沒入水中。其游泳速度甚快，能超過汽船。有時浮在水面。休息時，用足立岸上。食魚類。羽毛黑色，腹部白色，每次產卵一枚，至多兩枚，因在嚴寒地帶，由雌雄老鳥交替抱孵，以防凍結。孵卵時間爲三十三日至四十三日。

錦雞　屬雞類。產我國西南各省。川陝公路劍閣漢中路中，沿路常有鄉民籠此雞出售者。形略似雉，羽毛美麗。此鳥不僅各動物園中畜之，即歐洲各處私人園庭中，亦有飼養者。德人稱之爲gold fasan

綠鸚鵡　屬鸚鵡類。全世界鸚鵡，計有六百餘種，除歐洲外，各地均產之。大小顏色，各各不同，其中最美麗者，當推綠鸚鵡。雌雄顏色不同。雄者羽毛綠色，雌者爲紅色及藍色。

鼠鳥　屬鼠鳥類。計有十四種，均產於非洲。體長十公分，尾長二十四公分，羽毛紅褐色，有藍色斑點，頭頂黃色，頸下白色。集羣居住。此鳥所居地點，他種鳥類無法插入，食各種植物，尤喜葡萄及棒棗。

食火雞　屬平胸鳥類。計有十四種，產於新幾內亞一帶及澳洲等處。體高一・七公尺，形體略似駝鳥，羽毛黑色，足爲黃色，面部藍色，頸之前面爲紫色，後面爲紅色，常三五頭集羣居住。無翼，不能

及魚鮮等。我國俗稱此鳥能食火者，妄也。在園中時，飼以麵包穀類及穀果片等物。卵爲綠色，通常產七八枚，孵卵時間爲六十日。

高飛，足力甚健，能蹴猛獸。晝出覓食，夜間睡於深草中。所食爲草類

蜂鳥 爲世界上最小之鳥類，體甚短小，尾長，末端分岐，喙尖細，羽毛美麗，產於南美洲，除加拉巴哥斯羣島，無花處無此鳥外，其餘有花地點，均有此鳥，鳴聲如蜂，故稱蜂鳥。出入花叢中，飛翔甚速，卵甚小，長僅一・三公厘，徑僅九公厘。

九色鳥 產於印度。體長一八公分。翼及肩部綠色，尾之上部藍色，胸部及頸部白色，腹部棕黃色，有紅點，眼之附近爲黑色，羽毛甚美麗。

園中鳥類甚多，縱覽一周，未能詳盡記載，以上所記數種，不及其百分之一也。

鳥園旁有露天餐廳，可小飲，旁有畫片及糖果舖，出售園內各種動物之畫片。在此小憩，乃至蛇窩。搜集全世界各種大小蛇類，有專室飼養。無毒者隔以鐵絲網，有毒者隔以玻璃，以防與游客接觸。蛇委蜒沙土上，或蟠繞枯樹，怒目吐舌，形狀可怖。

全世界蛇類 ophidia 約有二千二百種，園內所畜甚多，約記其數種如次：

眼鏡蛇 產於印度緬甸等處，距海面二五〇〇公尺之希馬拉耶山山腰，亦有其蹤跡。長一・四至一・八公尺，灰青色，有黃色斑點。頭部扁闊如匙，眼部有黑色斑紋，如眼鏡然。有劇毒，食鼠雀，生軟殼蛋十二至二十枚，大如鴿蛋。據印度人傳說，此蛇雌雄互通靈性，倘其中一蛇被捕，其他即能感覺。印度土人對於此蛇絕對畏懼，且奉爲神靈，不敢加以殺害。屋中倘發現此蛇，則祈禱求其出戶，或以食物誘之使出，從不敢驅逐或驚擾。但弄蛇者恆畜此蛇於籠中，口吹竹器，則昂首出籠，直立而舞。余在錫蘭及孟買，曾見此弄蛇者。

響尾蛇 產於美洲。尾部有角質環狀體，行動時有響聲。據云此種聲音，係用以引誘同類。又據土人傳說：此角質環狀體，按年增加一節，查最多者計有二十一節云云。

蛇區附近，畜爬蟲類及兩棲類動物甚多，如龜類玳瑁蜥蜴避役蛙類等等，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給。其中最奇者，爲隨時變換膚色之避役，生角及有尾之蟾蜍，背負卵球之蛙類，頭部足部及背脊鮮紅色之水龜等。

海底動物及魚類，則另闢專部，佈置如柏林動物園中之水族館，用玻璃爲槽，儲水其中，畜動物其內。水之溫度及成分，均依各動物之原來生產地點配定，有專家專司其事。故各動物雖處水槽中，仍活潑如常，不失其天然態度。海底動物如海葵海膽海綿珊瑚之屬，以及全世界各種淡水鹹水魚類，大致應有盡有，遊客至此，如處身水國也。

過此爲兎園，平地一片，圍以木欄，中有小屋多楹，高僅尺許，畜

兒類其中屋外佈置如圖庭狀，各物之大小，與本屋相稱，各種兒類，棲息其間。

最後抵一大堆，有石砌平臺，圍以石欄，堵中及岸上，有用洋灰塑成之各種古代巨獸，如 Iguanodon, Brontosaurier, Tyrannosaurus 等偉大遺真。

遊畢出園，離斯退爾根返漢堡市內。

綏蒙新訊

記者

伊盟發展運輸整頓郵路

副指導長官署將移綏西

（一）伊盟守備司令陳長捷與伊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以伊盟運輸困難，近呈准中央成立伊盟運輸總處，設於綜綰伊盟七旗門戶之東勝，由楊甫森任處長，並已開始建築各旗運輸站，並組織車輛駱駝運輸隊。桃力民準格爾旗設兩分處，其他各旗每旗設一運輸隊。目前先擬建築由東勝至寧夏之幹綫各運輸站，將來陸續與各旗與榆林等地銜接。運輸隊包運各旗皮毛鹽鹼及其他物產。擬與各有特產之旗訂立合同，以便開發。（二）伊盟郵路原甚複雜紊亂，近經軍郵視察賈景韶勸查整頓，已頗完備。過去札薩克旗至寧夏須經榆林三邊西行，十八九日始能到達，今則由札旗經桃力民至石嘴山僅五日，至寧夏亦僅六日。賈氏上月由陝境單驢一頭載行李，本人徒步遍歷伊盟，切實查勘各路綫。現各旗郵路暢通，伊盟全境郵路完成。又東勝札旗兩郵局過去囿於限制太嚴，極不便利，此次賈氏徒步經行伊盟一週後，不獨縮短路線及日期，且對東札兩局匯兌大加改善，伊盟郵匯業務亦將儘量發展。（三）伊盟準格爾旗札薩克一職多年來由協理台吉護理，近該旗札薩克衔晉巴達爾呼爾觀政，定三十二年元旦舉行就職典禮，從此準旗旗政可望步入正軌。（四）陳玉坤部年來在烏蘭察布盟粉碎敵人陰謀，頗有建樹，中央及傅長官一再嘉獎。近陳將印「粉碎日寇割據烏盟之陰謀」與「奉移成陵記」二書，一時風行伊盟。（五）傅作義兼任綏蒙副指導長官後，因指署設於榆林，特派荀玉田由綏西赴榆林接收，綏蒙指署大約將移設綏西。

（一月三日大公報）

粵北傜所殘遺的古慣俗

胡耐安

關于粵北傜之報道，我曾經編有一本粵北之山排住民（西文名稱為 Yao Society）和一本說傜。此外還寫有粵北之過山傜話說邊疆文化等散見於桂林出版的建設研究曲江出版的民族文化和大夏大學的「社會研究」等刊物。本文所報道的，在以前各文中，祇是鱗爪的提及，也可以說祇是語焉而不詳的。讀者諸君子如果是有所討論的話，可參證其他各文。其次所謂風俗之為物，是隨着它那所附麗的社會下諸般種切——姑說它是文化吧——為定準的，或目之曰高尙的良善的，或目之曰卑污的邪惡的，就它的化成來說，卻是無所謂的，這便是習衍的關係。其實，凡一風俗的化成，都得由習慣發生影響，不習成慣，即不能成為風俗，更不能遍及某一地帶延及若干時紀了。因此我便不隨和着世人喊「習俗」，而用這一個或暫不慣聽的名詞——「慣俗」。不過，在進化阻滯的民族間，他們的慣俗，大都是不及時化的古慣俗，本文所寫出的，祇是就「比較」的不為我人所慣的寫兩件：（一）深山傜的節期雜交；（二）半山傜的亂倫婚制；並不是除此所寫之外便都類同我人。同時因為覺得此之所寫的兩件，似乎太過于不及時的「古」，所以加上「殘遺」這一語詞。

一、深山傜的節期雜交

本文所指的深山傜，就是我人所常稱的八排傜；八排的名稱是：（一）大掌嶺排；（二）軍寮排；（三）馬箭排；（四）里八峒排；（五）火燒坪排（亦簡稱火燒排）；（六）油嶺排、（七）南江排；（八）橫坑排；一二三四五的五排，即所謂內五排，是屬連山縣轄境。六七八的三排，即所謂外三排，是屬連縣轄境。不過，其中如馬箭里八峒，已衰落得祇有幾戶人家；如軍寮，也在日形衰落中。不過，這祇是專就廣東省境而言；其實「排傜」的稱謂，有甚多紀載裏，不僅限於廣東的連陽三屬（連縣，連山，陽山）的八大排，在湖南的南部，如江華，永明，寧遠等縣，他們的經典裏，寫明和廣東的八排傜是同一支派的，而且也有八排傜之稱號，可是湖南的八排傜，卻說是由廣東的八排遷去的，反而在廣東八排傜的經典裏，倒證實廣東的八排傜是由湖南遷來的。陽山的各排坑，除一部份是屬于八排傜的支

派外，還有過山傜和俍。關于俍，据說是當初傜亂時，奉命調來一些俍兵，他們戍守傜地從事鎭壓，及瓜不代，久而久之，就變成當地的土著了。俍兵是從廣西調來的，不過，現在他們却數典忘却了他們的所自。他們人數不多，祇有自己一處，是他們生息繁衍的土地。我人的足蹟曾走遍連陽三属的八大排及其附屬的或單別的新與大排（如三排，牛路水排）和小排與冲寨；庚辰歲辛巳歲兩年的歲首，我和我的工作同人分住于連陽三属（連縣，連山，陽山）的傜山深處。我人得知那類似門尼 Manichaeism 的定期雜交，着實還殘遺在。我本人在油嶺，在三排，都曾目擊其事。

太陰曆的正月初二日，他們稱之曰放牛出欄節，大約是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分，全排的青年男女，大多數是未婚的，如果是已婚的也一定是夫妻不和的怨耦，他們全都盛裝，新衣新帶，齊集在空坪之上，男一羣，女一羣，兩兩的隊列着，覷望着，唱和着，歌的大意是：

女唱：聽我道來聽我說，此處種麻不生花，種豆不結子，此
是養人插不處，妹等哥主來播種。

男唱：生得面貌姣如花，夜來眠得難天光，時時想見阿妹
子，阿妹你請柴房去。

又或者是：

男唱：正月初二男女期，妹有情來我歡喜，人人皆有雙雙
對，合力耕田莫悞時。

女唱：今日正是年初二，哥既有情我亦喜，不必根究心頭
事，同來賀年柴房去。

漸漸太陽西下了，假定是晴天的話。總之，那夠羅曼氛圍的黃昏時近，男的女的各個的選擇到他的對象，彼此牽拉着到柴房裏去。在傜山每一戶人家定有一間或多間柴房，柴房是單獨的排列在住室以外，而且有相當的距離的地方。一間柴房常常有幾對人兒在做着權借的洞房，好奇異的孩子們，有的在向柴房窺覷；有的在向柴房呼喊；有的而且向柴房拋擲些土塊和草花；當事人可各行其素，郎歡妾愛，了無遮礙，皆大歡喜的各隨所願。在這一天，這一喜劇式的演出之下，當然也有些人在一旁悲哀傷感，那便是眼望着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所眷或所愛和別人在串演喜劇，可是爲着「慣俗」的影響，誰也沒有制止這一喜劇演出的權威，不管你是那人的夫或妻。不過，可少見排外人的參與，惟有，如里八峒之于大掌嶺，那也是限于女人的。其實，在他們或她們的心目中，一定是早有一個「他所愛好的女子」與「她所愛好的男子，」不過借着這一天的無礙的演出之下，表現給大衆看；如果是已婚的男女便是表現給他或她所怨惡的對方看。也許有「我不是還有人愛嗎」的自傲。請看他們那種喜氣洋洋旁若無人的進柴房的神態。在這一演出裏，不祇男子來拉女子，也有女子去拉男子，也有拉而不應的，也有兩個男子爭拉一個女子，或兩女子爭拉一個男子的。同時

住在各排釀酒的做豆腐的山下人，在平時，他們雖也交結得有未婚的傜妹（這是我人對未嫁傜女的稱謂，）可是在這一天他們却少見參與。還有，在鄰近的非八排傜支派的半山傜（過山傜），卻沒有如此的一天；而在平時的男男女女間的羅曼諦克的景象，可並不減低于排傜。

大掌嶺南江橫坑據我派到那些地方過度「歲首」的工作人員的報告，也都有如是的一幕，不過演出的形式各有其大同中的小異。大掌嶺是在初一初二，先有紙砲戲（指樣粗的竹筒中空，嚼紙塞住兩端，用竹節擠出作響）的舉行，誰對誰有意，就用紙彈相擊；等到初二下半天，便各各的選就一間柴房，權做期我乎的桑中。南江橫坑和油嶺三排相類似。里八峒馬箭僅有七八戶人家，串演的角色難湊合，不甚熱烈的舉行了。里八峒因為距離大掌嶺不遠（約十華里），我人見到有里八峒的三個女子，來參與大掌嶺的放牛出欄節。箕窩可沒有形式上的串演。但是，得記牢，他們一過此日，便謹守着他們的社會戒條，已婚的男女不能與他人姦通的戒條。

綜上所述，便是民俗學上所稱的節期雜交。節期雜交是含有宗教上的迷信，在某一定的時日，人們（多數是女性）為着崇敬他所信仰的神靈，來獻身于神靈，漸次隨着文化的波動，公婦制度的胚胎，於是由此形成。說到節期雜交，其實，也可文雅一點稱它做戀愛節或狂歡日，在深山傜中，除了年初二的放牛出欄節外，還有那三年或五年一度舉行的「耍歌堂」會期中，伏莽叢菁間，也隨便就可以見到衣裙的覆蔽，那是他們給過往人一個「繞道遠行」的標誌。在我人的眼中看來，未免覺得似乎放肆，但就習已成慣的慣俗上着想，便該是不值得驚異而且是極其自然的渾閑事了。再說，節期雜交這一慣俗，在甚多進化阻滯的民族間，是普遍的盛行着；並不祇是八排傜才有（殘遺）如此的慣俗，

二、半山傜的亂倫婚制

半山傜一稱過山傜，就典籍上的紀載是：

過山傜者，居無定冲，視山坡有腴地可墾，即率妻孥鷄紀結茅住之。雖勤耕作，亦瞻營用。男女衣服飲食較清潔。耕作餘閒，則結隊游歷，覓得佳勝處，又徙宅從之矣，故曰過山傜。（連山縣誌）

其實，這祇是「耳食」之談。我人就其文化淺深，別之曰深山傜與淺山傜（半山傜）；大致是就其居處而言。半山傜的一切，經濟文化等水準，都較深山傜為高；他們並不經常的遷徙，他們也是居有定冲。我人本身親的經驗，粵北傜除連縣連山兩縣邊境（現已新設一連南縣治）的八排傜外，其他散居于陽山，曲江，乳源，樂昌，始興，英德各縣的，全行歸納于半山傜支派，樂昌有另一股號稱生傜的例外。本文所述的亂倫婚制，是見于曲江縣屬的荒峒。荒峒是一

個相當大的傜排，它有七十六戶人家，男女人口約計有四百六十多，他們都姓盤，盤在傜的姓氏中是最尊貴的一族，他們很高傲的直承：「盤姓才是眞傜，」「盤姓才是盤古王的眞子孫」。在荒峒舉行的家庭訪問中，在一個「傜目」的家庭裏，發見家主的夫之下，他有兩個妻，一女一子，女和子是第一個妻所生，第二個妻（妾）並無所出。另外還有一個稱呼家主做公公的三歲女孩，他是那「女」的女兒。這小女孩的名義上，是沒有父親，她事實上的父親，就是她祖親名義上（而且也是事實上）的父親。如此的事件，在我人的道德律條上，是認爲亂倫的；但在他們的習俗觀念下，是有其理由的。像生道的一例，那人因爲他那獨生子，是殘廢得不能担當延續香煙。那孩子，他雖說有十來歲，但脊椎骨的病症，把他拘攣得像，龍蝦似的伸不直腰，他的姐姐是二十三四歲的一個壯健的少女，他的生母和和他的庶母，似乎都沒有再事生育的可能，於是乎他的父親便轉而認他的姐姐做兒子，希望在父子同宿的名義下，爲他的父親添生孫子，現在那個小女孩，就是他父親和他姐姐在父子同宿名義下所獲得的第一個孩子。我人該詳細的寫一寫這個家庭：這是一個很富有的家庭，每年有二百多租（即二百多担租穀）的收進，畜有三條大水牯牛，在荒峒全排，這是一個首出的富戶。家主有四十多歲的年紀，因爲傜人於自身的年歲是不大淸楚的，所以無法探問出眞確的年歲，這裏所說四十多歲，祇是想當然而已。如果說看面貌，那更是無法推測，在日曬風吹的生活狀況之下，大都是蒼老得可以。那生育女和子的大妻，年歲也許比家主會大一些。第二個妻的年歲，似乎不會有四十歲。第二個妻原是別人的妻子，据說在年青的時候，是有美女人的號稱。男愛女色，女慕男財，所以由彼一男人轉移來嫁到此一男人；可是他並沒有替家主生得一男半女。那第一個妻所生的一子，却不幸的給疾病殘廢着，他是沒有爲這一戶人家支撐門戶的可能了。由于偌大家產的繼承，家主他可不願意招贅一個外人來承受這一份財富，好在祖先留下來的慣俗，可以借着女兒的身體，爲父親來謀嗣續的繼承。所以便襲用着這父子同宿慣俗，就他們的慣俗，也可以說是禮俗着來，這並不會有倫理的不道德的；要個在他們同排的人談起來，是若無其事然的態度，談起這某某人和他的女兒（他們說阿爸和兒子）同一床睡生了一個女孩，和談起某某家喂養的肥猪夠賣兩百塊錢，是同一的神態。不過，如果再問祇是此一家呢？還有別人呢？他們的回答是「那個像他有這樣大的家業」。至于家主的大妻，她眼望着她的丈夫和她所生的女兒同宿，她並沒絲毫的嫉妬表現。就是第二個妻，我人曾和她嬉逗那小女孩，她祇笑一笑說：「公公就是她的阿爸」。傜中的女子地位，並不完全是男子的附麗品，而且家庭的經濟權是掌握在女人手裏，像這一家的經濟大權是操在兩個妻掌握着。她們爲什麽不嫉妬呢？當然不是失權的強大諾

四七一〇二四

說當家主和他女兒認做父子與父子同宿時，曾經舉行他們祖先傳下來的典禮，親友也像參與普通婚嫁典禮來送禮致賀，這是一方當然也是大張筵宴招待賓朋的。可惜我人却沒緣參與這樣的典禮，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儀式舉行。事實既明，我人不妨再進而談談此慣俗的所以化成。爲着保持其血統的純一，有甚多民族是採用着近親的婚制（族內婚制），像羅馬王朝，像巴布涼山的黑夷，他們不願和外族結婚。傜並沒有絕對的制止與外族通婚，如涼山夷的那種以死刑來相威嚇，而且還盛行着夫從妻居的贅婚制，有不少的漢人男子便這樣的住居在傜山。另一面因爲傜山生活環境的艱苦，傜族以外的女子嫁到傜山上的，那是絕無的事，在粵北傜中，可說沒有一個非傜族的妻。

最後，我該強調加以申明，慣俗之所以化成，一定有其必然化成的因素，于此「必成」的影響下，所謂道德的倫理的，相反的恰巧的湊和它的適應。如果我人就我人的道德觀倫理觀去作估計另一人羣的道德的倫理的準則，那是錯誤的。

迎勝利年

陳樹人

得安老人新年近作甚富，茲求得數首，特先發表，以供同好。　編者．

元旦遙拜　總理敬賦

雖然在疚五年餘，遙拜今朝氣稍舒。一事九京堪告慰，不平條約已消除。

元旦賦贈若文

爆竹聲中喜氣傳，看看宇內靖烽煙。國與家泰身心健，迎接雙周花甲年。

元旦闔家郊遊書事

宛似東風解凍天，異鄉佳節愛流連。曈曨麗日開雲霧，藹藹祥光罩陌阡。遊伴兒孫成小隊，出郊僚屬拜新年。不嫌濟濟過元旦，此樂何人可與宜。

余年六十矣

吳南軒校長謂覿面似四十許，若戴冠遮髮，只像三十餘耳，戲占一絕，聊以解嘲。

靚顏惟像四十許，戴帽不殊三十餘。六十老翁應自笑，却來攬鏡看何如。

劍門寫生記

厲遊識

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木曜，晴。晨，與楊特務長劉謝二班長，乘商車四輛出成都北門，行十餘里，第三輛車輾斃一魚販，車傾田中。吾四人獨未搭是車，止壓救物，亦幸事也。午后二時許抵廣漢，止宿中央飯店。廣漢市不饒，公園却廣大冠西川。產兎最著名。

三十日，金曜，晴。發廣漢，逕德陽，漸入山徑。穿鹿頭山尾，岡巒陂陀，巖石嵯巋，松壑凝煙。過白馬山，亦名落鳳坡，與鹿頭對峙相連，實即一山。寰宇記謂漢高乘白馬過此，遂有祠。漢高未曾入蜀，此說恐僞，今所祀則龐士元也。士元隨先主攻雒城，中流矢卒，因葬此。鹿頭山或云山形似之，或云昔有張鹿頭居此造兵，因名山。山勢險阨，為西川要害。濟羅江，江有二源，在北出西番逕茂州安縣者曰黑水，在南出安縣西山者曰乾河，兩水合激而成羅紋，故以名江。因車顛盪，風塵窒息，汽油惡臭，頭昏作嘔，不克瞻勝為憾。尖綿陽飯，約二時許，步過涪江浮橋，車以舟度。江水澄碧，澈底石如壘卵。近梓潼，薄日映山，崇嶺迤邐，路腰之，起伏險峻，景漸奇。道旁古柏數株，姿甚有致。宿梓潼中國旅行社，眠食均適。梓潼市形長狹，入西出東，約二里。

三十一日，土曜，望日，晴。侵晨，發梓潼，盡行叢山間，風寒裂膚。車過山脊，急喘升，過腰，環曲旋，陂陀陟降，崎嶇險巇。越武侯坡，路已改關坡上。經大廟山，蒼柏夾道，文昌關帝兩廟旁，一石坊榜曰七曲山九曲水，盤折山上，瞰清流環帶，七曲九曲，未遑計矣。將抵劍閣，北向高峯一列，峯峯攢立雲端，有若蓮瓣，有若犀角，有若犬牙櫛比，有若城堵方平，有若軍帳四頂，大小相埒，連立如寨，有三峯秀插天半，若蘭初放，尤娟麗可喜，一時快睹，幾疑入仙。是皆劍門一脈，亘帶百里者也。午抵劍閣，飯。市廛不繁，產藤杖著名，因購兩根。有閣三，無暇訪，至劍門關，楊特務長等三人去廣元，吾獨止，寓新新飯店。攬秀心急，不及頓裝，即步入關。兩峯駢峙若雙劍，相夾如門，殆以是名山。川陝路必經此，是險為古今兵家所爭，雄險可喻。兩旁山石峭削，逼天為仞，如城如壁，若置身三峽然。度兩橋，澗穿之，亂石叢集澗上，若壘甌甕。有碣數方，嵌壁縫中，曰雲環聳翠，曰漢大將軍平襄侯姜伯約屯兵處，曰李白蜀道難，餘如杜甫李商隱李德裕諸人之頌劍門者，字跡剝蝕，模糊難辨。陸放翁詩云：「衫上征痕雜淚痕，壯游無處不銷

四七一〇三七

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惜未遇雨，體會無從。以疲憊，未作畫。歸寓，登寓後小山，或即張道陵修仙之鶴鳴山，劍門裡障，不得遠矚。胸背酸楚，早寢。月明如晝。

二月一日，日曜，午晴，餘皆晦，大風撼屋。入劍門寫生，峽風過猛，不能繪竟，止稿五頁，待歸着色。寫生處崖壁怒張，紫嶂背屏，斬直微欹，巨石叢簇，接屏臨澗，紛羣欲門，一石倒立入雲，頂樹一株，若靈芝傘蓋。屏崖中鑿嵐光透翠，疊卵鐵底，使瀑瀉之，境當尤勝。由大道漸北，峽漸開，路漸降，兩旁怪石森特，疏柏掩映，谷風愈大，遂反。經峽中段，壁半一碣曰「天下雄關」，碣右斷崖中剖，透天一線，幽杳深邃，引人入勝。午餐畢，步寓後山溪間，山環水遶，土阜二三，枯木疏掩，四境蕭然，恰降寂樂，自得於中，流連久之。北眺關山，嶄然色開，嶙嶒西向一連數峯，比排鋸齒，所謂劍門七十二峯也。是曦墻下小市蕭條，梨頗賤，購數枚。夜，巨風欲拔樹屋去，聞之頗惴。

二日，月曜，晦，風仍猛。晨微寒甚，須向火。謝琫長由廣元過此，示數語即去。是日作畫五幅，頭暈，喉痛，胸背仍痛。

三日，火曜，曉晨雪，沍寒。作畫兩幅，小睡，與登劍門東嶺，嶺東石堵數里，下有谿有竇，約三里，達嶺，嶺即懸崖臨空，下臨無底，風猛崖削，足軟不敢前。北望關樓層疊，朱綠相映，青峯數痕，含雲舒霧，稿畫二幅。右紫壁接天，削直無倫，壁頂叢柏如雲，間中藏寺為梁山，路迂遠，境荒寂，虎豹出沒，非結羣不可去。左殘巖突兀，即關北口，瞰公路急灣數折，若蛇旋下。傍崖徑仄，數處崖斷，間僅咫尺，荒莽翳之，倘不經心，必墜無深谷。經姜公祠，祠祀伯約。下山已過午，麵食後，作畫兩幅。已，閒坐待暮。頭暈，胸悶，難得暢遊，意亦甚悵。

四日，木曜，晴。訪小劍村。出關依公路蜿蜒下，昨所見之紫壁，凌雲遮天，下削上丕，聳立數里，若高城巍然，雄險萬狀。有數石聳特巖隙，如塔如笋，均高數十丈。共八里，三星店。一澗隨路，橋跨之，名劍安，壁上滿佈蘚苔，頗費琢磨。回覩紫嶂張空，雜樹投影，叢材也。五里，澗當路，橋之右，[illegible]儒盤，名宏仁。遇一人，疑為盜，殊惶恐。四里，澗復橫隙，太行棧橋跨之，則兩壁門裂，上夾參天，下夾直臨澗底，凭臨半尺，即為小劍門。兩壁俱呈大斧劈皴，色間紫赭，壁腰鑿路，架澗傍之，離合不數十武，險絕陰戲，視大劍過之。至是始曉劍關之雄在劍門，劍門之雄在小劍峯。峯皆石壁如削，夾峙壁穿，升降其間，如行永巷。王蜀後主自衛嶺詩云：「前望隨山排衛戟，後瞻巫峽鎖寒烟」。自衛嶺約在小劍峯北。一里，過一橋，澗楷石露，夾勢略開。再一里，一壁豁，一壁仍迤邐東去，峽始豁朗，遂反，曲折高下出。近簽家橋，天際奇峯叢簇，如刀如戟，銛鋩可愕；蓋即近劍閣途中所見劍門峯也。速寫數稿。回路從古徑逕劍泉，泉殆涸。抵寓，作畫兩幅。胸悶。今日所見殊勝，第恐遇盜，頗以未寫為憾。諺云：「一人出遊命不保，二人同遊命半條」。值茲臘盡日，窮瘠地帶，獨行萬山叢中，想霞客貪遊，亦嘗膽怯也歟？

五日，水曜，大晴。早食畢，望劍門第十三峯行，是峯高挺出衆，頂

叢綠中，有廟嶐約，臆爲寺，自高橋樟登山，三里，過一村，得村人指徑，山脊腰上，至岐處，適逢路人，告我走石脊。三里，達另一脊，西望斷崖數壁，突特聳表，青紫遠近，若張層帆。降而復升，再踰一嶺，路循峯脊，懸崖窮拓，下臨隱谷，寺隱谷蹊間，樵者云：該寺無名，亦無人，意他日能與知己修學於此，則願適矣。環脊更上，將達寺，路愈陡仄，闊不盈尺，山陰削壁千尋，卽昨覩凌摩雲霄者，山陽崩坑淵淵，左右無依，石脊如線，飛騰躍下，徑滑不受趾，身戰脚軟，不能移步，亦不敢下望，遙折至左峯，山削草合，蛇路伏沉莽中，捫蘿拾級上達巔，三面臨空，廣不及丈，北面想亦峭壁嶄絕，不敢臨瞰。惟左一鳥徑直下，經崖脊，可去西峯，脊寬止容足，且無攀緣處，非斗膽者不克往。回瞰深壑叢箐中，石罅洞開，不知取徑何從。北望萬山波疊，色多赤赭，炫耀日中，波波放霞，寫生一幅。喫梨一枚，下，還至第二山坳，向西北再寫生一幅。環瞰劍門諸峯，峯峯絕立，淵塹界隔，有一峯而數裂者，則幽壑如其數。北向俱石壁，南向皆麗土，紅茅薄之，偶焚野火，陡添青霎。兩次迷路，下山日已昃。夜月明，睡酣。

六日，金曜，晴，霜，寒。[illegible]時凍，望劍門寫生一幅。曉霧初斂，關山猶迷離未醒，枯木衰草，蕃霜如雪，朝暾舖地，寒鷄與[illegible]豕[illegible]，[illegible]如畫。晨餐后，擬至關外寫生，抵關口復返；感謝班長來不值，歸則閒坐移晷。薄暮，寫生山林一幅。遠峯近阜，青阜互映，寒林層遮，倒印清溪，溪澄瑩如鏡，所繪形色俱得。再寫劍門峯一幅，敗壞。夜，隣居勤武，

必得良久，眼澀不安，

七日，土曜，風沙彌天。聞昨勤武者，卽駐此之盤查哨軍人，撤走時嚇擾居民也。午，楊特務長來，邀遊廣元。車出大小劍門，五里，地始夷，濟黃沙江，逕寶輪院，攬過昭化。約五里，渡白龍江，人車均附渡船過。再升山道，盤旋上下，迴遶關嶺間，田疇荒涼殊甚。日晡，抵廣元西岸，步過嘉陵江浮橋，橋長與綿陽涪江上者等，下則急流如箭，春漲夏泛，奔湍當尤甚矣。崇嶺環城，市況不茂，街道坎坷不潔，川北要衝荒如此，誠出乎意料。投宿中國旅行社，客滿，遍尋客店都無空，末在交通旅館才得一榻。晤謝劉二班長，議明日卽返蓉，不能訪石佛矣，憾甚。廣元物價亦高昂，斗米百二十元，民食米麵各半。

八日，日曜，薄陰。晨搭中國銀行車發廣元，至劍門關午飯，易車，止宿劍閣。記途見鑿頭山峰二稿。離劍門不遠，山側覆車一輛，聞數日前在劍門關外亦覆一車，乘客墜殞者多人，此路險阻，宜有蜀道難之歎。

九日，月曜，陰，寒。買一雉，價頗賤。訪劍閣，未獲。唐明皇幸蜀，雨夜聞鈴，乃在梓潼上亭驛，始證前聞之訛。羅隱詩曰：「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鈴」是也。午後，辭劍閣，車顚簸甚劇，頭昏嘔吐，止梓潼，仍宿中國旅行社。梓潼爲文昌帝君桑梓，傳冉添元賊圍梓潼時，見城上旌旗無算，遂駭敗走。官軍獲勝，謂係文昌陰助，因建廟祀之。

十日，火曜，晴。寒甚。昧爽，發梓潼，抵緜陽，飯，是日無下行車，遂止宿。緜陽井邑較梓潼劍閣壯多矣。

十一日，水曜，雨，殊寒，須附火。辨色發緜陽。雨雪撲面，朔風刺骨，踞坐車頂，氣爲風塞。過羅江，歷鹿頭山，山中霧雪迸人，寒梅送媚，尖德陽，飯。飯後雪止霽降。過此，則平疇接空。杜子美詩云：「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又云：「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是也。至新都，全降雨。午后二時，還抵成都。

人生與旅行

葛墨盦

我以爲「生活」亦即「行動」之謂，而「旅行」無非是「行動。」所以一個人的生活，就是在世間旅行着，只是每人旅行的圈子有大小而已。

當人的眼睛不是閉着的時候，儘管對於每件所聽到的和所觸及的事情，熟悉得再不能熟悉了，也有會感到陌生的可能，因爲每件事情，看着雖然未變，而時間性却早巳不同了。正如「走路」是每一個健全的人每日少不了的行動，但當你跨上旅途時，就會覺着脚步與平常的兩樣，所以我說：

「人生就是旅行，因爲人常常跨着陌生的脚步，雖然陌生的有時倒反感到熟悉。」

也許有人說我太武斷了，是的，我曾經也這樣想過，但我有下面的一些話來解釋：

我們總會這樣想吧，古時千金閨女們所過的生活圈子是極小的，她們每日除了靜坐繡樓外，或到家塾裏讀點書，脚步難得出她家的範圍以外，連後花園都不大去，對於旅行這件事應該是談不到的了。然而她們不能做一輩子處女，當出閣時花轎由娘家抬到婆家，或三朝後「回門，」從婆家還到娘家時，這一點路程，於她們是陌生的，婆家的門檻於她們的脚步也是陌生的。於是在她們的生活中亦有過一次旅行了。

即使她並未出嫁，然大戶人家對於太太小姐們出外進香的事是不反對的，由「府第」到「寺廟」或「庵堂」的這一點子陌生的路也有踏上的機會。

而且，無論是誰，每一條路對他們是先陌生然後纔熟悉的。誰能一出娘胎就能認識這人世中的一切呢?

一九四三、一、十九、昆明

四七一〇四〇

四川公路旅行日記

馬堅白

民國三十年春，四川公路局爲明瞭所屬各路站廠之工程車務及業務實際狀況以資改進起見，有檢閱團之組織，余供職路局，奉派參加，會將沿途旅行情形，逐日記載，茲爲錄出，以誌紀念。

川陝路成都寧羌段

三十年四月十四日　晴

午由厚浦路局收拾行李入城，在忠烈祠晚餐，局長（檢閱團團長）訓話，指示途中應注意事項，晚宿靜安別墅，是日行十五公里。

四月十五日　晴

午前九時，發成都，全團人員共四十餘人，分乘小輪車一輛，大客車一輛，行李車一輛，向川陝道上駛去，經新都遊寶光寺及桂湖。午後二時抵廣漢午餐，繼經德陽，羅江（羅江縣境有白馬山，又名落鳳坡，爲劉漢時龐統中流矢殉難之地，）新店子各站，皆停車檢閱。午後七時抵綿陽，余病體未康復，經連日辛勞，疲累不堪，是日共行一百四十公里。

四月十六日　晴，

晨檢閱綿陽車站及車場後，正擬起行，而九一一號大客車機件損壞，機油流出，因修理需時，遂決在綿停留一日。本團來賓所乘之小轎車，則已先行抵梓潼。余赴公園遊覽，並步行至東門外涪江江堤。沿岸木船停泊甚多，大部份皆爲運軍米之船隻。綿陽縣城濱涪江西岸，爲甘川公路之起點，川陝路綿閬支線由此經三台至閬中，貿易繁盛，扼川北水陸之要衝，縣城形勢，依山帶水，城南有詩云：「綿州州城何磊落，顯慶軍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樓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日賞，能見千秋萬古情。」余因身體不佳，不能暢遊近郊名勝，甚以爲憾。

四月十七日　晴

本日車已修好，繼續前行，出綿陽城，渡涪江，經魏城抵梓潼午餐。梓潼爲文昌帝君故里。出城後登七曲山（即大廟山）道山古柏參天，皆明時所植。過武連驛經武侯坡，坡度甚大，川陝路改善工

程處，正作改線工程。晚六時行至距劍閣六十華里之山間，司機謂機件不靈，若再前進，恐損汽缸。時天已昏黑，乃停車道旁，命電工以電話通知劍閣站請求救濟，同人於黑夜中步行五公里返至柳溝，覓食充饑。夜十時許，劍閣派車來接，在山道中奔馳前進，夜十二時抵劍閣，午夜一時始就寢。是日共行一百三十二公里。

四月十八日　晴

本團汽車既在柳溝拋錨一輛，乃電廣元站派車來劍，以便登程。午前十一時廣元車到劍城，於烈日下經崎嶇山道前行，穿過以雄偉險要著稱之劍門關。劍門關爲川北第一要隘，峭壁中斷，兩崖相嵌，如劍之植，如門之闢，晉張載劍閣銘謂「（一夫守險，萬夫趦趄」，洵非虛語。自此以北，連峯插天，飛閣通衢，即古之棧道也。杜工部對劍門關之險，曾有詩云：「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都北向。兩岸崇墉倚，刻劃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

過劍門關後，車盤旋下山，數百工人正努力於改線工作。經昭化站午餐（昭化站即寶輪院，距昭化縣城三十華里，）兩渡嘉陵江上游，其一名碧河，一名略陽河。午後六時抵廣元，投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廣元瀕嘉陵江東岸，居川陝路之中心，爲水陸交通之要埠，市廛繁盛，商賈踵接。余遍遊各街，詢問物價，較成都未見低廉。縣城對岸有皇澤寺，相傳爲武則天生長之地，因時間忽促，未能前往一遊。今日共行八十四公里。

四月十九日　晴

今日檢閱團同人一部份留廣元，一部份赴陝西寧羌，車沿嘉陵江東岸行，山青水綠，風景甚佳，十五華里抵千佛岩，石岩鑿成佛像數百，藝極精緻，爲唐代遺跡。過千佛岩，入明月峽，南岸山勢傾逼，於石岩下鑿成半隧道，以通公路，隧道長七百公尺，開石方五萬公方，爲川陝路川境內最大工程。初測量路線時，以明月峽山高岩削，若盤山越過朝天關，不惟路線延長二十公里，且山坡斜度極大，行車不易，故於山麓開隧道，以利行旅。

出峽後，經朝天驛，神宣驛，過轎場壩，穿七盤關，入陝西境，山岩間有「西秦第一關」石刻。川陝邊境，皆崇山峻嶺，幽谷深澗，公路繞行其間，工程極爲偉大，有一二處坡度過於險急，改線工作正積極進行。陝境內公路行車標識，係洋瓷製，能耐風雨，較木製者經久，甚可採用。正午十二時抵寧羌，入城遊覽，街市荒涼，無可觀者。午飯後參觀西北路局車站，仍循原道返廣元，車行甚速，途中一再頻危險，因司機技術尚佳，幸未肇事。是日共行一百八十四公里。

四月二十日　晴

檢閱團本日由廣元南返，余所乘九二一號大客車，因沿途修理，至武連驛時，天已黃昏，夜八時駛抵距梓潼四十華里之上亭鋪，燃料告罄，幸道旁停有西北路局之運油車，余具名函向該車借用

酒精三加侖，繼續登程，午後九時抵梓潼縣城，共行一百六十公里。

四月二十一日　晴

午前七時發梓潼，十時抵綿陽，午餐後檢閱團赴甘川公路綿江段檢閱，余精力不佳，與王君留綿陽修養，宿四川旅行社，大部份時間皆在睡眠中。

四月二十二日　晴

按預定行程，檢閱團車本日晨應由江油返綿陽轉回成都。因在江油遊覽竇團山，晚始返綿，乃在綿再留停一日。又檢閱團預定有三台閬中之行，一以天候炎熱，再則川陝路行程因車輛損壞，超出預定時期三日，三以綿閬支線路面工程欠佳，復未正式營業，故閬中之行，已作罷論。昨今兩日，檢閱團共行一百六十三公里，

四月二十三日　雨陰

昨夜沿川陝路各縣均得雨，農田獲此沾潤，小春當可復蘇。午前由綿南返，在德陽買絹扇兩柄，午後抵成都，川陝路之行，於此告終。今日行一百四十公里，川陝路全程往返九日，共行一千零二十五公里。

川滇中路成都樂山段及川康路成都雅安段

四月二十八日　雨晴

昨夜狂風暴雨，迄今晨未止，檢閱團同人冒雨至忠烈祠候車。午餐後，雨稍霽，開始成樂成雅兩路之行程，此次團員人數少，並由局長率領前往，共搭小轎車三輛，大客車一輛。出南門，檢閱成都南站及雙流站，在籍田午餐，見數萬民工正修築某國防工程，甚爲辛勞。渡岷江後，過彭祖山，午後七時抵眉山，時已黃昏，晚餐後，即行就寢，是日行八十三公里。

四月二十九日　晴

眉山爲蘇東坡先生故里，晨起遊三蘇祠，大門有一聯，甚佳，文曰：「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午前八時，車發眉山，公路路面不佳，汽車過處，碎石橫飛，應積極加以整修，使碎石凝固，以免損壞輪胎。自前夜及昨晨大雨後，沿途農田積水盈尺，眉山樂山一帶，多已栽插秧苗，較川西平原栽秧期早約半月。四鄉農民，或忙於栽秧，或忙於割麥，或忙於收繭，勞作不息。昔人詩云：「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信然。車抵夾江，遇軍人無票乘車事二起，甚盼其主管長官，能對此類官兵，嚴加管束以重風紀，而維軍譽。

午檢閱團車抵樂山，共行七十九公里。午餐後，擬渡岷江搭車赴五通橋遊覽，因船渡遲延，計時已晚，乃作罷。買舟過江，登凌雲山，遊大佛寺，黃昏返城，宿公園側之某旅館。

樂山爲岷江青衣江及大渡河之合流處，水陸交通，俱甚便利，城依山築，左右江水環繞，地形與重慶相似。城內繁盛街道，自去

慮被炸後，已成一片瓦礫，對岸凌雲山，爲國內著名之風景區，昔人云「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嘉山水在凌雲」，蘇東坡有詩云：

「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
但願生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
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看月時登樓。
笑談萬事眞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
歸來還受一大錢，好意莫爲黃髮酋。」

東坡盛稱漢嘉山水，至以「封侯」「識荆」品第之，雖覺過當，亦可見該地風光秀麗，實有令人流連之處。

四月三十日　晴

晨七時發樂山，經夾江至峨嵋縣城，少數團員在此留宿，一部份團員計十九人則搭車赴報國寺登峨嵋山，余亦與焉。午後，由報國寺經大路步行登山，另雇一力伕載衣物，經伏虎寺參觀四川大學，同人身體多健壯，一路上山，少有休息。七里至雷音寺，下有解脫橋，言入山至此，解脫凡塵；出山至此，解脫險阻。五里至華嚴寺，經神水閣，僧人出示康熙御賜大玉印一方，文曰：「普賢願王法寶」。十二里至淸音閣，上山下山大小二道，由此分路，閣前黑白二水迴抱，溪中橫臥一石，名牛心石，所謂：「黑白二水洗牛心」是也。其地飛瀑流泉，終日不斷。余等由大路轉入小路，沿黑龍江而上，路在山谷間，巖石凝翠，溪水淸澈，林深箐密，景緻幽絕。入山至此，塵俗頓消。午間六時抵洪椿坪，留宿於此，晚吃素飯，一日辛勞，沉沉入睡。（是日由樂山至報國寺行五十五公里，由報國寺至洪椿坪行三十四華里。）

洪椿坪廟宇建築尚佳，「洪椿曉雨」爲峨嵋十景之一。二十八年夏　國府林主席避暑峨嵋，駐節於此。

五月一日　陰雨

晨七時發洪椿坪，上山行十里，中途有九十九倒拐，五里高坡，勢極險峻，坡盡再行十五里，至九老洞早餐。登長壽坡十五里至遇仙寺，二里至蓮花石，寺內有巨石，狀似蓮花，故名。上山大小二道，在此合路。由蓮花石上山，有五里長之鑽天坡，坡盡卽抵洗象池，附近猴羣甚多，惟今日未出山。越羅漢坡，五里至大乘寺，登閻王坡，五里至白雲寺，三里至雷洞坪，須臾白雲彌漫，遠山縹緲，盡隱煙雲中。余等穿雲而過，恍如登仙，回首來時路，悉成霧海。三里至接引殿，越七里坡至太子坡，八里至普賢塔，忙於登山，皆不及入寺拜謁神像。過普賢塔後，細雨霏霏，衣履盡濕，山霧迷濛，不辨路徑，同人奮其餘勇，冒風雨登山，午後六時抵金頂正殿。入夜雨勢更大，狂風復作，屋瓦振動，山谷皆鳴，同人閉戶閒坐，圍爐烘衣，不敢外出。晚餐後，忽忽就

晨。今日共行八十六里，由報國寺至金頂共行一百二十里。

五月二日　雪

晨起寒不可耐，啓戶出視，大雪紛紛，一片茫茫，全山變成銀色世界，同人中有過慮者，深恐為雪困於金頂，主張即時下山，性急者從而和之，於是倉促用膳，冒雪下山。金頂附近之景色，如佛光，聖燈，雲海及捨身崖等，皆未獲觀賞，虛此一遊，甚為憾事。金頂拔海三千餘公尺，合華尺萬尺以上，為峨山之最高峯，所謂「高出五嶽，秀甲九州，」洵非虛語。山上氣候寒冷，雲深霧重，故雨雪特多。余昨日上山係着皮鞋，今日因雪滑，偶一失足，即有墜落崖下之虞。同人戰戰兢兢手持藜杖，各隨足跡前行。過接引殿後，雪漸稀薄，雷洞坪以下已無積雪，回首仰視，雪山上白雲深鎖，不能窺金頂之面目。俯瞰峨嵋平原，農田積水豐滿，瑞雪兆豐年，今歲豐收，可為預卜也。由金頂下坡，約行四十里，抵蓮花石，由此分路轉入大道，五里至華嚴頂。時霽霧雲散，天氣晴明，可遙見巍然獨出之銀色金頂，高與天齊。由上天梯而下，三里至初殿，四里至長老坪，下放光坡，五里至息心所，下觀心坡，五里至觀心頂，下點心坡，五里至萬君寺。寺內有佛牙及銅製普賢巨像，因等候落後同伴，在此停留甚久。午餐後繼續登程，天氣甚熱，五里至清音閣，經小路沿江北岸行，一路山光水色，花香鳥語，使人疲勞皆忘。十五里至龍門洞，龍門佛茶廠及水利局工程處在焉。至此山坡已盡，步入坦途，五里至黃灣，三里抵報國寺。時為午後六時，檢閱團已派有大客車一輛在此接候，略事休息即搭車返峨嵋縣城，宿四川旅行社。

按峨嵋山屬崑崙山脈之中支北嶺系，東行至四川與青海界為岷山脈，其一支至岷山南下，亘岷江大金川間為邛崍山脈，雄偉幽阻，中多名山，若青城，邛崍，蒙山，皆名著全國。其脈南下至大渡河邊，結為峨嵋山，風光秀麗，氣象雄偉，全山周圍千餘里，其間有兩山，蒼然相對如蛾眉，故名峨嵋，峨嵋郡志謂：「此山雲鬘凝翠，鬢黛遙妝，眞如螓首蛾眉，細而長，美而豔也，」實非過譽。

李太白紀峨嵋山詩云：

「蜀國多仙山，峨嵋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
青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泠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
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至此畢，
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倘逢騎羊子，攜手陵白日。」

余早有志遊峨嵋，旅蓉五年，人事紛勞，迄無暇從事遊覽，今幸有緣獲登名山，償我夙願。惟因途遇雨雪，行色倉促，未能從容飽覽山中各地名勝，不無遺憾，以後再有良機，當盡興作第二次之暢遊也。

五月三日　晴

自昨夜大雨雪後，青衣江水暴漲，汽車是否能安全渡過周渡，倘待查勘水勢後，再定行止。午據夾江站電告水勢不大，檢閱團車

乃離峨嵋，渡青衣江，經夾江，眉山，至彭山。時已黃昏，於黑夜中繼續前行，午後九時過南河渡，抵新津縣城，行一百一十三公里。

五月四日　陰雨

本日檢閱團團員一部份赴雅安檢閱川康路新雅段。午前九時於細雨霏霏中離新津西行，余隨一部份團員返成都，因等候昨夜在眉山拋錨之來賓小汽車，午後一時始離新津北返。過鄧市站午餐，泥水載途，車行較緩。過武侯祠，曾赴劉故主席國葬墓園參觀。晚五時抵成都，行四十六公里。至赴雅安之團員，其行程由新津至雅安為一百零八公里，由雅安返成都為一百五十二公里，成泉段及新雅段往返途程共為五百四十一公里，又步行二百四十里。

川黔路成渝段及川滇東路隆昌瀘縣段

五月十九日　晴

晨七時在忠烈祠早餐，局長訓話後，登車出發，又踏上征途。過牛市口檢閱成都東站及總機廠，參觀廠內各項設備。工人服務精神甚佳，總機廠裝修路局木炭車五十輛，已出廠三十二輛，不日將完成十輛。此次檢閱團所用者為酒精車一輛，木炭車一輛。沿途經龍泉驛，簡陽，資陽各站及養路第一總段，皆分別檢閱。在簡陽站見着童軍服之女生二人，余初以為係站長之子女，後始知該二女生係由成都潛逃，意圖赴前線參加抗戰工作，詢其姓名，一為陳俊賢，十二歲，係川省府建設廳廳長陳筑山之姪女，一為吳珊瑚，十三歲，皆在華陽縣女初中肄業，昨日由成都抵簡陽，因所攜旅費將盡，擬請東站許其免費搭車赴廣安，適站長接成都來電話，遂將該二女生扣留，余以其志可嘉，其行可憫，與同人分別勸導，勉以回校努力讀書，將來再為國用。（按余在重慶所得消息，該二女生與其同學十餘人皆受共黨之欺騙，致有此幼稚之行動。）

資陽為萇弘先生之故里（按孔子習藝於萇弘，）車站門外有康熙年間所立之「萇弘故里」石碑。在資晚餐後，日已西沉，仍續前行，於暮色蒼茫中抵球溪河，寄宿車站，睡前沐浴，身心為之一快。今日行一百三十五公里。

五月二十日　晴

晨六時發球溪河，抵資中站，因候八四二號酒精車，停留多時。忽聞鐵砲數響，詢明係當地有空襲警報，據電話報告，敵機數十架分批在成都掃射及在宜賓投彈。同人出發時未用膳，腹中饑餓已極，午後一時，不待警報解除，繼續東行，抵艮山鎮，參觀資源委員會所辦之資中酒精廠，承廠長孫季熙先生引導參觀，據談該廠現在每日出產普通酒精二千加侖，無水酒精一千五百加侖。午後四時抵內江，行七十五公里，同人皆飢腸轆轆，用膳後，余赴車場及養路第二總段查閱帳目，晚買糖食數件。

資內一帶，山不高，水不深，土地乾燥，易成旱災，近十餘日未雨，

沿途見溝渠水流枯竭，多數秧田，已呈枯萎之象，若再不雨，旱災堪虞。水利不興，人事未盡，靠天食飯，尚復何言。

五月二十一日　晴

連日天氣酷熱，悶坐車中，極以為苦，汽車長途旅行，非體健力強者不能勝任。午前車發內江，在椑木鎮冒熱參觀新建碼頭及路線。午抵隆昌，有空襲警報，聞係梁山被炸。檢閱車輛於警報期中，繼續南行，午後二時許抵瀘縣北站，共行一百零二公里。晚渡沱江入城遊覽，並在惜春聽平劇清唱。

隆昌至瀘縣間公路，因車輛行駛較少，路面保養尚為完好，沿路橋樑均石建，甚為堅固偉觀。瀘縣當沱江流入長江之口，為川南重鎮，商業繁盛，去歲遭敵機轟炸起火，損失甚鉅，今猶見滿街之殘垣斷壁也。

五月二十二日　晴熱

晨發瀘縣，由昨日原程轉回成渝路，在富集場早餐。午過隆昌聞有警報，抵榮昌已發緊急警報，市面商店均已閉戶疏散，同人從容午餐後，續向東行。過永川大安場，查勘本年三月在該地翻車失事之山坡，該地灣度並不大，此次翻車諒為司機疏虞所致。過丁家坳，天色昏黑，汽車藉燈光前行。午後九時抵璧山，寄宿車站。因一則旅館臭蟲肆虐，不能安眠，二則住車站可節省宿費之開支也。今日行一百九十三公里。

本日天氣愈熱，在永川閱寒暑表，室內溫度達九十度，同人皆汗流浹背。余每日就寢前作簡單沐浴，身體尚能保持清潔。

今日警報，據電話報告，係成都南郊被炸。（又事後據報載，遂寧萬縣亦被投彈。）

五月二十三日　晴熱

氣候愈熱，偶一行動，全身皆汗。晨，步行入城查閱養路第三總段帳目。午前九時發璧山，午抵青木關，許副局長由山洞來迎。午飯後，檢閱車站，自小龍坎檢查站撤消後，青木關地位愈見重要，車站收入日有增加。午後二時由北溫支綫赴北碚溫泉，公路依山沿江鑿石而成，甚為險峻，抵溫泉公園，宿柏林旅館。行裝既卸，入池游泳，水色清雅，溫度適宜，暢游二小時，盡興而返。夕陽西下，訪公園事務所主任盧君，承派員引導參觀各處名勝，如鐵瓦殿、乳花洞、熱水鯉等，皆林木幽邃，引人入勝。據談重慶南溫泉水為硫磺質，溫度較高，北溫泉水係石灰質，溫度與人體溫度相同，最宜游泳。晚養路分段劉君茶會歡迎，於熱氣侵襲中昏然入睡。本日行程由璧山至青木關十三公里，由青木關至北溫泉三十一公里，共行四十四公里。

五月二十四日　晴

昨夜天氣轉變，涼風驟起，今日滿佈陰雲，大有雨意。在溫泉早餐後，搭車沿北溫支線南返，一部份同人則買舟由嘉陵江而下，至北碚會齊，轉赴青木關，途中狂風大作，沙石蔽天。午後二時抵山洞

（卽老鷹岩）午餐，投宿雲龍旅館。更衣後，搭車赴渝市區訪晉三叔不遇，在兩路口略事逗留，卽返山洞。今日渝市縣三角空襲球，係敵偵察機飛川偵察。本日共行一百零九公里。以上川黔路成渝段及川滇東路隆瀘段，共行六百五十八公里。

五月二十五日　雨

今日細雨霏霏，原擬入城未果。午前赴許副局長處參加成渝路改善工程座談會。午後在經濟部平價購銷處供應站買襯衣一件，價較成都低廉四分之一。晚應許副局長在七七餐廳之邀宴。

五月二十六日　陰

早飯後搭車入城，行至新橋，遇空襲警報轉車回山洞，已發緊急警報。仕楊君處休息，敵機飛行聲及爆擊聲均遙遙可聞。警報解除後，檢閱團同人仍搭車赴市區檢閱路局在渝附屬機關，如駐渝辦事處，成渝路改善工程處，重慶車場，渝運輸區及車站等。余幷赴交通部會計處訪友，晚搭車回山洞。

五月二十七日　晴

晨搭公共汽車入城，查核重慶車站及運輸區帳款，並赴主計處買書，今日局長由蓉抵渝。

五月二十八日　晴

午前局長召集檢閱團同人開會，各科室就主管事項檢閱情形提出報告，並決定檢閱團團員一部份同成都，一部搭輪赴萬縣檢閱川鄂路。午後赴車站領取檢閱團經費，晚渝遷建區主任許黃二君邀宴於嘉陵江邊生生花園。報載英德海戰激烈，德擊沉英戰艦「胡特號」，英爲報復計，亦擊沉德艦「俾斯麥號」。

五月二十九日　晴

午後入城訪友，晚交通部運輸總局潘薛王譚四先生邀宴於上淸寺卡爾登餐館。檢閱團回蓉人員，於今日搭車西返，赴萬縣人員原定今日登輪，因有公務待商，決延至下一次輪船班期起行。

五月三十日　晴　端午節

午前赴歌樂山，今日佳節，異鄉旅居，倍增愁緒，午餐在許副局長公館，晚餐在楊君公館，大啖應節食品。

五月三十一日　晴

晚隨局長搭車入城，參加宴會，主人爲遷建區及成渝路改善工程處之各主管人員。

六月一日　晴

近幾日天氣甚熱，非常感覺難過，晨局長晌談公務。十一時有空襲警報，敵機九架由市空飛過，高射砲射出朵朵白雲，甚爲美觀。午飯後收拾行李，於烈日下搭車赴朝天門碼頭，登民權輪。途中見市區房屋多處被炸，並有未爆彈坑數處。將行李安置妥當，入城沐浴，並在功德林吃素飯，晚在第二舞場聽淸唱，就寢時已十二時半。

六月二日　晴

晨四時，天未破曉，民權輪啓碇東行，遙望山城，燈光閃爍，宛似空中小星。午前十時過涪陵，船上無線電報告有空襲警報，十時三十分，聞機聲隆隆，敵機九架由民權輪上空飛過，乘客以恐懼心情，在緊張空氣中渡過。午後五時抵萬縣，捨舟登陸，宿交通旅館，夜遊覽城內外繁盛街道，據余觀察，萬縣被炸損失，不若渝市之嚴重。是日重慶至萬縣共行八百華里。

六月三日　晴雨

天候仍熱，各地均成乾旱。今晨檢閱團同人遷住車場，友人丁君應約來晤，途遇警報（昨日係敵機二十七架襲渝）。同人往西山公園樹下品茗，午後上街買橘精酒多瓶，晚陰雲四合，大雨驟降，天氣轉涼，入夜雨聲未止，秧苗得此甘露，必能欣欣向榮，秋季豐收可爲預卜。

川鄂路成都萬縣段

六月四日　晴

早飯後候車，閱公路月刊多册，民國二十五年川省府曾有公路檢閱團之組織。今年係公路局檢閱團，名稱略有不同，團員構成亦異。午前十一時發萬縣，車沿山谷宛轉前進，過分水嶺後，登梁山，山勢頗峻，此次汽車所用燃料爲代汽油（係桐油及菜油提煉而成），效力超過酒精，一鼓氣衝上山頂，舉目四顧，羣山俯首，極一時之壯觀。午後四時抵梁山車站，入城遊覽，見街市房屋多被炸毁，晚回車站安憩。共行九十公里。

六月五日　晴

午前五時發梁山，八時抵袁壩驛早餐，十一時抵大竹，午後三時渡渠河，抵渠縣，本日預定宿廣安，因修理車輛，留宿渠縣，行一百三十二公里。午後六時許晚飯時，城內發出空襲警報，同人隨車疏散郊外，在渠江江畔休息，天已黃昏，警報猶未解除，乃步行入城。夜十一時許警報解除，始得寬衣就寢。本日途中三次翻越大山嶺，山道曲折，驚險萬狀。大竹附近數十公里，洋槐夾道成蔭，翳雲蔽日，車行其間，滿目流青，甚爲可愛。渠縣城內繁盛街道，已被炸成灰燼，聞去歲敵機炸後，曾繼續燃燒三日，損失之大，可以想見。本日警報，據情報所消息，係敵機數批襲渝，損失不詳。

六月六日　晴

午前七時發渠縣，由此西行，無高山峻嶺之險。九時抵花橋早餐，午後一抵廣安午餐，因買燃料，等候甚久。五時經岳池，八時於夜色沉沉中抵南充，渡嘉陵江入城，宿大同賓館。由廣安至南充途中路基路面及行道樹培養，均甚良好，惟有一二處坡度甚大，似須改線。今日行一百六十二公里，沿途所經，俱爲邱陵地帶，田野間樹木繁密，一片青葱，煞是可愛。

六月七日　晴

午前九時發南充，出城後即盤旋登山，午後一時抵蓬溪，當地

發出預行警報，入城遊覽。午後四時抵白鶴寺，因燃料告盡，停留一小時餘。午後六時，渡涪江抵遂寧，共行一百公里。南充蓬溪遂寧一帶，荒旱情形，甚爲嚴重，沿途所見田土龜裂，已插之秧，多已枯萎，未栽之田，比比皆是。夜在遂寧城內見婦孺結隊求雨，頻呼「天呀！」「天呀！」其聲淒厲，聞之心酸。若天再不雨，未來饑患，殊爲可慮。

六月八日　晴

今日轉道遂寧璧山支線檢閱，午前八時半發遂寧，抵銅梁大觀園午餐。四時三十分抵銅梁縣屬之陽峽鎮，一部份團員赴璧山。當晚仍轉回陽峽，借宿鎮公所。略事休息，躍入溫泉游泳，歷時一小時許，盡興而罷。入夜，皓月當空，清風徐來，爽我胸襟。飛機一架在上空飛行，並有探照燈自重慶方面射來，不知有無警報也。今日行一百八十三公里。

六月九日　陰

本日由原道轉回遂寧，午前七時二十分離陽峽鎮，汽車沿途損壞，修理費時甚久，電箱一度着火，幸及時撲滅，未成巨災。午後二時在潼南縣屬之塘壩鎮午飯，午後八時許抵遂寧，時天色昏黑，月光不明。遂寧車站因本團車久未到站，曾派出卡車一輛前來救濟。今日行一百三十九公里。天久不雨，銅梁潼南同感乾旱，各地人民紛紛求雨，本日雖有小雨，仍無濟農事。

六月十日　晴

本日因修理車輛，在遂休息。午前赴涪江游泳，江水清澈，可以鑑影。午後遊舟山公園及廣利寺，途中見遂寧南北壩灌溉工程，即將完工。涪江流經遂寧境內，雖有舟楫之便，而無灌溉之利，農民多種玉麥等旱季作物，故當局特築南北壩灌溉工程，將江水引入農田，以便改種稻穀，增加食米生產。

六月十一日　陰

午前五時四十分發遂寧，在樂山早飯，午後二時抵簡陽，吃牌坊麵，晚六時許抵成都東站。

本日共行二百三十公里，爲檢閱團出發以來行程最長之一日。以上川鄂路成萬段及遂璧支線共行一千零三十四公里。此次檢閱川黔路成渝段，川漢路隆瀘段，川鄂路成萬段，及遂璧支線，共費時二十四天，行公路一千六百九十二公里，又水路八百華里，今得平安歸來，完成任務，殊可慶幸。晚飯後，團員各回家安歇。

成灌路

六月十四日　晴

本日余隨檢閱團視察成都車場，材料總庫，成都運輸區，及灌縣段。午餐後檢閱團赴灌縣檢閱成灌路。余因局中公務待辦，且過去曾三遊灌縣兩登青城，故未同往。查檢閱團十四日宿灌縣，十五日登青城山，宿上清宮，十六日下山，經灌縣返蓉，計往返共行一百三十八公里，又山路四十華里。

附記

總上所記：此次檢閱圑共費時四十五天（在成都休息日期不計），共行公路三千三百九十六公里，又步行山路三百一十華里，水道八百華里，以公里合華里二里二計算，公路山路及水道共行八千五百八十一華里，昔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此次能於短時間，環遊全川，行路將近萬里，遍遊川省重要城市及風景區域，實爲生平之大快事。昔太史公好遊天下名山大川，而文益奇，胡展堂先生登蘇省某山，曾有聯云：「在家憂國書生事，登山臨水節士心」。吳雅暉先生以雄，奇，幽，秀，四字表示四川四大風景，卽所謂「峨眉天下秀，巫山天下奇，劍門天下雄，青城天下幽」是也。余素喜遊山玩水，二十五年冬，由京入川，已覽巫山之奇，二十七年夏遊灌，復探青城之幽，此次則觀劍門之雄，賞峨眉之秀，且遊濮嘉山水，歸蓉旬餘，默憶途中景象「歸來寫還壑，猶勝入閙曲」，山靈之化入深矣。

此日記稿，係於旅途勞頓之餘倉忙寫成，返蓉後，公私事務交忙，且値盛夏炎熱，無暇執筆修潤，文筆拙劣，恨不能述名山大川之勝於萬一云。

民國三十年七月五日於成都西郊犀浦玉泉寺。

西北——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老家！

我們的領袖　蔣委員長曾鄭重地再三的說過：

——「偉大的西北、是今後中華民族的建國地」。

要開發西北，必須便利交通；要建設西北，必須有賴於科學儀器。

敝行有鑒於此，特購運大批測量儀器，以供各界　諸君參觀購用，不勝歡迎之至。

重慶文匯貿易行謹啓

電報掛號：第九〇二二號

地址：重慶保安路第20號

溫泉小憩

金洪根

溫泉像一個村姑，含羞地躲在安寧背後，始終用驚羨的大眼睛，注視着昆明的繁榮。聰明的人們不會埋沒天才，忘掉在天然的秀美上加以文明的修飾，現在溫泉已經摩登起來了，有精緻的別墅，有不滅的電炬，濃抹盛裝地屹立在山叢裏。她會不會因此而向荒山訴說寂寞？不會的——昆明的名勝客車正每天輸送着遊客去安慰她，而且爲她的美麗傾倒。

我是千百個遊客中的一個，感謝交通的方便，它使我在二小時內完成了四十公里的旅程。雖則車子向西奔馳時禁不住內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去歲退出緬甸時沿途的艱苦，又從心底浮起；而現在車子又帶着我向西馳去，從車窗裏望出去，滇池還籠罩在晨霧裏，朝陽射在霧上，混成金色的一片。

跳下車子，拍拍塵土後，溫泉第一個給我的印象是「富麗」，宮殿式，法國式，西班牙式……各式各樣的別墅星羅棋布在半山腰裏，線條和色彩把溫泉點綴得可以向昆明驕傲。

僥幸得很，在滌塵小憩裏找到了一間房間，上次 委員長訪印緬歸來，遊溫泉時，隨員們就寓於此。茶房很年輕，有着孩子般的天眞，以驕傲而興奮的口吻告訴我：他已親見過 委座的丰采。

溫泉的水是石灰質，對於皮膚病患者沒有好處；但居民們却感恩不淺，日常生活省掉不少柴炭。據說這溫泉還有一個特異的功用：能夠長毛，禿髮的人屢試屢驗。

在浴室裏洗了一個最舒適的澡。浴室建築得很講究，全部用玻璃磚堆砌，浴池之外，還有淋浴及臥床設備，泉水頗熱，因此高暢和通風仍不免使人感到窒息。爬出浴池，疲憊地躺在軟軟的沙發上，渾身鬆懈，我開始贊美起生命，和這世界上的一切。

下午邀遊以「朝曦映月」聞名的曹溪寺，這廟以前大概輝煌過一陣子，現在却已逐漸凋敝。正殿上有佛三尊，殿前屋簷下有一個圓洞，正對佛額；據說每隔六十年的中秋節晚上，月亮便恰從這個洞中穿過，射在佛額上，發生奇異的聖光。可是這種奇跡每隔六十年才會有一次。去年中秋節便是這日子，因此遊客都不遠千里而來瞻仰奇景，甚至在渡河時擠翻掉一隻渡船。可是結果呢，剛

到這時候，月亮忽被一朵烏雲遮住，致這六十年一度的奇跡，輕輕的錯過了，對於好奇的人大煞風景。

「朝陽映月」和「金碧交輝」是昆明二大勝景，「金碧交輝」者，金馬牌坊之日影與碧雞牌坊之月影適相銜接，其日期和「朝霞映月」相同，也是六十年一次。今年是烏雲不作美，沒有證明給我看，是眞是假，讓六十年後的子孫們來證明吧。

曹溪寺古蹟頗多，有崇禎皇帝之御筆「松風水月，」寫得龍蛇飛舞，筆飯淋漓。寺院裏有一棵元梅，一株曇花，我們去時元梅正開得繁茂，清香四溢。曇花枝幹粗大，據看過曇花的友人說，曇花開時甚碩大，歷十餘分鐘便凋謝云。

珍珠泉離曹溪寺約一里，泉甚闊大且深，可是沒有大理的珍珠泉精緻，尚無人工點綴。泉旁有李根源氏所書石碑，又其旁有一舊碑，字跡已模糊不可辨，認了半天，才依稀地看出是「涕珠泉」三字，可見這泉的歷史已很久遠了。

第二天出去訪故友，一同漫步在幽靜的別徑上，談敘往事。看晨霜蓋盡了人工的富麗，像一個為眞理而死的戰士，又英武，又偉大！泉上冒出縷縷烟雲，彷彿是他快要冷却的熱血。看溫泉浴在晚霞裏，姣艷得像十六歲的少女，被人們多看了一眼，就要羞澀得俯下了頭。……………

三天，似乎一轉眼間就消逝了。

第四天，我吹着口哨，輕鬆地上了車子。引擎一響，友人揮舞着的汗巾就消失了；我探出窗口，飛快地瞥了一眼瞬息即逝的溫泉，然後滿意的坐下來，回想這次旅行的收穫：覺得並不需要留戀，因為短短三日的小憩，已洗盡了我二年來碌碌異鄉的塵土，和人事的紛擾。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於昆明車家壁

歐洲淪陷區珍聞

在不久以前，丹麥國王忽然看見一面納粹旗幟飄揚在一座丹麥政府的建築上，他于是去見德軍司令，說這是違反德丹協定，令他立刻將旗落下。德軍司令說，這是柏林來的命令，不能遵辦。丹王說「限你十二點以前將旗降下，否則我將派兵去取下」。十二點差十分時，納粹旗仍然凌空飄揚，丹王於是宣布將派兵去降旗，德軍司令說勿論何人降旗，均將開槍射擊，丹王說我就是這兵，看你們怎樣，十二點差五分鐘時，只見光光的旗竿，納粹旗已不知何處去了。

四七—〇五四

菜坑山民的宗教與習俗

孫誕先

要研究山民的社會文化，就必須明暸山民的宗教與習俗。因為：第一，現在的山民生活，還停留在半原始的形式上，而在初民社會裏，宗教是代表全部的文化生活的權威；第二，一個社會文化的決定，雖是基於生產關係與政治制度，但它的最具體表現，卻在社會的風俗習慣上。

粵北陽山菜坑山民因遷徙經歷，對平地文化的吸取機會較多，所以宗教與習俗已很少保存舊俗。然就我們調査結果，亦具許多原有的宗教與習俗，茲就「宗教法事」「道師」與「婚嫁」「喪葬」四節概述於下：

一、宗教法事

拜王與度身　在菜坑山民社會裏，最大的宗教法事，要算「拜王」與「度身」。「拜王」叫「小登科，」人至成年，稍能讀書識字，即可「拜王。」「拜王」請道師三四人來家作法，遍邀親友，熱鬧三晝夜，飲酒狂歡，無他事，其目的僅為取得社會地位與普通宗教法事之參與權而已。

「度身」叫「大登科，」所需費用較「拜王」大二三倍（約千餘元，）所以「拜王」普通都能舉行，而「度身」卻非有錢者莫辦。但此費用，不一定自己拿出，如酒肉禮金知親友戚都有餽送。

度身時請道師二十四人來家作法事七晝夜，其法事程序如下：

第一日　小封齋
第二日　大封齋
第三日　裝壇
第四日　中夜
第五日　老君過度
第六日　開天門
第七日　走刀山

度身之家，其門前張掛榜文一道，節錄如下：

「北極驅邪院醮壇內給出關粮公牒一道
玉清正教元始天尊符命告下壇令出入兵馬諸位軍糧盤存
壇劄守護家壇越王民有錢錢行將是奉行出入飛報廣東廣

西廣南廣北各處一百二十餘廟鬼神王各一撥差兵將盤糧斗馬草聽候代等弟子某某勅受玉皇律令帶出兵入治瘟救病打邪不得有誤……如有不尊帝令仰差當日奏使功曹賫奏　金闕玉皇門下依律除斬後奏施行天將斬勿得容情所有壇司須至出給者右仰牒下本壇功曹准此」

法事完畢，除謝道師百元外，更送大道師每人肉二十五斤，小道師十餘斤。

男子度身以後可取得數種資格：1。得村長候選權；2。死後靈魂可入天堂；3.可主持大法典。女子度身後也可取得數種資格：1.受村人尊敬，可享榮譽；2.死後可稱為「娘」（未度身的死後只能稱做「者，」如盤氏者，）3.可入天堂。

求雨　山上沒有大江河流，池沼湖泊，以調劑雨量灌溉農作物，一遇天旱，輒有求雨。斯時根據評皇卷牒的規定「准令天時不雨禾稼旱焦，仰王傜子孫，依時出縣，祈求雨澤，福國裕民振宗廟。」可以向天求雨。

求雨由村長傜練發起，而請老傜主持之，設壇於他們唯一的救命大王廟　盤古大王，四壁張掛神畫十五幅——雷公，閻王，太上老君之類，上張闊約一丈之橫披一幅，繪有手執紙旛朝笏之小神像三四十尊，盤古神像——係木雕——前備生米一碗，酒四五盅，燃一盞油燈。道師身穿紅袍，戴烏道巾，赤脚，手執鐵刀和香棒，戴白髮道顏似太上老君之而具，在鑼鼓喧噪中，發符作法，或禮拜步法，似有一定，兩人如甲圖隔三圈後，一碰向內如乙，一圈三拜，一反圈即九拜，九反圈換香一次，日夜誦經，務必求得甘霖而後止。



其「求雨疏文」節錄如下：

「……伏唯盤傜子孫，自祖以來，耕種山頭，得荷　天地蓋戴之恩，藉日月照臨之德，蒙神力以扶持，蟻猺以農耕山為業，傍嶺為活，衆姓自祖以來，三月初三日叩許長願，各家子孫男婦撒種五谷什糧等項，夏月耕種鋤扭草，秋季之時，只望禾苗發秀，滿地蓋青。誰知雨水飄行別方，遠望四方雷鳴，振動本坊云茲天焊，牗胎燉燴，土傳旱死，衆姓惶悚，切實高秋，無望卒歲：慶請命師劉立雨壇……上奏玉闕、……伏望慈聖大開洪恩……以後天天賞賜雲雨，三日賞雨，三日潤濕，死苗胞胎，出葉開花，……五谷得造豐登，蟻猺蒙慶更生……」。

疏上蓋有老君硃印，印形如下：



四七—〇五六

二、道師

道師卽八排所稱之生公，（卽道公）爲宗教之執事者，一類之傜佬（地位與傜練同）每每是大道師兼任，凡喪葬，祭神，問卜，消病等，均須道師爲之趕鬼作法，道師有等級之分，普通都須經過拜王禮後，才可參與宗教法事，唯大道師則未經過度身大典不能任。蓋大道師非特受財產與資格的限制，卻還受年齡的限制，大致人至五十左右受村人尊敬，舉行度身，而各種經咒符籙都熟悉時，卽可領大道師（傜老）之榮銜。

爲道師者，都能演魔法，畫符，如度身時之「過刀山」「開天門」等。均富有原始之神秘性，惜我們未能親見其施法實情，茲僅採得其符籙數種如下：

（一）



此爲收邪驅魔符，道師演法時，以鐵刀刺符焚化，口唸咒，噴酒，跳躍作驅鬼狀。

（二）



此爲道師作自衛用之驅鬼符，山民迷信，如路遇鬼，可用指畫此符鬼卽害怕逃去。

（三）



此爲「殺鬼符」道師演法時，先作見鬼狀，向前作「×」字步，手執鐵刀，口中唸太上老君咒，奮勇作殺鬼狀。

棠坑道師，還有一特殊點，是不兼教書職務，山民也僅承認其有宗教地位而無教書本領，不過道師之爲山民社會的知識分子，與其有度身資格的社會地位，仍不可忽視也。

三、婚嫁

棠坑山民的婚姻形式，大致可分爲買賣婚，贅婚，與童養媳三種，茲分述如下：

甲、買賣婚　由於財產私有制與父權家長的家族制的確立，而產生買賣制度，在這種婚姻形態下，青年男女失掉了選擇配偶的自由，完全聽命於家長，而女子尤纔爲家長的奇貨，操指買之權。像做一般買賣須請中間人論價一樣，娶妻者也先請媒人赴女家與家長商議，得到同意後，再由男家送上聘金數十元至數百元及豬肉百餘斤，作爲訂婚禮，然後再擇吉迎親。婚禮與漢族無大差異，惟酒肉之費大得驚人，有化至三四百元至五六百元者。如婚者與拜王同時舉行，則所費更大。

乙、贅婚　因爲評皇卷牒規定，「十二姓王猺子孫，自行嫁娶，

不准與異族交婚。」所以產生了招壻之婚。贅壻在茶坑特別盛行，中茶坑二十三戶中就有八家是招壻的，其最顯著的原因是贅婚所費便宜，只十二斤黃豆兩隻鷄與十二斤肉就可。婚後壻長住岳家，岳家財產即以半子資格可與妻舅析產，如生子女，則依次各姓（如長子母姓次子父姓）。

丙、童養媳　在買賣形態的婚姻制度下，女子成了賺錢的圖利的上等貨，人要「討老婆」就非數百元莫辦，而窮人就只可望洋興嘆，在這種情形下就產生了「童養媳。」

童養媳大多以年不滿十五歲之貧苦女孩，買來作為子媳，長大後，補行結婚禮，然也並不一致，隨家境許可以為定，此種婚姻是最簡單的，但以宗法組織來說，却比對婚為進步。

雜婚與同姓婚，在茶坑是被禁止的，但因招壻與母姓的關係，姓氏血族也不無混雜之嫌，因此所謂「十二姓王豬子孫」的純血統更難存在了。

四、喪葬

畬民既信鬼神，對人死喪葬，亦必請道師為之送鬼作法事，其意義在超度死者靈魂昇天，所求生者安寧。其經過情形，約分六個節目，簡述如下：

（一）鳴砲　人死後，放三砲以為訃聞，親友聞砲聲即往吊。

（二）拜四方　道師於正堂中設一圓桌，桌上置燈，燃香，道師敲鐃鈸，圍桌朝拜，繼之跳舞。

（三）開天門　這限於度身者方可舉行，意思是送死者靈魂入天堂。

（四）驅鬼　道師持刀唸咒，遍赴各室，作逐入狀，繼至門外，以刀相向，表示鬼已被驅出外，並撒法水，以刀碎碗，擊鑼鳴角。

（五）出殯　用棺出殯，送殯者僅死者之子女，及道師二人隨往，至坟前作一祀禱儀式，吹牛角，撕紙錢，呢喃唸咒，焚化，謂之「安靈。」

（六）送神　出殯後，兩道師並立正堂中，執杖俯仰旋轉，如是者三次，然後將堂中所懸之白紙榜及白紙條撕下和紙錢一同焚化。

出喪後，子孫為死者做七，其禮與漢俗同，男子蓄髮一年，女子頭遮黑布，子孫如已入學則停學三年，以示帶孝思念之意。脫孝除服時，也須請道師誦經，中有「燒孝歌」者，非常感情，令人悽傷，茲抄錄如下：

月頭出早着雲遮　世着三歲子無爸
世着三歲無爸姐　假淚流落衫邊遮
月頭出早着雲遮　當初落地無爸娘

當初落地無爸娘　眼淚流落衫頭流
孤獨子　元能細坑孤獨鷄
人家有爺又有姐　子屋無爺無姐守孤寒
孤獨子　元能細坑孤獨鷄
一更飛上離根脚　三更飛下水深河
左手執人留𩟔飯　右手接人茶碗湯
歲寒女　歲寒男女着人圖
行過路頭落草死　行過深坑木扣枯
單身子　自己點火自己吹
吹飲無人相對坐　出路無人望子歸
孝男孝女孝三月　孝爸孝姐孝三年
孝落三年脫下孝　下水求魚也得上
天光落葉歌堂散　脫下孝頭放火燒

五、後語

從上文敍述中，我們可以知道棻坑山民宗教習俗的一般，而其特點在：

甲、宗教道教化　我們考察山民的宗教信仰、儀式、經咒、可知山民自己本無宗敎，其所依爲信仰之神及儀式經咒等，完全爲平地所傳入。比如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道教神祇，在他們意識中都是極被崇敬。盤古王雖受尊敬，但不能代表山民全部宗教信仰，原因是山民只認盤王爲其宗主佑護之神，其力量還不若太上老君之能通天堂，達金闕。從道師經咒上所用之「太上老君勅令」及符籙上所蓋之「老君印，」是可證明山民宗教生活道教化。

乙、習俗宗教化　棻坑山民習俗，雖較八排傜爲文明，如禁止雜交，結婚不用道師送鬼，死人不坐「老人椅」出殯等，但以一般習俗來講，仍不脫宗教意味，如迷信度身，死後靈魂可入天堂，生前作惡，死後變狗（生死輪迴說）；喪禮中的驅鬼，符籙之能驅邪治病等，在在均可看出宗教的色彩來！

行李

金

讀隨園隨筆「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注：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以李行爲作客之衣裝誤矣」！是則此誤自淸已始。

四七一〇五九

康定瑣誌

李致剛

在抗戰建國並進的今日，開發邊疆，移殖人口的工作，引起了國人非常的重視，「到邊疆去」的口號，更成為年來極需要底呼聲。筆者平生愛好山水，對於各地名山大川的煙容雲態，格外富有興感與想象。去年因朋友赴西康之便，邀我漫遊，於是摒擋行李西行，後來也為了朋友的原故，僅僅作一次西康省會——康定的短期旅客，時間雖短，當時路有記載，現在將牠整理出來，作一個康定實性的報道。

一、形勢和通道

康定是西康省第一城市，又為今日的省會【註一，】舊稱「打箭鑪」【註二，】簡稱「鑪城，」四川入藏的主要道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的所在。牠的位置，在大渡河支流，雅拉溝和折多水會流處，東去大渡河岸六十里，全是深峽，其間水流的漂激，飛瀑的相嬗，僅六十里距離，水面的高度竟差到一千三百五十米達。這條峽水，名叫「瓦斯溝，」四川通志稱為「瀘水，」從古迄今，川康的交通，都是從這條峽路至康定的。除掉這條路，另外再沒有第二個可通的道路。

康定城西河谷開敞，很有幾條大道通到各處：

東面：自康定瓦斯溝，瀘定縣，化林坪，漢源縣，宜東鄉（泥頭）黃泥舖，麻柳場（正站）雅安縣（雅州）至成都。

北面：自康定雅拉溝道大小金川，泰甯，道孚，鑪霍，甘孜，瞻化，德格，和甘肅青海兩省。

西面：沿着康定折多水通裏塘【註三，】巴塘【註四，】察雅，昌都……到西藏的東部。

南面：自康定榆林宮河，通九龍，木里和雲南屬的河墩子

西南面：自康定折多塘，沿毛家溝崎嶇窄小的山徑，通吉曾，甯待，歹哇各村。

雖然交通工具不完備，可是因通達各地的原故，所以川滇青甯陝甘藏……各地的商賈都聚集康定，為茶，藥材，皮毛的集散地。

二、建置，人口，商業

從各種書籍記載，關於康定建置的沿革大要，是這樣：「康定最初為南詔國轄地，宋沒入西番。元自蒙古經青海至西康，即以其地隸陝西中書省，下置長河，西魚通，甯遠，甲拉（一作卡拉）……等土司管轄土民。康定為甲拉土司轄地。土司制度自元明以至清末，才告結束。甲拉土司的後期，清初改為「明正土司，」宣統三年裁撤改流，又清初雍正七年置打箭鑪廳，以四川雅州府同知駐此。宣統元年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請建西康省，裁廳改為康定府，民元廢府改縣。

民國二十七年調查全市人口，共有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二戶；抗戰軍興後，人口激增到三萬九千零八戶。

康定在唐宋以來，隨着茶馬的交易，日趨繁盛，據舉書記載：最初由臨時架設很簡陋的帳幕，作為臨時市場；和建築碉房的鍋莊（其義譯後）交易，每月有一定的日期，集會過了便星散。到了清初明正土司極盛時代，市面繁榮，已不是從前趕集的形態，現在康定住民十分之八九，都是商賈。據民二十七年的調查：康定東南北三關徵稅稅款的統計：約年在六十八萬元上下。收入最旺的，要算東關，由雅輸入川省的貨品以藥材為大宗，其次是皮毛，由川省輸出的第一為粗茶，其次是布帛雜貨。騾馬馱包出入上面的三關的，每天最少也有三百五十頭至五百頭之數。

三、氣候，物產

康定海拔二千五百四十公尺，但牠的高寒却在三千公尺以上，因其南面緊接着高山；北方却很開豁，東面的瓦斯溝雖通大渡河谷而絕峽（九十度以上）極深狹，又東西向很不容易接受自南方來的溫煖氣流，還有四圍雪山高聳，多在五六千公尺以上。雪氛圍侵，亦是致寒最大的原因。夏季最高溫度七十五度。冬季最低在五度，有時竟降到零度以下五度。舊曆六月以後無滴雨下降，重陽後即開始降雪，直至明年三四月雪才溶化。所以康定高出瀘定縣僅有一千二百三十公尺，然而牠一切物產氣候，已有顯著的不同。

康定附近除稻穀不生外，如青稞（黑麥之一種）及麥產量均很豐富。白菜較故都北平還來得大而結實，蠶豆竟有拇指般大；四季豆亦有六七寸長。至於牛羊肉的肥美，是內地人少見的。

酥油用牛羊乳酪製成，製法同西藏，土人以為主要食物，價值很廉，牠所含成分高於內地西餐用的黃油，但製造方法拙劣，發酵有強烈奇臭。

四、交通，文化

自成都至康定，通常由成都乘汽車至雅安，雅安以西交通工

只僅有滑竿或馬匹。川康公路由雅安取道天全兩路口一段，可乘汽車但常常靠不住有車所以去康定的人們多沿着瀼源越相嶺的路，經過的路線如本篇上面（一）項東面通道所列。

康定有電報局可以拍發無線電報，郵局是一等局。

談到康定的文化，實在慚愧！圖書館雖有一所，只有一兩月前成都重慶的報紙。至於書籍除掉幾種宣傳品刊物外，實無一部可看的書。中學一所，小學共有四所。最近省府籌備高中因經費問題，實現的時間，還有期待！

五、市街，城郭，官衙，教堂寺院

康定的市街，跨折多水，有大街二道，長各二里，南岸為蜂窩街，大石包街，馬市街。北岸為營盤街，諸葛街，老陝街。連繫兩岸的木橋，共有四道，計有上中下三橋和將軍橋。中橋左右為康定的心臟，百貨雲集，將軍橋是前川邊鎮守使陳遐齡所建。市街兩岸，均緊接山麓，南面為跑馬山山盡峭壁，在九十度以上。牠的得名，或許是因每年夏季本地的土人都在這山上面舉行賽馬而得名。北面為子耳坡，稍較平夷，山腹以下，已開闢成菜圃。往上走去，完全沒有通路可攀，惟有當折多水雅拉溝流入處，有城截着，稱為南北關。東面當瀘水去處，名為東關，城不相連，以山為障，周圍共一百四十五丈。據四川通志載是雍正八年建築的。自蜂窩街出東關為入川的大道，馬市街出南關為去巴塘裏塘的大道稱為「南路」。諸葛街出北關為赴道孚甘孜瞻化（瞻對）的大道稱為「北路」。此外如登子耳坡的山腹小路，可通到上下牛廠。

西康省政府，在城西子耳坡下，其地包括有舊打箭鑪軍糧府，清末的康定府署，民初的康定縣署，上年的西康政委會和舊明正土司衙門遺址，省府各廳處，完全集中在此治事。

康定縣府在北關內，其地為清代的營房，民初縣署由子耳坡下移此。

舊阜和協台衙門，在南關內，民初為川邊鎮守使署，今為駐軍師司令部。

天主堂附設有拉丁文學校，修道院，聖修醫院，孤兒院……等，在南關外的極端。又有康化小學，禮拜堂均在省府附近。牠的規模宏偉，組織縝密，內容整潔，經費富裕，潛勢力碩厚，隱然與地方政府抗衡。

福音堂主持人為坎拿大籍牧師，在康化小學西端；美籍教士辦的安息會在諸葛街北，亦有學校醫院……等。

全市有喇嘛教寺院七所：盎雀寺在城中，南無寺在南較場，這兩寺都是黃教寺院，每寺各有喇嘛僧七八十人；還有紅教的杜查寺，在南較場，多結寺在子耳坡，兩寺喇嘛僧各有二三十餘人。考康輶紀行所載，在清嘉道時，「全城喇嘛僧共五千七百餘人，冊結

冊單錄者一千四百餘人」現在合計不到八百人，社會是進化的，宗教的力與日俱減，想是必然的吧？

六、明正土司　鍋莊

據四川通志載：

「國朝康熙十五年設明正宣慰使司，管轄番民……康熙三十一年裁撤……四十年復設……共轄安撫司六；土千戶一；土百戶四十八……」。

又據鑪邊紀要云：

「昔明正土司盛時，鑪城儼然內都，各方土酋納貢之使，供應差役人夫，部落茶商，四時輻輳，騾馬絡繹，珍瑰薈萃，凡其大臣所居，即為騾商集息之所，稱為「鍋莊」，共有四十八家，最大者八家，稱之曰八大鍋莊。……」

讀了上面的紀載，可以明瞭當日明正土司極盛時代的情形，和當時康定繁榮景象，自清末宣統三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奏請將明正、魚通……等土司繳印改流後，現在的明正土司僅成了歷史上名詞。明正的家庭，丁男死絕，僅有幾個寡婦守着私產，毫無號召能力了。至如各「鍋莊」，現仍擁有雄厚的資本，操縱着康定的金融，雖沒有「故國相臣」的淫威，但還具有強大的潛力，來推邊社會，據本地的人告訴著者，從來駐守此地的文武官吏，對於地方事務，有關各鍋莊的，多所遷就，可想見他們的力量。

康定「鍋莊」中的巨擘，為瓦斯碉，位置在二水會流的地方，構築華麗的房屋，積蓄很富裕，在康定商場占第一位，康藏巨商都集中在此，可以說是團結的中心，其他的「鍋莊」是不足比。

七、市容，旅館，飲食，娛樂

康定市街，還是若干年代遺下來的，因多風的關係，房屋建築得很低矮，用鵝卵石嵌成窄狹的市街，蘙穢滿地狼籍。有些小巷，簡直是一所大溷廁。市民飲料供給的水，就是通過城中的折多水，尤其混濁不堪，「衛生」二字，在本地人們是沒人注意的事。醫藥更不用提了！

旅館最近東關外新開幕的有交通旅館，佈置上在這邊地還可以馬虎說得上「好」字，館內附帶作酒席生意，省府各廳處局宴客多在此處，其他旅棧，內地去的人是不容易住下去的。

飲食館，除掉茶館不及成都考究清潔外，數量也相當的多，營小吃和便飯的，共有二十五家，不過價值是貴得驚人！

在這荒寒邊塞，正當的娛樂，可以說是毫無；有的也不必敍述來浪費筆墨，讀者或能夠「必照不宣」吧？

八、風景線

康定的風景，歸納攏來，不外青色的天，各色的雲，大風，高山，明月，白雪，河流七種，可以概括無遺了。

晴朗的日子，在康定可也不少，每逢晴天，天空特別澄澈，沒有纖雲，這與內地的天空，常常地被浮塵掩混成破舊布一樣的色彩不同。四圍爲接連不斷的高山阻隔，祇顯露出正中蒼碧的一塊。要於雲呢？總是整齊地三五塊輪廓分明貼在蔚藍的紙上，但雲色不一定純是白色（白雲較多）有時作金色，緋色，而是碰碎在岩石上海濤般的亂雲，這種雲，大半聚在距康定百餘里的雅埂雪山上面，每値晴朗天，太陽照耀着雲和雪，都反映作金黃色的光芒，眞美麗極了！這引人留戀的邊塞景色，內地是不易看到的。

風，在康定卻與川省內地迥然不同，每天（不問季節）在午夜十二時以後，狂風大作，其聲勢和萬馬奔騰般的音響，除夏秋較爲和緩，僅在空中發出呼呼地嘯聲以外，在春冬兩季，尤爲厲害，旅人們枕上聽着，不免有邊塞淒涼況味！

……康定的山，是高峯插天，由西至東連續着不斷，一層更比一層來得雄偉，山上是黃茸茸地，地氈似的淺草覆蓋在上面，邊城景物，全憑這單調磅礴來點綴。這些山嶺偶有一二土人穿着紅色或黃色的服裝，放牧牛羊，總覺得異國的情調很豐富，我們如將康定的山移在內地，自然是乏味，而且不相稱；若在邊塞確是風景線的點綴了。

康定的月，比較各地都皎潔；因爲地近高原，空氣清新，空氣中極少浮塵；和龐雜的水蒸氣蒸發的緣故，我們在這萬山之中，四圍寂然，有此一輪清光晶瑩，彷彿是內地中秋月一般，至於「山高月小」，確可以描寫此地的月夜，是多麼富於詩意。

雪的降落，在重陽以後，到立冬以後，鵝毛片雪時時降落，著者昔年讀書故都，冬季雪景的美麗，迄今常在腦子裏追憶回味，人事的羈絆和國難的今日，不知什麼時候再去欣賞。去年旅居康定所看見的雪景，卻與北平彷彿；或許厚度還要加強一些。最美麗的雪景是在雅埂山；其次冬季每次降雪的厚度，總在二公尺以上，是比北平的雪，更來得偉大。惟有康定北關外十二里的二道橋溫泉所在，每逢降雪時，浸在燥熱泉水中沐浴的人們，眼望着陰雲晦濛的天空下，北風呼呼地捲着大片雪花飛舞，自己好像放在宇宙中安全而又舒暖的綿被中裹着一樣。

溫泉設備很簡陋，形式上分普通與家庭間兩種。

康定惟一的河流，就是子耳坡和跑馬山間一條小小河流——折多水——河幅雖然狹窄，牠決不是恬靜的，牠卻湍激冲盪，洶湧澎湃，驚天地在怒吼着，象徵着「人類生活，卽是戰爭」決不是平靜中去求得，河中的水很迅速的奔馳，更顯示時序不停，我們應當努力爭取光陰的一面好明鏡。

年來，沿着河岸有人掘開小溝引水發動水輪，每値風清月白

之夜，尤其秋夜，顯出異常澄澈，水底碎石和遊魚，俯瞰可數，一種清冷的景色，沁入心脾。

九、結論

「萬里邀遊，西出鑪關天盡頭，……美味珍羞一筆勾，……

……」是清初果親王鑪關十筆勾之句。著者未去康定之先，理想中以為康定一定是「蠻烟瘴雨；」「苦寒窮鄉，」一切和一切，都與內地逈然不同，後來親歷其地，才知從前的假定完全是錯誤的，康定若與「遠山如畫，江水鮮明」的成都，和川西平原，以及眉嘉一帶相比較，誠然是「人間，天上，」但康定有牠的偉大；有牠的特點，如像康定雖不配說到「文化，」……而康地人民誠實溫厚的性情，勇敢強健的體魄，決不是我們內地漢族同胞所能「同日而語」的，尤其在抗戰時期，著果訓導有方，可以成一支鋼鐵般的生力軍。

可是，現在的康定雖披上了戰時的服裝，然而一切形態，還是「從容不迫」緩徐地踱着方步，「為政在人」這不能不囑望邊塞賢明的當道！

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成都修正

【註一】：清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請建省，以巴安府為西康省會。

【註二】：相傳蜀漢諸葛亮南征孟獲，令將郭達造箭於此，故名。

【註三】：巴塘，即建省改名之巴安府。

【註四】：裏塘，即建省改名之理化府。

遊呈貢三首

鄭臨川

一帶煙林碧樹村，纍纍果實映纖根，此番亦作偷桃客，身到西天王母園。

登臨間趁夕陽天，水滿滇池稻滿田，指點綠陰環繞處，依依茅舍起炊煙。

住得滇南四季春，雲山歷歷眼前新，歸途好景摹難似，細雨斜風驢背人。

四七—〇六六

刼後葡萄欣勃發

胡宏基

三十二年一月，承教育部之介紹，充雲南保山農場副經理，兼雲南省立保山農校教師，感國家之厚恩，荷友人之幫助，於軍事傍午中，得免旅行之困難，而往滇南，亦云幸矣！

一月十五日，歌山農校同仁，為余餞行，十六日應馬超俊夫人之餞別，正式與歌山農校告別矣。在渝候車，承林君星平之招待，小住伊家，林君係蠻日緬甸報界之鉅子，文學優良，伊請余代修葡萄之枝，余欣然應命，君樂而感懷，吟七律詩一首；

歸來華屋半邱墟，滿目蓬蒿待掃除。

刼後葡萄欣勃發，舊時燕雀聚如初。

警心歲月今非昔，回首樓臺恨有餘，

督本臥薪酬素志，漫牽蘿梗補茅廬，

刼後由鄉回渝，修補茅屋書感，錄呈宏基先生吟正。星平初稿。

三十年十一月寫於渝寓。

林君並為余介紹江君道森，為余接洽車輛，殷勤盛意，極為可感。

二十日雇車由兵工署江君處出發，至海棠溪九公里朱君處候車入滇。鄉居數日，心意不寧，感交通之不便，與滇防之重要，此時正值敵人猛攻南洋之際，緬甸之安危關係中國與世界之存亡。故守緬甸，即所以固滇防，固滇防即所以存中國。故余之此行，諸友均為相驚而示反對，惟余以愛國心，與事業心甚重，絕不為動。因念余既不能為國家直接殺賊，亦當為國家生產，及教育農界青年。並間接代滇南民衆，安定人心，發展中國後門已變大門之國防前線之農業。遙壯在緬軍隊之士氣，並望在緬甸軍隊，能明瞭此一戰關係中國及整個世界之存亡，個個抱殺敵致果之心，有進無退之志，則余身雖在農業崗位，而心實為後方勤務之宣傳家焉！

廿八日附軍車往貴陽，中間在綦江，桐梓，遵義，各停宿一天，三十日安抵貴陽。此批車共八輛，內裝迫擊砲及黃燐彈，甚為危險，上月曾於行車時爆發一次，死傷多人。且此車司機及押運員，均極不法，一路敲索金錢，殊堪痛恨。余因在車上受擁擠與震顛之苦，不料到貴陽後，竟發大病，十八天，左手左足，麻木不仁，至為痛苦。而押運

員陳某覓尾隨余，又在貴陽敲索數十元。使余受病，化去數百金，經濟精神之損失，有何代價，足以抵償我也。

回憶由渝至筑，一路皆崇山峻嶺，峭壁懸岩，最危險者，則以花秋坪爲第一，山高多在三千公尺，汽車上一山，須盤旋數十彎環。沿途目擊覆車十餘輛，驚心動魄，不能不生無窮之感。黔境內、山多崇高，森林稀少，土質瘠薄，多黃色重粘土及礫質粘土，民居房屋，多以石疊，上蓋茅草、人民破衣蓬頭，同陝南之丐民，不似四川之民殷物阜也。

二月十八日爲舊歷新年初四日。余因病稍痊可，搭票車化一百三十五元五毛到曲靖。中間在安順，安南，盤縣，平彝，曲靖五站，各宿一天。二十二日搭火車（川滇路）往昆明，化十七元，共行三百華里，需時一天。途中之火車有四輛覆出軌外，殊足令人動心駭目。夜七時抵昆明。宿於聖公會內，共用三百二十元。抵昆明後祇餘一百元，昆明距保山尚有六百餘公里、不得已，祇得發電求助於楊校長及陝爕民先生，又化二十五元之電費，使余將爲餓俘也。嗟夫，以如此長途，孤身跋踄，受精神戟激，經濟壓迫之痛苦，若非今具愛國心與事業心何至冒此大難也。

回憶由貴陽至安順祇一百六十公里，一路多山，常於田圃中見獨立之孤山，與斷岸之瀑布飛泉，風景殊佳，惟山多不毛，怪石錯亂，不似蜀中之柏林可愛。安順至安南一路約二百公里，山尤偉大，而安南高踞大山之上，汽車下山，須經過二十四彎環，鳥道羊腸，飛鳥難越。自山下高望，帽子必落。至盤縣平彝一段，山勢稍緩。安順安南一路皆冰雪，氣候甚寒，山上飛雪，田中皆凍。至平彝曲靖、則天氣忽熱，惟地處雲南高地，氣壓大，風力強，一日之隔，而氣候有冬春之別，亦可樂也。曲靖多小平原，若無飛沙走石之怪風，則頗有江南之風味。滇中女子多纏足，古樸有北方人之模樣，不似貴州苗民之狀態。途中見男女苗民甚多，女苗多穿紅鞋，戴紅勒帽，身體強健，步走如飛。貴州四境皆山，童亦不毛，怪石疊出，農林事業亟待發展，否則貴州之貧苦，終莫由而解脫，盼吳主席有以注意提倡之也。黔中農業，僅知利用山之下層，不似川人之善於開梯田以盡地利。農產品中，貴州之甘蔗黃蘿蔔（形如胡蘿蔔）甜橘，均有紀錄價值，惜氣候寒冷，土壤瘠薄，未知何以得天獨厚。貴陽至曲靖一段，沿途多土匪，汽車如停滯途中，頗有危險，尤以黔屬安順安南一帶爲最。至平彝則較好。余車過此，停留數次，司機常藉口無汽油，由客人集資數十元，以爲小費，至平彝夜行數十里，未遭土匪之危，亦不幸中之幸也。

貴陽城垣甚小，周城僅六里、雖有馬路及新式房屋爲之點綴，而人民之衣衫襤褸者，觸目皆是，十八省會以此爲最小。相傳每晨上午七時以前，常有猛虎游行城中，亦足以表現荒涼之景象也。

昆明房屋高大，牌樓雄偉，公園馬路，頗有新氣象，警察服裝整潔，對

四七—〇六八

人彬彬有禮，大有南國雄邦之概。西南聯大，房屋矮小，食紅薯稀飯。四周受炸甚多，而學生神氣活潑，均足以代表抗戰精神，爲川中所不及。而昆明城郊多古幹蒼天之柏樹，殊顯昆明之古老。昆明人喉頭多生肉瘤，相傳食鹽中無碘所致。

二月廿八日謁楊校長於教廳，伊云彼已辭去農校，留余充昆華師範教員，及農場主任，余以旅費用完，亦祇得舍遠就近耳。昆明師範在雲南有三十年之歷史，房屋爲宮殿式，在雲南首屈一指，聞不久當疎散於鄉間也。雲南土質多砂質粘土，終以氣候甚熱關係，農作物生育均良，蔬菜中菘菜長達三尺，重達十斤。蕃茄在冬時能生育，不似川中之畏冬寒。香豆豌豆均早上市，亦爲川黔所無。昆明附近爲一小平原，土壤多粘質壤土，花椰菜球莖甘藍生長均良，惜雲南農法多舊式，農人無川人之精巧勤懇，倘能改良栽培法，與利用優良氣候，滇中亦能爲天府之國。昆明員工，多來自保山，多云保山近日人口大增，多緬甸退來，生活程度達於最高點，米售八元一升，鷄蛋一元二角一隻。嗟我民衆，何能堪也。

余此次在昆明，見雲南士卒皆精神充足，器械精良，操練極有精神，余心中大快。雲南地處英法之間，近自緬甸告急，滇緬公路，已形成爲主要之生命線，雲南之存亡，中國之安危，所繫雲南之士氣，今既壯烈如此，我國後門，可以高枕無憂矣！

楊校長以昆華師範校址爲宮殿式，富麗堂皇，在雲南學校中首屈一指，不願鄉遷，囑余佈置庭園。余當擬一校本部庭園設計書。學生實習之農場，在西南聯大隔壁，場地約百畝，爲舊日雲南職業學校之實習場所。余亦擬農場設計書，以備將來學生實習之用。余既承楊校長之挽留，舍遠就近，甚爲心願，但空襲未有設備之計，余終覺有危險，心甚不安。

三月八日，同林和二君游昆明湖。昆明湖又曰滇池，與大理之洱海同爲雲南巨泊。周約三百里，相傳爲五百里之滇池，實過言也。今於湖邊闢公園，名曰大觀公園，園中有亭，台，樓，閣之勝，有小艇，汽船之遨遊，復有動物園，而唐繼堯之騎馬銅像，氣概雄偉，爲園中生色不少。滇池氣象千萬，洵爲大觀，回憶余離渝時曾遊南溫泉，並沐溫泉之浴，由花灘溪乘船至南泉，一路奇石嵯峨，古木蒼天，鳥鳴花笑，風景不殊，而滇池風景，則爲一望無涯，與平原百里而已。

回憶貴陽亦爲山域而無山景。天時、地利、人和三種，貴州不能得一，世俗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蓋極言多雨，多山，多匪也。雲南如無烈風，而天氣和暖，爲貴州所不及，滇雖山國，而大都會附近，均有平原，麥隴參差，有沃野千里之觀，爲貴州所未見，滇省如昆明，保山，蒙自一帶，民殷物阜，亦不似黔人之窮困。故自昔貴州終爲滇省之附庸也。昆明之警察雖良，而公共衛生，則頗不講究。街巷之垃圾，溝渠之汚臭，均足爲市民之康健憂。防空設備，宜加改善，此防空防疫二政，爲昆明市民切要之圖，盼龍雲主席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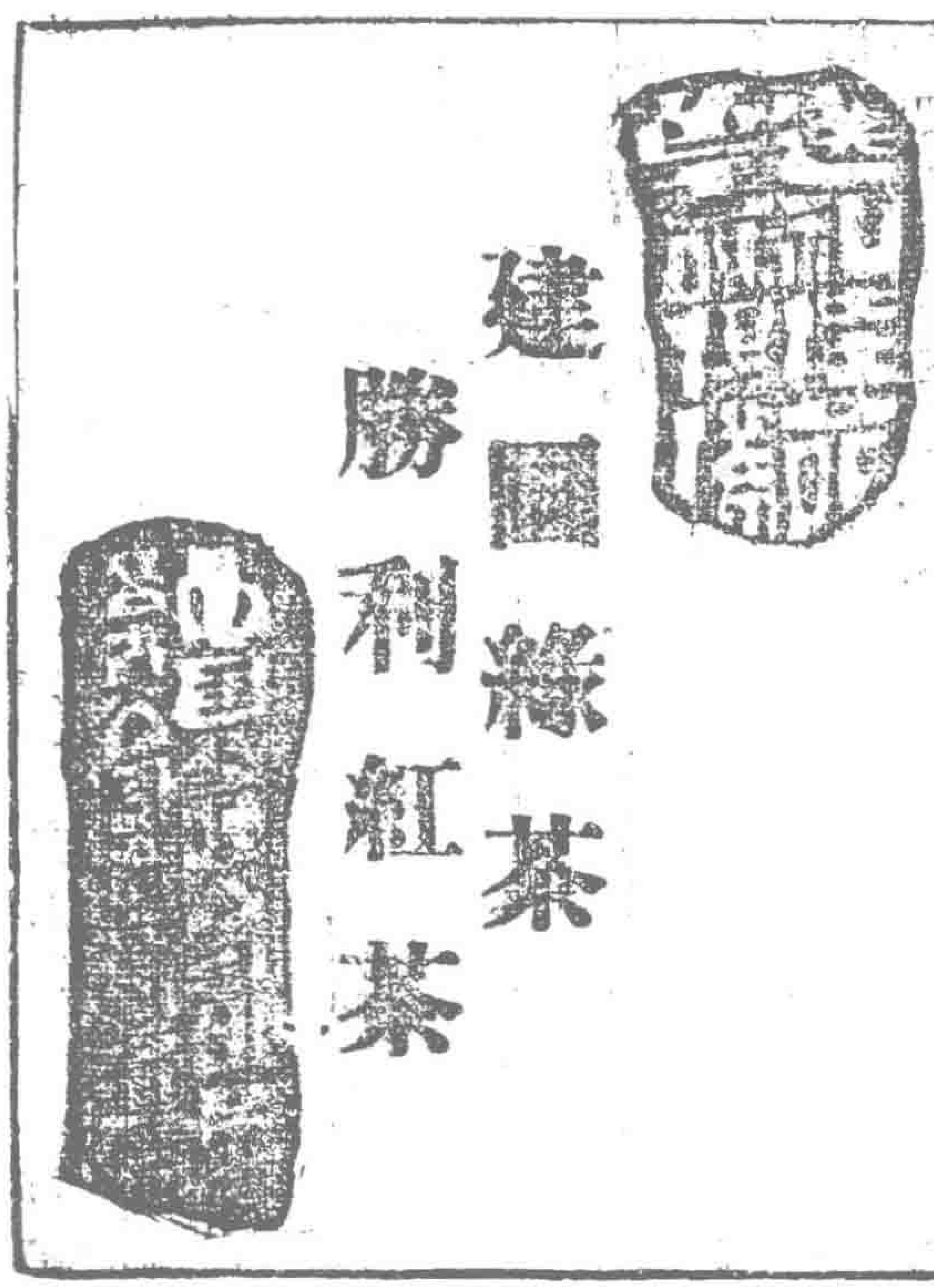
注意，則造福滇人，當非淺鮮。

四月廿五日，昆師作春季旅行，赴昆明西北二十五公里處之黑龍潭。晨七時余偕本校員生乘汽車而往，此處現改爲龍泉公園，爲昆明名勝之一，在衆山環抱之中有一潭，水色碧藍而深邃，登高一望，見夫遠山幽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紅日，令人與趣高張。而泉石溪流，花徑芳草，修竹茂林，人工之點綴，風景絕佳，復有亭台樓閣之勝、先賢祠，圖書室，咖啡舖之美，唐梅宋柏之奇。爲園中生色不少。前朝武將軍唐繼堯題一對聯：

斯志與日月爭光，允宜血食千秋，睹回雲漢。舉目有河山之異，遙奉心香一瓣，克復神州。

北平研究院，史學，物理，化學研究所，俱在此。靜生生物研究所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均與焉。有苗圃，溫室，溫床，研究室諸設備，有木材標本，及植物標本二萬種，而以藥物標本中之白蠟樹。爲金雞納之代用品，工藝植物中之木棉，關係國防，物理室中有自製顯微鏡接眼鏡頭及接物鏡頭二百個，化學室正中正在分析有機物之酒精。余等在此竟日，飽餐而歸。回憶在民二十八年時，曾作敍府之遊，曾採辦農場蔬菜種子，由渝溯江而上，經江津，江安，瀘州而抵敍府，費時六日，敍府現改名宜賓，據揚子江輪航之終點，水大時由此乘輪溯江而下，七日可達上海。又爲岷江與金沙江會流點。岷江由此有小輪至嘉定。金沙江尚未通航，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近在進行試航工作。在敍勾留一星期，購得花椰菜結球甘藍，大辣椒等種籽甚多，約値一百二十元，爲重慶開花菜包菜栽培之風，爲農業改良上增進新作物之輸入，以應社會之需。

旅滇三月，忽聞我國入緬軍失利，滇邊告急，騰衝失陷，保山被炸（保山炸死新任保師校長段君，及學生二百人）不禁心中有憾。回憶十六年冬在京淪陷前之四天，揮淚退出，欲以微藻報効國家，後以余非軍人，死之無益，惟有追隨政府，努力建國，故由皖而贛而湘而鄂而陝而黔而滇，道經九省，無非欲國家覓一農業建國之所。保山接近緬甸，沿邊根據地闊大農場又爲閩僑所辦，資本亦豐，本爲有爲之地，今不幸而告急，使余壯志未酬，而心已愴矣。



金佛山

萬峯

(一)行程

朝望金佛山，
暮望金佛山，
金佛何崔嵬，
縹緲雲霞間。

這是前人詠金佛山，極言其大也。金佛山在四川東部南川縣境，高一八〇〇公尺，面積約二五〇〇方里，縱五十餘里，橫四十餘里。其地位北界涪陵，南達貴州之桐梓，西南鄰綦江，西北通巴縣。自重慶至金佛山有兩路可通：陸路由重慶至綦江，沿川湘路經南平鎮達南川，水路則遵長江順流至木洞，經豐盛天賜達南川。自南川沿川湘路十公里大舖子，右側士路十公里抵溫泉，乃入山之門戶也。筆者自太平洋戰發，間道入國，八月中接家報室人病逝上海，去家數千里，既悲悼亡之痛，而報國無由，家庭先遭變故，上有六七歲高堂，无所寄懷，心緒不寄，乃作金佛行。於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自重慶發，遵公路行，二日方抵綦江，沿途拋錨不一而足。自抗戰以還，筆者曾走遍了西南公路，深覺國家對於公路政策，有相當成就，但運輸管理，可謂完全失敗，雖云政治財力人力之配合未健，最大之病根，還是管理與組織太屬龐大，既組織之，又不管理之，非但不健，實是能力不夠，此固近時吾國一般通病。最近聆老工程師韋篤臣氏之言論，並讀其著作，伊主張造輕便鐵道，現在需要，將來亦需要，實爲不易之論也。二十二日在綦江改搭南林煤礦汽車，下午抵南平鎮，改乘黃包車至南川縣城，已漏夜矣。南川縣爲川東一大縣，吾們自萬盛場起沿公路在山峽中行，兩邊有廣大之農田，其時正萬穗俱放，黃金鋪地，稻香溢揚，說不出的優遊景像。吾人在四川各地旅行，到處可見美麗偉大之梯田，堆砌工程，除懸崖絕壑外，無論高山石隙，幾乎遍佈了農民之血與汗，使無有土地不事生產，固然四川得天獨厚，但四川人口稠密，號稱五仟萬名農民被迫去耕種，四川雖有天惠地利，但農民並不怎樣富厚，經濟制度，使農民血與汗，向都市中流，本身仍是貧窮，此不能不令人深爲省思，抑四川經濟之難關問題也。南川縣城，於二十九年被大炸數次，幾乎全城被毀，

四七一〇七二

除塌屋敗墟外，敵人得不了怎嗎。月夜遐城垣散步，愈增思親之念，二十年東西南北，踏遍了五岳山川，胸襟雖有所得，而成就者甚少，國難雖殷，正在作民族生死之搏戰。月夜城邊，東望故鄉，家國交瘁，不禁淚下焉。次晨發南川，計二十公里達溫泉。止於金佛山移墾區辦事處，主任劉雨若先生，適公出，乃晤副主任陳治民先生，氏曾服務於定縣實驗區，一忠實而能幹之社會實行家。承墾區辦事處諸君之指示，預定作四日之遊，第一日自溫泉發大河壩，登獅子口，宿鳳凰寺。第二日，觀畫屏山，趨渡頭橋，返宿金佛寺。第三日發金佛寺，止馬腦城。第四天返溫泉，回南川縣城。上山可乘滑杆，余素喜步行，乃履而備用，因山頂天寒，攜有棉衣棉被，滑杆可二用。據謂山巔十月降雪，三月化盡，在夏季山腳平均六十五度，山頂更低。上山之路，有十六道，山中金佛寺鳳凰寺馬腦城均可住宿，對少數人伙食尚可供應，據土人云，六月間香火甚盛，此外很少人上山，外省人更少，昔時地面頗不靜，自設立辦事處後，已稱安謐，其實吾人四海為家，到處亂跑，初不顧及此也。

（二）金佛山景物一覽

金佛山山脈起伏，以金佛寺為中心，高一八〇〇公尺，低於峨眉一二三五公尺，寺極寒苦，無田地產業，香火不盛。位居金佛之中，氣象頗壯，南望峽谷，歷歷在目，山頂無木，惟竹林遍地，雜以橡樹山峯，四週灌木叢生，高草沒人，南方之山，森林頗茂，一望如絲絨舖地，晨間可望雲海。西去鳳凰寺十公里，鳳凰寺比較富有。有可口之素肴，寺之四週，多竹林，不遠為新梯子，就絕壁架木為梯，梯凡三層，約數十丈，梯盡為山頂，與武夷山之攀登大王峯不相上下。自金佛寺夾谷南行，至廣家壩，山巔望美麗梯田，層次整齊，專家認為工程之偉大，超過黃金美國之「保肥工作」，洵不過也。畫屏山即在廣家壩之右側，十公里至渡頭橋，訴金佛山風景者，認為最美麗之區。地質係砂岩，故風化為懸崖絕壁，因岩石鬆洩，山谷中皆為崖屑之崩積，清溢環繞崖際，故又名圍草堂。古佛洞在金佛寺之西北，計十公里，秉燭入洞，闊而深黑，內有泉聲，跣步而下，有石如古佛。又有靈官像，再左得曲徑於仞壁斷石之間，側身而行，乃出。附近有仙女澗，澗曲如眠弓，廣卅步，徑三百尺有奇。由北至南，凡二門，洞中平如履砥，尺寸之間，如犂耕痕跡，故又名石牛洞。自金佛寺東向經小道，過煤炭溝，行於夾谷叢林之間，四十公里抵馬腦城，又名龍摇砦，俗稱天成山，四面削壁，山巔築有砦，岩頭望之，似馬嘴，附近有瀑布，曰馬尿水，山崖有石拓出，名曰五馬石，登石遠望，夕陽反照，豔麗奪目。馬腦城下有南宋石碑，富有歷史價值。三公里達觀音岩，壘石成岩，古樸可愛。十五公里半河鄉，旁有水井山，孤立矗直，四面石壁天成，崛起霄間，上有水井，頗具孤傲之氣。再十里抵三泉，已闢為公園，溫泉可資沐浴，池方三公尺，溫度約八十度，為硫磺質。溪流環繞，移墾區辦

事處在焉。又自金佛寺北下，十公里獅子口，二山蹲石如獅子，中豎一石峯，雲氣翁然。十里為大河壩，一劉姓農家居焉。下坡為頭道橋，乃與赴馬腦城之分路處。過千佛岩，即為溫泉。全山風景由金佛山移墾區辦事處編有名勝一覽表，茲附錄以供參考：

名稱	地位	特點	說明
（1）三泉公園	在南川縣城之東四十里	有冷泉（61°F）溫泉（93°F）湯泉（102°F）	自民國二十七年闢為公園遊人絡繹在彼處建築別墅者相繼而來其地為一山峽形勢有溪流有石洞風景幽美耳其地夏季清涼若欲避暑較之南北溫泉尤為相宜
（2）千佛岩	在三泉公園之東約二里	岩山懸鐘乳石甚多形似佛像	
（3）瓔珞泉	在龍岸江半河峽內距三泉約七里	溪中有點石堆四面皆水滴水處青苔碧綠極為美觀	滴水如系數細線儼若帽前之瓔故稱為瓔珞泉
（4）老龍洞	距半河場五里	洞內有龍王相全縣馳名若遇天乾則農民求雨均到此洞	洞高約二十丈寬約十丈深約五十丈深處有水流出成溪流
（5）馬腦城	在南川縣城之東距馬嘴場五里	城之周圍為盤石岩高出地面若干丈如天然之城垣故稱為天成山	岩頭由側面望之形如馬嘴附近有瀑布名馬尿水當時之人或以此地各部如馬形故與以名稱也
（6）南宋古碑	在馬腦城岩石上係摹岩而書刻而成	此為南宋時紀功碑岩石經久未被風化頗屬難得	宋寶祐八年設南平郡於此城守將茆世雄東敗蒙古兵此故刻碑紀其功此碑具有民族抗戰之美意
（7）馬尿水	距馬腦城極近在城上可見此瀑布	岩高百尺以上為金佛山最大之瀑布	因接近馬嘴場城故稱為馬尿水
（8）指拇山	在南川東南隅介於亢村壩與德隆場間	山形似指拇山頂有十廟	
（9）水井山	在半河場與魚泉河之間	山上森林茂密	
（10）雁塔山	在馬腦城與金佛寺之間接近串鼻岩	山形孤立如塔形全為石城	

(11)	串鼻岩	在馬腦城與金佛寺之間	岩邊有巨孔如鼻	
(12)	金佛寺	在南川縣城東南距城一百二十里	此廟在金佛山之最高峯廟對面之岩甚美觀	廟上有時可望雲海
(13)	鳳凰寺	距金佛寺約三十里	廟地宏敞廟旁有泉水中有龍魚	此廟爲煥然和尚所修造其人甚爲精幹廟之四方均有茅菴
(14)	古佛洞	在金佛寺與鳳凰寺之間	此洞甚大由進口到出口須走半小時初入時係一窄巷中段極寬將出洞時一線曙光愈走愈亮	有前洞後洞游人所到達者僅爲前洞至於後洞無人能知其深度後洞有石棺材尖刀山大古佛二古佛
(15)	仙女洞	在古佛洞口外約一里	洞內透光洞高寬及洞之曲度均極規律	洞內沙有波紋若人故意耕去隔夜復成相傳爲犂牛所耕故又稱犂牛洞又相傳有人入洞內妄想仙女其人隨後昏迷自行閹割至今其人尚在似眞有其事
(16)	獅子口	在金佛山之西北面	山埡口之一邊岩石如掉頭獅子上埡口下視有一覽衆山小之概	
(17)	雙飛瀑	在金佛山之大河壩	有兩瀑布並列終年不斷	此爲瀧谷溪及龍崖江之發源地
(18)	瀧谷溪	在大河壩下游	溪長二十里全爲山峽風景兩岸森林茂密	溪內有瀑布二處
(19)	廣家壩之畫屏山	距金佛寺三十里	山峯排列如畫屏	由金佛寺或鳳凰寺下頭渡橋即可得見此山
(20)	頭渡橋之圍草塘	在頭渡橋場約一里	有兩個小孤山兩瀑布一溪流全如桂林山水格調此爲金佛山風景之最美者	頭渡橋一帶之地質係爲頁岩經水冲刷後易變成各種奇形怪狀故能成此奇景
(21)	新梯子	距鳳凰寺約五里此爲南川上金佛山之捷徑	全梯三段共一百八步倚岩架設極爲險奇胆小者上下此梯每覺目眩神昏不敢移步	
(22)	石鐘溪	在新梯子與三匯場之間	沿溪一帶之風景極爲美麗	

四七—〇七四

（三一）談金佛山

四川人談川中山水，有一秀一奇，秀者「峨嵋天下秀」也，奇者「金佛天下奇」也。金佛而冠以奇，不知從何出典，查金佛知名甚晚，據南川縣志載「邑中之山但數九遞而九遞似爲金佛舊縣，清嘉慶通志引舊縣誌引輿地紀勝云：九遞山在廢隆化縣（元和志隆化縣本枳縣地隋廢枳縣地入巴縣，唐貞觀十一年分巴縣置隆化縣，以縣西永隆山得名元統志至元十二年併入南川）東六十里，高廣莫測，絕壁如銀人，俟昏明，以候晴雨。水溜爲洞，高廣百尺，左右石臺，有雨溫泉，溫冷曖常，池中有蟠龍石，非鑄非刻，今臺石均不可攷，惟高廣莫測一語，非金佛莫當也云云」。可知唐以前並無金佛名，惟馬腦城有南宋時摩崖記功碑，碑曰：「宋寶祐乙卯，上有旨，城南平，越三年，守臣淮軍都梁茆世雄戍罪播城龍崗。畢事，嘉平牽棡命領郡寄始，至韃已及境，正月賊首重兵攻城，二月再寇，斬虜使，焚僞書，諸將爭擊賊，敗而退，獻俘授馘，功不一書。先是城池草創，淩之崇之，遂爲南方第一屛障，椎台以全城却敵，聞之公朝，上恩疊頒，宰揆樞宣鈞翰踵至，咸謂興築以來所創見也。共事者鈐路趙全茆士龍王用冠青常喜樊文貴郭德何展朱珍劉儲焦江司總管雷震鈐路張福孟世英韋喜汪與汪世雄尖國王富炳，前太守李奕承郡丞右大巽僚屬劉炳張震珪張善祥姚鼎發張熙載程師望楊鈞匈印文巳傳張惠何友賢唐化龍馮炎之趙孟儀韋祥鳳張起南侯應中王韓。開慶改元，七月既望拜書謹書，」碑長一百二十英寸闊一百四十英寸，築於南宋時，考通鑑及元史，在寶祐間，元將兀良合台率兵西藏，進滅大理，羈白蠻烏蠻，南取交趾，縱兵貴州廣西間，轉來長沙與必烈會師，故其小枝侵略遂及境，此實爲民族抵抗外國侵略之可歌可泣之史詩，値得記値。碑文對金佛山雖無記載，歷史上可查考之文獻，惟此最古矣。金佛山系的特點，除地質不論外，其外表山型，每個山巔必有土壤，壤之下爲岩壁，壁之下爲三十度至四十度之傾斜坡，亦有二層至三層層層而上。山間灌木叢林，到處生長，山頂因氣候高寒，雲霧擾山，隨時落雨。據地質學家謂金佛山土壤，大部爲「灰棕壤，」因山地雨草較多，土地內所含之易溶解鹹質，大部爲雨水淋提，而草木叢生，落葉腐積土中，保有大量有機質，而是深灰棕色或黑色，土質最爲肥沃，而斜坡幾全可種植，不若東南山之童山濯濯，或石塊磊磊。竹筍爲山之特產，滿山遍野數十里，一望無垠，樂材到處皆是，家生野生爲全省之冠，因金佛山知名不久，山大無人，金佛寺居全山之中，葱籠樹林中，沈着一個小小廟宇，遠望萬綠叢中一點白堊。心靈中使人活躍輕鬆，空氣高爽，實一避暑勝地。陌草堂在濯頭橋邊，頗覺風雅而可愛，有蟲直之風化山峯，有環繞之清溪，有清灑之澗水，圍草其間，各副其實，山水構成頗如雁蕩之靈岩，不過具體而微，遊金佛者不可不去，往返六十公里。古佛洞前有一廣坪，小型丘陵，起伏其間，每個丘陵必有土壤，

及尺高之叢樣，實一天然良好之高而夫球場，在遠東方面，吾所見到的有箱根長崎球場，及馬來亞金馬崙高原與曼谷皇家高而夫球場，多比不上這一塊土地。現在國家在生存搏鬥期間固談不到此，假定吾國有走上建設之一日，如能加以整理佈置再襯托以揚子江三峽之勝景，可能吸收世界遊客，是國家一筆鉅大收入。天成山即馬腦城，是一個獨立的山峯，在正西控制數百里斜坡，瞭望廣大的丘陵，如在足下，可以暢滌胸襟，吾頗歡喜這樣一個局面。馬嘴岩形成一馬頭，而馬尿水則為馬臀矣。在山頂五馬石上，夕陽返照之後，清風明月之夜，具茗茶清談，誠神仙不啻也。金佛山之岩洞有古佛仙女老龍等，其構造較之庚桑善卷，或金華之雙龍冰壺略遜一籌，但亦值得一看。溫泉為入山之門，龍岩江順流其間，碧水蕩漾，魚躍其間，實一垂釣勝處。以整個金佛山而言，奇不若雁蕩黃山險，不及武夷西嶽，惟「渾厚」二字似稱恰當。在四川境內要可與峨眉比肩並論，所惜交通不便，僻處內地，如能由川湘公路自大鏞子築一支路，經谷河而達馬腦城，再經煤炭溝之傾斜坡，通至金佛山頂。若由水道銜接，自木斗至南川築九十公里公路，則自長江上下遊，直抵木洞，半日可達，其能吸長江一帶之旅客必也。

(四)經濟價值

與其謂金佛山有風景價值，不如謂有經濟價值，中國名山勝景，頗少談得到經濟和生產，金佛山則兼而有之，二千五百平方里之廣袤山地中，幾乎盡可耕植，此因四川之得天獨厚也。山頂土壤及斜坡之表土，隨處植物生長茂盛，森林則有猴栗、杉木、漆樹等。農作則有菽、麥、玉蜀黍（俗稱包穀）蔬菜則有馬鈴薯、蘿蔔、豌豆、莧菜、四季豆、洋薑等。鑛產則有煤、硫磺等。畜類則有牛、豬等，飛禽則有山鶴（白羽長脚）畫眉等，點綴於山崖溪澗之間。而金佛山最著名特產，厥為藥材及竹筍，據專家調查特為介紹之，四川省藥材本為全國之冠，金佛尤為川省主要產地，藥材分為家生及野生二類，屬於家生者：如黃連、當參、玄參、獨活、防風、升麻，屬於野生者：如天麻、虫草、六汗、黃柏、杜仲、梔子、苦參、白爲、瓜亮、泡參、天冬、勾籐、前胡、柴胡、紫碗、常山、八角、雷元、茯苓、銀花、萆薢、川樸、草樸、合虱、兜苓、赤芍、川若、吉梗、知母、寸冬。專家意見，金佛山實一天然可植藥之區，惜乎無組織，缺少人工之培養，野草橫生，蟲害未除，端就大黃而論，極盛之時每年可收獲五六十萬斤，二十年前，大黃受病虫害寄生麥銹菌，蔓不可滅，迄今每年不過產五六百斤，不過昔時之千分之一，其衰落之程度，值令人不信。近時一般科學論据，對於中國藥材，似乎缺少科學根據（即草本藥材於化學成分中頗缺少製藥基本原質）但此種研究之結果，不過憑化驗室中之報告，未曾作大量之試驗，（即以每種藥品數十担作大規模之試驗及化驗）而化學學至今日止，迄未能臻達到完全無缺之境界，（例如即某種品質化驗為若干成分再以若干成分還原至某種品質）即以筆者本身而論，

乃一篇信新醫者，因其有科學基礎也，而對於略讀湯頭歌訣即行行醫之郎中，實在不敢領教。而中國藥材，既淵有吾祖宗數千年之傳統歷史，固未可連根拋棄，實有研究之必要，頗感覺到要研究本問題，恐要從頭做起，則藥材之培養，實爲先決條件，而金佛山實一理想區域，而此種工作恐尙待政府來提倡。據中國藥廠羅氏之調查，渠頗疑金佛山有種雞納樹之可能，筆者旅行爪哇時，當地人士見告，雞納樹最適宜於一二〇〇公尺之高地，則金佛山二坡之氣候，與土質均稱適宜，筆者極端憬憧中國有金納樹之產出，而爪哇政府對金雞納樹種子，係絕對禁止出口，惜乎爪哇正淪入敵手，否則華僑朋友必能爲此盡點義務，祇有待之他日矣。竹筍爲第二特產名曰方竹，產於山中高寒之地，竹竿小而質脆硬，六月削之，先煮後炕，名曰竹筍。（吾鄉名曰荀乾。）最多之年，可產六七十萬斤。爲金佛山一鉅大收入，大的竹林數十里漫山遍野，小的到處皆是，成爲竹海。不幸在五六年前，全山竹樹，忽然開花，不出一二年全山竹林殆乎死光。竹開花，在江南從未聽到過，據南川縣誌載：「荀山一年旺爲紅山，一年衰爲黑山，又聞數十年必盡化一次，化後嫩苗，須二十餘年始復成林，故買山者惴惴懼及。」據此者竹林遭殃，是天演循環，免不了的，但竹開花實有科學上研究之價值。二十七年植物專家楊銜晉氏特入山研究：謂竹開花乃竹之生存末日，印度及日本書籍有載竹每三十年或六十年開花一次，此乃一定之週期。惟無科學上證明而不能予以定論。但與誌書上所記實相符，至開花之原因，或因天氣乾燥，或濕土壤中養分缺少，或酸度過強，或不施保育，竹根太密，或摧殘竹鞭受損，均易開花。又採伐太勤，竹之生長衰退，乃至營養不足，亦易開花枯萎。所可異者，竹樹開花結實，成熟落地，即能發芽生長，據土人謂以前枯死之竹，去年及今年又在發芽逐漸生成中。據楊氏意：將開花時可速圖補救，即將已開花者砍伐，免耗養分。並除草鬆土，刈去已死之竹鞭，俾排水良好發育較易。此亦爲治本之談，平日即應注意之。金佛山又產藥蜜，（又名崖蜜）農家門外均置桶招蜂，蜂自銜花來住作工，四月取棠花糖，八月取穀花糖，蜂之食料，爲藥草之花蕊，故蜜有藥味。據云蜜之採量，昔多今寡，物產衰竭之徵，甚可惜也。此外筆者覺得金佛山之森林價值亦頗重要。漫山叢林，雖少大可數抱之樹木，但整齊而修長，極可成材。金佛山爲石灰岩組成，多礦物養化，而天生自生自腐之植物，所堆積之表土，有尺餘之厚，富於酸性，最宜種茶。又筆者見山上黃牛之美麗整潔，實爲各地所罕見，蓋豐富之草原，既增加畜類之營養，氣候高爽，更適宜牛之生長。總之，金佛人口少而地利厚，經濟價值，亟待開發，固不僅供遊客之欣賞已也。

論墾殖

農林部設金佛山移墾區辦事處於溫泉，墾地面積數萬畝，東起貴州正安縣界，南以風子場小河壩之大路爲界，附柏梓山之

一角。西以雙河口至小河壩之縣道爲界，北以大舖子魚泉河一線爲界。境內山嶺被覆全區，岩層尙屬平緩，地層傾斜，宛如平板疊積，土壤遍地皆是，到處可以生植。移墾區現有三個墾區，職員四十餘人，熱忱地在萬山之中，埋頭工作，食蔬食，踏草屐，吾人來自無地不商，無人不商之環境中，睹被等之偉大之工作，祇有崇敬而已。若以金佛山墾殖而言，政府因具有開闢荒地增加生產之決心，但金佛山可以開墾之地，並不想像中之豐富。據專家意見，金佛山之陡峭山坡，並不十分宜於開墾，因要開墾種植，勢必伐木燒山，因坡度之傾斜，如墾殖不得法，連寶貴土壤，要全部冲失，表土極易于燬滅。蓋今日之金佛山，能維持肥茂之樹林，賴植物本身之莖葉脫落，使土壤肥沃，使森林損燬，即失去此種平衡，頗有變荒地之可能，或得不償失，而暢茂之森林，其經濟價值，實遠超過耕地之上。以整個金佛山言，可開墾之地，幾爲盡已開墾，若鳳凰寺至渡頭橋之廣家壩一帶，有美麗之梯田，均屬千百年來寸尺進步，非一月一年之功。山間可用之水利不多，稻田恐不易開闢，現在開墾之區，大都種植玉蜀黍。筆者意燒森林以種莊稼地利人利均有問題。吾意玉蜀黍在農業上之價值，雖可增加糧食，但對於地利幷未完全利用，蓋金佛山土壤與氣候之優點及其利源，有更大之價值，而此種優點，爲別塊土地所缺乏者是也。原來，移墾事業，本屬不易，除土地外，尙需要房屋，種子，農具，醫藥，教育，保衛等，爲一復雜而難有功効之集合體，事前必有詳細之準備，如氣候，土壤，水利，肥料等作詳盡調查，事後應有充足之資本與技術，若不從事根本計劃，而侈言墾殖，未有不失敗者。照金佛山現在之移墾經費之規定，並不充足，墾民領款種地，墾區既要供給房屋，又要種種費用，在墾民則吃不飽，餓不死，而辦事者又無法表現辦事成績，政府則年年支出，所費亦屬不貲。故筆者以爲與其支離破碎，零零散散，政府不如投一筆資本，作一整個計劃，或鼓勵私人資本，而政府予以津貼，或補助，原來之森林予以保養，絕對禁止燒山，此種惡習，西南川黔桂各省到處可見，使大好森林，化爲焦火，吾人夜間，公路行車，但見火龍延漫此即燒山也。此外應分別緩急，而加以注意者：藥材之培植，應作有計劃及科學的管理，使成爲中國藥材理想的產地。已死復蘇之筍山，此後應如何培養，不能任意摧伐，增加經濟價值。肥料問題，亦爲農業主要條件，牧畜之蕃殖，可解決肥料之一部。山間草原氣溫，極宜墾牧，惟必須專家設計研究。茶亦宜試種，蓋酸性土質最可利用，成績必佳。凡此種種事業，又不致損毀原來之森林土壤，而得到實際利益。所應注意者，上述之計劃，均非有五年十年之時間不爲功，當此舉世急功近利之候，與一人談久遠事業，恐格不相入，而戰時政府支出浩繁，是否能注意及此，亦成問題。筆者希望川省之賢豪，與當地熱忱工作者共同努力來完成使命，則十年之後，金佛山之真面目，眞價值，可公之於世。非僅「金佛天下奇」一已也。

七色的紅霓（四續）

徐仲年

紫蘭同了丹霞，藍瑛，青玉趕到楊子舞廳去；在汽車裏，「第十七號」專心開車子，不多說話，所以他們只知黃馨闖了禍，可不知道闖了什麼禍。車子一到楊子舞廳門前，紫蘭等由「第十七號」帶領，快步衝進舞廳。

這時，舞廳失了常態，儘管樂隊還在那兒奏樂，沒有人在場子裏跳舞。聚舞廳的一角，聚着一團人，男男女女都很興奮。舞廳經理，站在一張椅上，指手劃腳，向人羣不知講些什麼：他的聲音給嘈雜聲呑噬了，人家固然聽不見他講什麼，也沒有人去聽他。就是樂隊罷，也有些反常：領隊的飛般舞動指揮棒，於是吹的拚命吹，拉的拚命拉，敲的拚命敲，他們想把樂器的聲音壓倒一切聲音；可是，即使他們努力得面赤，色嘴，手酸，毫不成功！

場中的設置也改變了不少。各舞廳的佈置大概是相類的：上首音樂台，中間一大片舞場，舞場的四周一排排的小圓几與椅子：几和椅供給人家休息，飲食，舞女等待主顧，以及自己不懂跳舞而來觀光的人們「擺拆字攤。」現今椅上杳無人蹟，不論舞客與舞女一古腦兒擠到一堆去了。椅和几搗亂了一大批，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脚仰了天。就在椅和几混亂的場所，平滑如鏡的地板上沾着紅綠色的液體，散播着玻璃杯的碎屑。

顯然有人在此打過架；舞場中爭風吃醋原是常事，但與黃馨何涉呢？

「第十七號」打頭；紫蘭急跟在後；丹霞和青玉兩個好像保鏢，左右擁護着她；藍瑛最鎮靜，走在最後，微笑始終未曾離開朱唇。「第十七號」分開衆人，口中嚷道：

——來了！來了！

看好看的人們不知道來的是誰？也許是巡捕，也許是「包打聽」之流。大家齊回過頭來，而於不知不覺間，讓開一條路。紫蘭從人隙望去，只見黃馨飛紅了臉，挾着皮包，咬着嘴唇，立在一邊；黃馨的前夫，——她把他列入第幾號了？——扭住一個意國水手，大概他們兩人交手相當久了，精疲力盡，成了均勢。

——來了！來了！「第十七號」又喊了一陣。

黃馨肚裏想：「誰來了？」抬頭一望，糟！是紫藍外加藍瑛丹霞青玉！「第十七號」這一着下得凶！她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紫蘭一人：這位義正辭嚴却又和藹可親的大姊姊實在令人佩服，「佩服」之下緊接一個「怕」字！至於丹霞與青玉本是兩位小妹妹，不足懼；然而她們與參謀總長藍瑛同來，其勢便不可輕視了！加之她心存內愧，意氣不揚：所以，她一見她們，便如耗子見了貓，嚇作一團。

她的前夫本來認識而且「敬佩」紫蘭：此刻當場獻醜，難爲情到了不得！因此，雙手一鬆；那個水手沒有準備，失了重心，直向紫蘭撲去，——紫蘭恰巧立在黃馨前夫的旁邊，——跌在她的脚前。紫蘭吃了一驚，只說：

——怎麼咧？怎麼咧？

這個「怎麼咧」不知是向誰發的？向黃馨麽？向黃馨的前夫麽？向「第十七號」或向不懂華語的意國水手？還是一急急出來的？那個水手，原是飲過了量，杖着酒瘋胡鬧；他和黃馨的前夫交手，以及其他舞客的喝打，酒已醒了一半；這時，面孔驟然與冰涼的地板接觸，反而全醒了。他初想發威，繼而下意識告訴他：「一二八」以後的中國老百姓不再怕外人了，今晚那個中國人膽敢和他交手即是明證；而且剛纔一場戰鬥教訓他中國人並非個個是「病夫：」如果他不識相，立刻要吃眼前虧，他就扮演一切帝國主義者吃硬不吃軟的縮頭政策，肚裏明白，脚底揩油，一陣風溜之大吉，引得全場大笑！

這一陣笑引回了紫蘭的驚魂。她看見丹霞與青玉牽着黃馨的手硬問黃馨這場爭執的經過，黃馨死不肯說，她便目視藍瑛。藍瑛笑了一笑，只說：

——回去再講！

紫蘭順着嘴道：

——回去！回去！

於是丹霞與青玉牽着黃馨的手，好像「解差」押着黃馨，拖了那個「活寶貝」（黃馨的前夫）穿過人圍而走。那個舞廳經理在旁看得明明白白，不禁大喜：當初他不敢招呼巡捕進來勸解或押相打的人到「行裏」去，因爲巡捕一定要藉此敲竹槓；而且爭風吃醋的事多了，巡捕房就要來封門，封門之後再想啓封，那就得花一筆很大的「小」費！現今一切困難都給紫蘭解除了，他像告化子那樣釘在紫蘭後面，嘴裏一連串：

——謝謝！謝謝！

如果紫蘭等肯的話，他願意請他們冷飲或吃西菜咧；——不過紫蘭等如何肯？

「第十七號」再自駕汽車送他們上紫蘭家裏去。途中，各人不開口，各人在轉念頭。「第十七號」甚爲得意：他伴着黃馨的前夫來跳舞，不巧弄出這件事來，他惟恐他的名字給新聞記者探得

了登載明日的報上——黃馨的名和她前夫的名字，他可不管了，——他不是愛國者，他只懂得過沒腦子的麻醉生活，然而滬上鋤奸團的勃興使他有所顧忌：現今他「妙計安天下，」請到紫蘭，一切不成問題！紫蘭心中很悲傷：論貌論才，黃馨都屬上選，祇因誤信「愛人第一，」泛愛衆，弄得良家女子不像良家女子，娼妓不像娼妓：說句刻薄的話，黃馨兼任二者！當事人黃馨懊喪自不必說！她一肚子的委屈，恨不得將前夫一口咬下一塊肉來！藍瑛猜到事情之嚴重；而丹霞與青玉，倒底年輕了一些，僅欲知道究竟。

車到巨潑來斯路海格路口停下。「第十七號」開了車門請她們下來；他等候紫蘭招呼他進她家裏去。但她不願意讓像「第十七號」那種人半夜三更在自己家裏走出走進，所以她按過門鈴，大門開了，而不說：「請！」「第十七號」只得未精打采，縮入車內，開車走了。

她們走進紫蘭的書房，爲時已晚；老太太早就入睡，大家不去驚動她。女僕送上清茶；紫蘭吩咐她煑些可可，準備長談。坐定之後，紫蘭徐徐向黃馨道：

——現今妳好講了！

黃馨雙手掩了面，不做聲。

——說呀！這有什麼要緊呢？藍瑛催她。

——我……我……我……

黃馨「呀」的一聲哭了。丹霞與黃馨，因爲大家是熱情人，所以相處得很好：此刻丹霞目覩黃馨失聲而哭，心中老大不忍；於是上前抱了她的頭，輕輕搖着，安慰她道：

——馨姊！馨姊！莫哭！莫哭！我們決計不會譏笑你的，妳說好了！

青玉也走上去，拍拍她的肩，道：

——誰敢譏笑妳，我就和她過不去！

——好了！好了！妳有了這樣的保鏢，還害怕什麼？藍瑛與紫蘭笑了出來，齊聲這樣說。

沒可奈何，黃馨抽咽着說，——依然手掩了臉：

——今晚我上楊子舞廳跳舞……

——一個人去的？藍瑛追問她。

——不，同却利去的。

——却利？誰叫却利？那個水手？紫蘭也追問她。

——是的，那個水手。……

——一位大學學士。倍伴一個酒鬼水手跳舞：妳以爲如何？

——瑛，不要打叉，讓她講下去！

黃馨果然給藍瑛嚇住了，密縫雙唇不開口。紫蘭再催她：

——往下說呀！

黃馨老不肯講，紫蘭只得像審判官那樣問她：

——妳在楊子舞廳逢到妳的前夫？

四七一〇八一

——是的。

——他獨自在那兒？

——不，他和「第十七號」在一處。

——有女人麼？

——他們並不擕帶女人來，只和楊子舞廳的舞女跳過幾回。

——當妳那位前任「黑漆板凳」（Hus band）和意國水手相打時，一個人在旁撓着手口中不停地說：「怎麼辦？怎麼辦？明天我有何面目見人？」這人是誰？丹霞急想知道這一點。

——他是××院長的私人秘書，他陪着他們前來，我把他忘掉了。

——那個人倒還有羞恥心！丹霞贊嘆着說。

藍瑛感覺最靈敏，聽得丹霞如此注意這位秘書，便注視丹霞的表情：果不然在不知不覺間她的表情有些異樣。藍瑛心中暗好笑，但不點穿，只緩緩道：

——令前任「黑漆板凳」如何會和水手相鬥的？

——因爲……

——「因爲」什麼呀？

——因爲那個死鬼指點着我，向那位秘書說：「你看，女子眞賤：甘心讓洋鬼子揩油！」那位秘書和「第十七號」高聲狂笑……

——唉！「揩油」兩字不容易用英語表達啊！

——他講的是中文。

——那個洋鬼子懂得華語的？

——不懂。

——那麼，他們如何交起手來？

——…………

——又不開口了！

——蘭姊眞是「壽頭」！這還不懂？明明是馨姊老羞成怒，慫慂洋鬼子出來幹的！那個洋鬼子一則喝醉了，二則要在「愛人」——（藍瑛故意把此兩字拖長着說，黃馨惶惶不安）——面前顯英雄：因此「戰爭」不能避免了。

——「英雄」而被打倒在地上，眞「英雄」哉！

——大家幫着死鬼打他！

——活該！靑玉拍着掌道，他以爲自己是白皮膚，騾子蒙了虎皮，在半殖民地的上海橫行不法非打不可「一•二八」以前不久，我眼見有兩個白俄——法租界的巡捕——闖入人家，在樓上捉住一人，每人提了他的一隻腳，把他倒提下樓！洋鬼子都是紙老虎，向他們禮讓便該你倒楣！即使和他們講道理，也要先武裝了自你己再講！一個印度安人或一個黑人欺負了一個白種女子就有生命的危險；白種酒鬼欺侮了中國女子，還要打中國人眞是……

——我看那個洋鬼子，藍瑛逼緊着喉嚨，細聲細氣地說：汗毛

寸許長，活像一頭猩猩！不料我們這位雪白粉嫩的黃馨姊姊會愛他！洋鬼子是「情人眼中出西施」，而且我們這位黃馨姊姊不愧似西施呀！馨姊便是「情人眼中無猩猩」了！

大家哄然大笑。黃馨又哭了，又嗚咽道：

——妳們答應不識笑我的……

紫蘭宅心忠厚，連忙出來解圍：

——可可冷了，時候也不早了：大家喝完了去睡罷！

泰西有個諺語說：「酒是不良的顧問，夜是絕好的參謀。」夜深人靜，正宜深省。今晚黃馨與奮過度，又患失眠。自從她離了婚，取得自由以後，她的失眠成爲家常便飯：這不是說當她未離婚以前，她的丈夫如何體貼她，使她飲食有度，起居有節，不致引起失眠；她的丈夫任她自生自滅，不去管她，——所謂「不去管她」僅指日常行動而言，不包括男女交際在內，——她只覺得單調，只覺得無聊，毫無興奮可言。離婚之後，她立志享受自由，而在她心目中的「享受」，僅止於男女社交的自由，因此天天找尋新刺激，起居失常，而神經陷入病態的尖銳化：於是她患了失眠症，時發時止，近來發的次數更多於前，每次失眠也更長了。

夜之宜乎深思不盡賴於靜，有時靜中發出幽遠或哀怨的聲音也能啓人思路。夜半鐘聲，玉人吹簫，霜天雁唳，杜鵑啼血，……都能插翅於吾人的思想，使之高飛遠揚，今晚無人吹簫，也沒有人打鐘，杜鵑與鴻雁，更非十里洋場習見之物；不過，從滬東中[illegible]砲兵陣地打來的巨礮，飛越空中，投入虹口日軍根據地，聲音分外宏亮，一聲聲打入黃馨的心竅：她畢竟天良未泯，想起了中華民族在生死線上掙扎；——而她，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一份子，她做了些什麼來？她過着眞正的自由生活麼？假定眞正的自由生活尙須受良心的責備，這個「自由」未免太不自由，太可憐了！她過的是自由生活麼？她過的是麻醉生活而已！

她未嘗不知道男子們當她是玩具，只是她嘴上不肯承認！在表而，她做得像她玩弄男子於股掌之上；——其實一個女子玩弄男子猶可說，如果一定要在「股」在「掌」，便自己老大吃虧了！當初，她恨死了自己的丈夫：這個坐懷不亂的僞君子，不但在外偸偸摸摸找「野食」吃，而且有一次，當她小產不能離牀的時候，他膽敢在自己家裏，和大姐（女婢）阿鳳坐懷大亂起來！她氣不過，驅逐了阿鳳，大哭大吵一場，而原來他們兩人間的裂痕，分外加深，終至離婚而後已。她恨死她的丈夫，推而恨及一切男子：「男子個個不是好東西！」變爲她的口頭禪。她存了報復之心：對她的丈夫固然不必說，——未離婚以前，她輕巧地爲他戴上一頂溫馨的便帽，帽色由湖色變爲杏仁綠，由杏仁綠變爲冬青色，再變爲墨綠；既然離婚之後，她立志在育才女子文理學院讀畢了業，而且名列前茅，「做給死鬼看看」——對一切並未得罪於她的男子，也以玩弄

四七—〇八三

手段，來發洩心中的氣憤。

然而小孩子弄火，終究燒痛了自己的指頭：黃馨玩弄男子，誠然讓愿的被她迷得瘋瘋癲癲，痛苦萬狀；而狡猾的手段高超，反客為主，黃馨自己上了鈎，欲罷不休。就一般論，女子最好勝，同時又最懦弱，黃馨把她的男友們編成號碼，這便是好勝心的一端，目的在乎可以誇示。女子逢到浮滑的少年，總以為自己「色」與「才」足以羈留他，足以控制他；愈是不可靠的男子，愈引起她的興趣，因為勝之以為榮，而「世界上惟有她」能夠勝他！萬一失敗了呢？她決無勇氣面對事實，爽直承認失敗；她一定有許多理由為自己辯解，男子中固然有不少的「阿Q，」女子中何嘗沒有？編成號碼的男子們是黃馨的勝利品，也是她的敗績：男友們越多，越證明她無法「攫」住一個，又反證沒有一個男子——至少到那時為止——死心塌地愛她！每當深夜靜穆，尤其是今晚礮聲隆隆提醒了她垂死的靈魂，黃馨顧往思來，悠然神傷。

她看看睡在她身旁的丹霞，睡得那麼甜蜜，嘴角還掛着微笑，她更悲傷：她比丹霞祇大五歲，而所嚐的甘苦超過丹霞何止百倍！丹霞的天眞，丹霞的純潔，她都有過；無奈她毫不珍愛，輕率拋棄了它們——拋棄了它們而想收回呀，天下那有這種便利！她輕撫丹霞青絲，口中喃喃道：「我要改變我的人生！」……

華華公司

綢緞 布疋 呢絨 服裝 禮券

重慶分店民權路
二樓百貨商場

電報 〇二八六
電話 一二六二

支店 重慶民族路
江津五福街

四七一〇八四

雞足山紀游

雞足山的遊覽，自去年秋末到大理後，就時時想望着，終于到了今年冬初，才得成行。「適百里者宿舂糧」，我們一行四人隔一天就準備好幾天的糧食，並選定一個常用的僕人和一匹馱行李的騾馬，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就在洱海之濱的才村，登上萬斛大船，同岸上一羣聊當送行的朋友道了一聲暫別，船就慢慢的移動。這天正是陰曆十月十一日，一個快要團圓的月亮，靜悄悄地掛在碧霄，映入波瀾浪湧的海面，立刻化整為零的亂動，仿彿萬千個銀色的蛺蝶，紛紛飛舞；又彷彿玉龍身上脫下片片的鱗甲，逐浪浮游。洱海月是徐霞客遊記所載大理有名的四大景之一，居此一年多，這篇奇麗的大塊妙文，今晚才算正式地讀到。船是向着東北面駛，恰好風是自西南面來，拉起草席編的大帆，便飛速的前進。「乘長風破萬里浪」，這氣勢是何等壯闊。在幾百里的洱海裏，雖然沒有萬里浪可破，長風却是乘着了。月夜本來是很富詩意的，況在有名的洱海裏，所以這憑舷瞻眺的良好機會，我們個個都不肯輕易放過。只是陣陣砭人肌骨的寒風，偏不知趣，嚴厲的追着我們要進篷裏去。篷裏的空氣是很溫暖可愛的，並且也有船主人橫臥着吞雲吐霧的情致可供鑑賞，不過篷外的美景，總是引誘着我們不時出去冒着寒風觀玩。忽然同行一人發見什麼奇蹟似的嚷道：「你看，這多好呀」！我們便不由的跟着嚷聲走去，把視線集中在一起：果然海裏平空聳立着一個小小的石山，高出水面大約一丈，山上殿閣突兀，古木槎枒，好像圖畫裏見過的一樣。於是大家不約而同的齊聲叫好。問了船主人，才知道是海裏的勝境，名叫觀音閣。船毫不留戀地過去，我們却悠然神往的悵望着，悵望着它在蒼茫的夜色裏，漸漸地模糊而隱沒。船夫忙着落帆，接着拿起長篙來繼續落帆的工作；前面一幢幢的瓦屋，在月影下隱約的現在眼前，那就是我們停泊的地方——挖色。我們方高興到達今晚預定的目的地，船已挨着兩旁的鄰船靠攏沙岸了。這時看錶已過十點，記得開船時是六點四十分，行共三點多，里程多少却不曉得。據說這地接對海西灣橋，凡十五里，灣橋到大理三十里，這兩線恰為一直角三角形的勾股，那麼，今晚我們走的就是弦，按照勾股定理的算法，得數是三十

四七—〇八五

六匹強壯騾就是我們今晚所有的遊伴們。解鞍還主，僕人跟騾馬上岸去，我們就把騾馬的鞍被搨掉，打開被包，作往遊羈居初夜的休息。

挖色伴着洱海在晨光中展開，喚起我們一夜的酣睡。揚洪波以盥漱，比之在大沖的「濯足萬里流」，別是一番滋味。挖色是屬賓川縣的一個市鎮，有幾十家民房和店舖，除去日一個街子外，平時是很冷靜的。它這名稱看去有點不順眼，也很難索解它的意義。這一帶住的都是民家，他們的語法同漢人完全兩樣，這名稱大概是從他們的語音迻譯過來的，究竟含着什麼意思，卻沒有工夫去考究，我們草草吃了早飯，就匆匆地離開它。

太陽老是在山外，不肯過來給我一點溫暖，我這樣的埋怨着，同行的當然也沒有異議。等到轉過方向，沂着一條溪水前進，正好「負日之暄」，抵抗曉寒的侵襲，不久就上一個很陡的山坡。我們靠着手杖的助力，還可以蹭蹬的上去，那馱行李的騾馬，就可憐極了，三步一停頓，五步一休息，急喘着氣掙扎。我們又禁不住暗自慶幸，以爲來時好在選了這匹年青的騾子，不是的話，那剛才踏過的來路，馬上又要候着我們的踐履，正向往着的雞足，這次恐怕還是遊不成。

上了坡，一望盡是丹土構成的山道，人馬踏過，紅塵滾滾。雲南的山，截至現在據我見過的，除點蒼山外，大都是這樣。去秋入滇一過兩境陽，彌望丹黃，予人以强烈的刺激，現在又引起舊日經驗的復活。這樣的山，一重兩重，許多重，人類對它們的加工，前代除了原來長着的草木外，就是連貫着一條振古如茲無數足力造成的路。我們叨了前人的光，踐着他們的足跡，一步步的縮短到目的地的距離，枯燥和寂寞的感覺，漸漸地跟着進程而增加。「自然」似乎還顧慮到這一點，恐怕有些遊客覺得沒趣，道路兩旁，偶也生着勢綠的棘叢，伸出一兩枝鮮紅的實莢，迎風招展，特別映眼，頗使我體味到王荊公「萬綠叢中一點紅」的佳句。中午快到了，困乏已經襲到人馬的足上，我們就在一處傾斜石道的旁邊，選了一塊大約幾方丈的隙地，權且息下。這裏叢荊夾巷，流水清音，倒也有點別致。讓泉煮水，拿出預備好的點心，對付一下肌渴的肚子，也就鬆了許多筋骨上的嚴緊。地名呢，問了過路的人，才曉得叫鬧上。

我們這次旅行，既沒有老馬似的嚮導，沿途又沒有路碑指示我們應走的方向。若全憑主觀的走法，那「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的危險，必然會臨到你身上。我們爲着預防這種危險，問路便成了一件必有的麻煩。問了會說漢話的人，還很容易達到我們的要求，說聲謝謝就走了；如果問了不懂漢話的民家，他們便給你一個搖頭的答覆，使你摸不着頭腦的茫然無所適從。到了岔路上，碰巧有人給你們，就同碰到神仙一樣，幸運極了；假使四顧寂然，陀然發峙的是山，喧然沖激的是水，那徬徨的感覺，更使你茫然無所措手足。

自闖上開了路，就好久沒有碰見人。初先是徬山麓行，再縈紆過了一個山坡，一□汪洋的大湖便浮現在目前，四圍山色，一片波光，眼界分外清朗。湖的東北角是一個村莊，瀕水緊密的立着一座瓦屋，好像是停泊的船。經過半天多的山行，意境的單調，到此忽然被這幅自然圖畫打破了，可是從山的形勢看，北面才是我們應走的方向，現在這路分明是向南，且直到四山包圍的水國裏去，於是疑難的情境立即擱開在面前，使你在渃然的心情下，逡巡而不敢進。我卻暗自判斷，要達到某個目的地，爲着避免某種困難，繞一個大彎子，或者走一段同目的地的方向完全相反的路，也是很平常的事。我受了這暗示，便獨自先行去試探，沿坡南下了□百步，路便折向東北更屈曲的轉了幾個彎，果然前面現出一條大路，從圍着大湖的山脚直向北去，我當即決定我這判斷的不錯，便高聲呼喚在後面坡上的大隊快跟着下來。原來這山後面的路分爲兩支：一是捷徑，據說騾馬不能行；一是大路，較彎而遠，就是現在我們徼幸碰對的。

這坡道的特致，遠非尋常意想所能到，普通形容道路用的「崎嶇」這一類詞，拿來用在這裏，還嫌不能曲盡其致，它是一塊塊大小不一，尖頭竅角的岩石，突怒偃蹇的屹立在上面，就是給行人踏脚走的；石和石間，犬牙相錯的形成一條深可沒膝，隘巷泥濘的溝道，這溝道每隔十幾尺又給岩石阻斷着，這就是給騾馬備着走的。這大概是從前的聰明人用特別方法構造來訓練人馬的吧。使人和馬上下其間步步要小心看着足下，一點鬆懈不得，若稍一不愼，就要跌斷了腿。天才是從不良環境裏淬勵出來的。人和馬經此特種訓練，就可縱橫天下，履險如夷了。這不是我個人杜撰的話，昔人有詩爲證：「如今歷盡風波惡，飛棧連雲是坦途」。那說：「上下徃復，感世路之崎嶇」的人，就病在沒有受過這種鍛鍊，不然，那裏會有這麼淺薄的話呢。

我行已到了水濱，回首仰看後面的人馬還在樹杪，我便緩步當休息的等待他們。緊接敍路後的坦途，走起來意識上很是舒鬆。曳杖徐行，左瞻右矚，不覺到了下臨深溝的大道，那沒有着土的沙礫，不曉得它會滑人的，一脚踏去，就全身動搖，看看快要墜入溝中，我立作緊急處置，忙把手杖笠帽丟下溝去，迅翻身倒仆在路上。這溝是新挖成功還未放水的，路根直插溝底，深約二丈，若人掉下去能否起來是很難想像的。過後檢查身體，只左手掌擦破了皮，「兩害之中取其小」，也太足自慰了。因此，我意識到：「水弱，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害」的古訓。那險惡的坡道我已平安下來了，到此坦蕩途中，卻幾乎給頑驅以不可想像的惡果，總幸把手掌擦傷去抵當了它。這完全着狎玩和畏愼這兩種心理的消長來判定。先哲說的：「殷憂啓聖，逸豫亡身」，這個哲理的解釋，也就可根據上面的理由。

四七一〇八七

那個大湖叫上倉海，山坡呢，當然也可附海的驥尾（叫上倉坡）而彰其名了。海大概是屬賓川和祥雲兩縣，現正由兩縣富豪組織賓祥水利會，募集兩千萬元資本，要把海水疏導出去。到完工之日，據說可浮起稻田兩萬畝。這種艱鉅的現代地方工程，是很值得歌頌的，特別當此抗建嚴緊，物資缺乏，積極發展後方生產時期，這種工作更有其偉大價值。但是疏導後的水流，是否會以鄰為壑，及浮田的灌溉，是否便利，這種種問題，想水利會諸公必有週詳而妥善的解決方法。我們觀此鉅大工程很感興奮，本想在此逗留些時，加以詳細的觀察，並將他們的種種具體計劃，一一問個究竟，卒以時間催迫，使我們不能不早點趕到今天預定的駐紮地——江股村去。

江股在徐霞客遊記上卻稱江果，是霞客住宿過的地方。現在我們跡前賢之遺蹤，仰高山而行止，彌覺悠然增興。我們到此的住宿問題，曾蒙同事引宗翰先生具函介紹去訪當地引厲生君請設法解決，事不湊巧，張已外出，說一時未能回來。要找客店，這裏是沒有辦法的。適江股小學門臨大路，地頗清雅，彼此同行，借宿一宵，當無問題。果承它的校長和教員殷勤招呼，既茶煙並進，復酒肴雜陳，反使我們感到不安。今天我們共行了六七十里，久不遠行，連騾馬都似乎有點疲乏。晚飯過後，夜色漸濃，便各自收拾談興，陸續告退，樓上的教室，就權作我們的臥房。疲乏之後的睡眠，是相當甜蜜的。黎明之前，忽有一陣老老少少羣聚號哭的聲音，自外面傳來，慘切淒厲，聽之悚然。我當作鄰近有人死了，同伴一人亦以為然，其他一人卻否定的說：「不，不，是一羣狼的叫聲」。這「一羣狼」三字，驟使我想起老杜：「胡星落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狼多」的詩句，感念時事，無任愴然。復思狼是兇惡的野獸，牠的叫聲這麼哀感動人，在今日以前，我是完全不曉得的。人類中固有貌似君子而心實豺狼的，那不明箇中妙用的人，往往輕易把自身送給牠吃了。難道狼也深通此術，想以悲哀的聲音，使其他動物慈悲心發，好好地送給牠肉的糧食嗎？我正在這樣的結想，那窗外的曙光伴着鳥聲催促我們要快起了。

由江股到雞足山麓，不過二三十里，我們吃了早飯，從容就道，不似昨天的匆忙。起初路是向北直進，左面高山縱列如屏，坡上松林茂密，有時經行其間，頗有佳趣。及合上賓川大道不久，就西折入峽谷中，兩山夾峙，高而且逼，然有佳木清流，亦不感窘隘。再紆回北轉穿峽谷出，那切望已久的雞足山，就在萬山環衛中，載着崔嵬的「皇冕」——寶塔，迎面露出他的雄姿。

西北高聳一峯入雲，復出三支斜向東南伸展，東西二支長而中支短，構成東西二大峽谷。因其形似雞足，故以為名。山之南麓為沙址村，一大溪自西而東，環抱村南，是匯合雞山二大峽水而東出峽，復東南下注於賓川者。溪北田野闢治，流渠縱橫，當中奎閣特起。

四七一〇八八

在四面高山環合中突出此一閣，彷彿一個孩童獨立在巨人包圍裏面，雖然藐小得可憐，却也有其傲然自得，凜不可犯的神氣。我們渡溪橋北行隴畝間，旋卽穿村舍巷道西轉北出，直迫雞山東支。當路口一座大牌坊，莊嚴地立着，輝煌壯麗，視之巍然，額曰「靈山一會」，就是登雞山的大門。

坊西南隔澗坡下有古剎，叫接待寺，顧名思義，大抵是接待遊人的。現在他已不來接待，我亦無暇往觀。遂入坊門，直北，右傍東支一帶山足而上，及西折過一亭橋，右轉，便左傍中支一段斜崖以登。中爲東峽谷，初行峽右，過橋後則反是。峽中羣木深翳，水聲震耳。少頃，陡折而西南，直上至崖巔，翠柏掩映，一寺高踞，山下已望見了，初以爲是我們預期住地——祝聖寺，至此却爲大士閣。由此轉入西峽，循中支坡道，叫解脫坡，迤邐北上良久，有懸瀑如白練，自對面高崖垂下，遠遠地映入眉宇。更右轉稍南登山坳，面前忽展開一大山窩，在萬綠覆蔭中現出一座大寺院，知必爲祝聖寺，喜極，急趨下，却如走入綠世界，滿目深翠蕩漾，寺又迷不知處，使我疑爲非人間之境。此時我一人獨自先行，待後面人馬到來，我已與祝聖寺住持懷空和尚對坐客堂，大談其「阿彌陀佛」了。

祝聖寺係在雞足中支脊梁的左面，正對着東支迴抱處的會勝院塔。左面隔東峽數百步爲悉檀寺，後面從山脊北上數百步爲石鐘寺，更上爲大覺寂光等寺，都是雞山名剎，各擅其勝。祝聖却以新修未久，殿閣的壯麗，院宇的軒敞，以及迴廊曲徑的幽潔，遠非同山他寺所能及。特別是寺門前半月形的池塘，砌石爲岸，甃大理石爲欄。東支高懸空際的蒼崖，倒影入池，眞耶，幻耶，渾然莫辨。復疏陰溝導寺後澗水從石龍嘴裏吐入池中，淙然有聲，恍如歡迎遊客的音樂。原來陰溝池左右都有，現在其一已壅塞，只見僅首伸出的石龍，寂寞地張着口，好像愧對遊人，想縮頭進去一樣。不然，雙龍吐玉，當更增不少風致。池上架石爲橋，橋上有亭，形六角，極小巧精緻，隱顯蒼松翠柏間。這種種物象適當的配置着，是畫是詩，請觀者自己去見仁見智。可是亭的妝飾太穠艷了，使遊人一見嘆爲「大觀園裏的東西，怎可移作梵王宮殿」！這理由很簡單，老和尚挨着嫩姑娘，誰敢說是風雅。這一點，未免爲祝聖的白壁微瑕。或者有人說：「四大皆空，是佛家的看法。那妙齡美女，縱使坐在佛祖懷裏，在佛祖的感覺上也是空的，何有於一亭。使妖姬侍高僧，正好爲法力高低的試金石，怎可敷淺的看過」。是或一道也，姑記於此。我們下午一點到寺，承懷空和尚以素飯相餉後，日已近暮，就往觀所謂玉龍瀑，卽上山時望見如白練的，現在却似萬縷素絲，緣崖下垂，輕落深不見底的峽谷。雖沒有貴州黃果樹大瀑布的壯觀，而婀娜天嬌，斯爲特勝。嗣到附近寺院巡視一遍，就回來歇息，準備明天的「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夜宿山寺，在佛號聲中，悄然入夢。到了「欲覺聞晨鐘，令人發

深省」的時候，從僕已在住房門口鍋鳴鑼響的燒飯了。梯空攬勝，是我們今天的正課，飯後九時就踏上曲曲折折的山道，委委佗佗的進行。夾道往往大木參霄，摔雲蔽日，陰森逼人，樹身滿封着深碧的古苔，宛如怕寒的龍鍾老叟穿上綠色的棉袍，樹上掛着寄生植物的長鬚，鬖鬖下垂，披拂到地，只有老人的鬍子可相比擬，却是那還有這麼的長。好像牠恐怕人們對牠失敬，特別顯示出牠的高齡。這景象，我往遊點蒼山洱馬塘時看過，但似乎沒有這樣高奇蒼古的豐姿。林間的山猿野狐之類，聽見有人來了，彷彿怕人們不曉得牠們的存在，就由這枝跳到那枝，由這樹跳到那樹，穿梭似的走着，得意的表示着那裏是牠們的世界，人們不得有輕妄的侵侮，每給人以猛然的恐嚇，慄慄的走過。行到彌勒庵，已走了十里，恰爲到峯頂的一半，口渴驅迫我們進去小憩。庵裏常住的，只是一個尼姑，伴着一頭狗。看見我們，就像「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的樣子，殷勤地去燒茶給我們喝。我們一面喝茶，一面閒談，結論是：深山孤寺，一身一犬，實在也難怪她感到寂寞。

坡道漸陡了，由土石砌成的，忽變爲純就崖石鑿成的了。跟着巍巖峭壁，仰視峯頂，還斗絕崇隆的插在天際，片片白雲，悠閑地挨着上面飛過。我們一步一步的盤着磴道，或左或右，忽東忽西，凡數十折，歷羅漢壁，謁迦葉殿，上猢猻梯，過三天門，如在一幅萬仞蒼崖的圖畫裏，踏着升天的梯級，經過兩個鐘頭，到正午十二時，纔造其巔。

峯巔爲一平地，四面築牆圍着。向南闢一門，俯接磴道。裏面有銅殿一座，完全是銅板構成的。僧房數間，住着幾個和尚。楞嚴塔，就天柱似的矗立在中間，是民國二十二年由龍主席首倡重建的，聽說一切土石木料都要由地下搬運到天上來一樣，這是多麼艱難困苦的事。以這種精神來建設國家，福利生民，何爲而不成。塔爲十三層，第一層外面出爲飛閣，周以鐵欄，最宜憑眺。向有東日，西海、南雲、北雪四大奇觀之稱，所以峯名叫四觀。現在我們踏着塔內螺旋式的扶梯，上至第一層，翹首遐瞻，除東面日出奇景因時當中午，無法欣賞外，那北面麗江的山，晃若爛銀；西面大理的洱海，波揚翠鏡；南面天際的兜羅棉雲，煥發金光；一一都爭奇鬥巧的陳列出來，蔚然成爲天下的大觀。這還不是我所欣賞的，那四周磅礴的羣山，好像千百萬雄師，在玆山領導下，或一列一列的排着，或一簇一簇的站着，陣容整齊，號令森嚴，儼如聽候着出發命令，去縱橫世界。玆山却巍然屹立中央，以領袖地位，在發縱指揮。我憑欄遐想，蒼茫四顧，彷彿聽見他「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的情景，這是多麼雄壯闊啊。我們在此盤桓良久，寒風颼颼地吹來，頗有高處不勝寒之感，就睹然循着磴道下。至銅佛殿，復攀崖覓徑往觀華首門，傳即迦葉守衣入定處，削壁千仞，橫拓甚廣，上有斧鑿痕如拱門形。徐霞客稱：「雞山雖不乏層崖，而雄傑之觀，莫以逾此」，信然。門左數步有

四七—〇九〇

而藥泉，俗說可愈門疾。不過清水點點緣崖壁溜下，鑿石爲字承之，淸然清冽。旁置破碗一，遂勺飲而去。

及抵寺，已下午三時，悵空腹以更豐美的素飯相激，飽餐以後，又賞出裝裱名人書畫共鑑賞。中以署名□泰的水墨龍，蟠於煙雲杳靄間，最稱雄渾。餘多贗品，不足觀。天黑了，我們就告退。是夜月色甚佳，中庭獨步，樹影離離。忽山寺鐘聲，此鳴彼應，餘韻鏗然，縹緲空際，良久不歇。深山幽寂的情味，不覺籠罩了心頭。

天明，久不欲起，因爲我們自從□觀音後，遊興漸闌，心情也漸趨舒緩。聽說□□院，是想去一看的，然正在對山一箭之地，用不着上，緊。漫遊照今天的計劃，早飯以後，就施施而行。過□□橋，入悉檀寺，沿東支坡道下，至□光院，塔在院後，隔峽對大士閣。再前行爲振衣岡，可俯瞰□□一□坊。初時我不知，過後才聽人言，不然，「振衣千仞岡」，是如何瀟灑之舉。下午，觀石鐘大覺□光等寺，往寂光時，渡雲□橋，爲松杉蔭，境最幽深。

□□寺院太多了，據說全盛時大小三四百座，現在也還有三四十座，僅餘時什一。然欲一一往觀，像我們這一類遊客，是不可能的，實際也可不必。幾個代表的看了，其餘的不是可以類推了嗎？至崖洞壑澗，林谷峽石，種種可驚可愕之境，更看不勝看。到各寺院和崖谷的路徑也太多了，像網一樣的交織着，往往使人迷不知所去。且每一路都在茂林叢篠中，甚則給柔條密葉駢織翳蔭着，恐怕從來沒有見過日光的也有，人至其間，如入幽巷，懍然不敢深進，如果每一路口立一塊指路的木牌，當便利遊人不少。山僧衆多，要修功德，可從此始。

雞足是滇西賓川鄧川永北三縣的界山，相傳爲釋迦大弟子迦葉尊者的示化地。謂此地原屬印度，故尊者得至此山。或又謂迦葉示化係在印度的雞足山，後人見此山亦形似，遂相牽引而爲傅會。異說紛爭，莫衷一是。考其眞僞，是在學人。

我們以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到此，三宿山寺，迄二十四日重渡洱海，返抵大理。同遊者，王先生金鍾，河北人；彭先生建屏，湖南人；許先生祿豐，粵東同鄉。說來慚愧，我們處此刀光劍影的時代，萍合在國立大理師範當「人之患」，且同住在洱海之濱，才結了這次同遊雞足的因緣。人生聚散無常，特附識數言，異日偶興風雨之思，當更有回甘的餘味。

三十一年年底寫於洱海之濱

西京招待所

潔雅 高尚 週到

地址：西安尚仁路

電報掛號二〇七六「所」

四七—〇九一

徐霞客在麗江

紹農

昆明出版之「西南周刊」第六期，登載紹農先生的「徐霞客的墨蹟」一文，多寶貴材料，因即函求為本刊寫文。今得「西南周刊」編輯彭舜吾先生及作者，對本刊的深切同情，願以此文介紹於讀者之前，本刊特表感謝之意。編者。

徐霞客為有明一代奇人，其所作游記，瑰偉奇麗，實近古三數百年來之一鉅著也！去歲余游麗江，因悉霞客游滇至麗時，備受土司木氏之款接，流連頗久，特訪其舊蹟於木土司家。現任土司木瓊，樸訥寡言，短於才幹，於其先代史跡，僅識其大略而已。當即以所藏舊書畫數事見示，則董其昌周廷儒徐宏祖（即霞客）諸人為木生白撰書之詩集序在焉，尤以徐所作山中逸趣敍最為名貴，蓋其文為輯霞客游記者所未收，而其墨蹟更屬世所罕覯。適國立北平圖書館編輯萬斯年先生到麗考查，聞之而喜，遂影印其真蹟，入所著麗江木土司之漢化文中。茲照抄山中逸趣敍原文以餉讀者，若欲敍土司木氏之往跡，則當於萬先生文中求之，不復贅。山中逸趣敍：

「余往交唐大來，侈金碧蒼洱之勝，其中苞異孕靈，間出（？）而生，名世譽，流四裔，海內遙矚，如露雲曙星，不見其人而願所著述，若生白木公之雲邁集，業行世久矣。此山中逸趣，又大來所手訂以傳者也。公世祚侯封，晉參藩伯，以雄武一軍，成斬馘之功為飛將；以金貲數萬，佐軍興之急為忠臣；以威望九鼎，落番夷之膽為良翰；無事則詩書禮樂，有事則戎馬行間，何自暇得逸於山中也？公闌意榮祿，遜謝塵纓，學老氏之知止，同孔明之淡泊，如李西平有子愬，吳武安有子拱， 足知兵，才堪八面，所雅鎮石門鐵橋，泥丸可封；使金沙之涯，儼標銅柱，無疆事之憂，故疏辭五上，天子特賜金幣嘉獎，方許謝政。公得練巾野服，容裔於松風雪洞中，瑤碧掃青皆山也。第公世著風雅，交滿天下。徵文者，投詩者，贈書者，以神交定盟者嚶鳴相和，聲氣往來。共中原之旗鼓，錄鹿青

猿，走山中無虛日。公獨領山之趣，得趣於逸。有賦，有篇，有吟，有清語，拈題命韵，高曠孤閒，煙霞之色，撲人眉宇，讀之猶吟嚼梅花雪瓣也！雖然，公之逸豈僅浪漫者？性喜博綜，而樵獵於蝌漆鳥鉩，類陸澄劉峻。繼雪山玉水之音，而接武於祖孫父子之作述，類韋弘景薛元超。悟入宗乘，如作家禪客，類張無盡蘇子瞻。是總以有餘之才，與無用之力，倍勞而得逸，因逸而成趣。託聖世之逸民，作衣冠之巢許，并有懸匏竹絲以娛聽，使文繪異錦以御鮮華，擘麟酢龍以求奇嗜。惟椰瓢蘆被，煨芋餐芝，人不知為臣世享世祿者，洵足稱山中人也。吾師乎！嘗讀名山記，李景山有云：「麗江雪山天下絕，積玉堆瓊幾千疊，足盤厚地首摩天，衡華真成兩丘垤」。有山如此，公得逸於山中，非有神仙福分，豈易知山中之趣哉？是編也，補記名山可矣。霞客徐宏祖題。」

敍文甚佳，書法尤蒼勁可喜，蓋自爭座位中出，頗與有額之尹壯圖近似。敍末鈐小印二方，一曰「徐宏祖印」，一曰「霞客」，均朱文篆書。敍中之唐大來，爲明人，爲崇禎間名家，詩書畫皆臻神品，明亡，棄家爲僧，名普荷，字担當，雲南叢書中有其詩集。又木公生白，即當日麗江之土知府，名增，文學武功俱著，今麗江民間尚有種種神話流傳，所謂木天王者是也。生自喜交中原名士，所作詩亦多可觀，惜其雲過集及山中逸趣二書，已不易物色矣。

三十一年雙十節，於祿勸。

亞興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忠誠
手續簡便

業務種類
火災保險
海上保險
木船貨運保險
臨時非常保險
水陸運輸保險
汽車保險
意外傷害保險
其他損失保險
代理中央信託局
運輸及陸地兵險

總公司：重慶陝西路　分支公司遍設國內
衡陽分公司：大西門正街廿三號
電話二一零四號

四七一〇九四

爲人子者

「誰無父母」！每一個人都有爲人子的權利與義務。但在世界的昏黑漩渦中，許多事都失了常態，許多人不能實施其親子關係的權利與義務。瘋狂的侵略者造成了這滔天巨禍，至今還沒有人能使他們覺醒。惟有一個希望：他們都是人的兒子，都是母教的信徒，瘋狂之餘，想想自己的母愛，想想被自己所殺傷者亦人子也，宵子先生的文字或者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本誌九期發表宵子先生的「憶西湖」以後，讀者多表欽佩，並詢問作者事跡。本篇中敘述頗多，可供參閱。

編者。

……願是平安的啊！……

能夠平安否？能夠平安麼，即使是平安的吧，我又怎麼能夠相信？但是同樣，即使是難於祈求的吧，我又怎麼能夠不懷着沉痛的祈願啊，母親！你是活着呢，還是死了呢？……

假使是活着，是怎樣一種活法呢？假使是死了，又是怎樣一種死法呢？……

雞，狗的樣子地活着麼？——

雞，狗的樣子地死了麼？……

啊！我怕想這些。我怕。你。雞。狗。地。活。着，也。怕。你。雞。狗。地。死。了；但是，一想到你，假使屈辱得昆蟲一樣，卑微得泥土一樣，戰慄，恭順，甚至哀乞地輾轉在敵人底統治圈裏，生活在柔軟無骨的日子，凌辱極度的日子，母親！即使我最怕你死，那還是死了好吧！即使你將死得雞，狗……一樣；甚至你已經死得雞狗一樣呢。……

我看見過那樣一張暗綠色的畫報，和那密排在寫影版一個的註記：一個雪髮滿額的老婦人，自然也是人家底母親，或許也有這樣地一個兒子，可能的那兒子也在遠方晨禱的山僧一樣虔

肅地在蔚顯着她底平安，但是她却一隻膨脹的死蛙一樣裸露地四肢仰臥在淪□牆的大街上，已經萎謝了的下體上插植着一枝向微風招搖曳的蘆葦，從那裏，野獸們底褻物曾經赤練蛇一樣施行強暴，寒亮剛挺的鎗刺也曾經閃爍着敵人底罪惡和歡快猛銳底入那些畜生！那些不是也從母親的人體中孕養而賦與人形的賤寇！……

母親！你到底怎樣活着啊？你到底怎樣死的呢？我怕想你底活法；也怕想你底死法；有的時候覺得活着好些，因為既然活着了，第一自然是並沒有死的，其次，祇有從一種徼幸，那珍珠、瑪瑙一樣的徼幸，那珍珠、瑪瑙一樣難得而可有的，從那種徼幸才能夠活下來，既然你能夠徼幸地存留得殘年，我也就可以貪多地祈祝你更徼幸地避免了生之恥辱；但是有的時候又覺得死了好些，第一因為死掉將得到最後的乾淨，既沒有更大的災害，也沒有更多的枝節，次之，以你底年齡和性格，你衰老得彷彿盤曲的太枯樹，將被路彊的風蕭然拔去，你慈善得彷彿柔和的琴絃，輕悄的觸拂也發聲而顫，你難於忍受鐵和火和血肉的風暴；我怕想，我偏想，我到底不能夠決定活是於你最好呢還是死於你最好？而且，我底祈願到底是我自己徼求的祈願，而你底遭遇也終於是你自己底嚴酷的遭遇，我於你無力，於你無助，如此！

但是，母親！我知道得深，無論你怎樣地活，無論你怎樣地死，你祇有想念到我在你才活，也祇是顧念到有我你才死。

在母親生我之地，聖處女是怎樣流着血呀！在母親就死之處，一個兵，我，應該怎樣流血？——但是這次我沒有流血，我徒然祈求：

……

但是，遙遠的母親，願你是平安的吧！——

但是，可不是雞、狗地活着的平安啊！——

但是，即使是雞、狗地活着的平安呢！……

衢縣淪陷了，上饒接着淪陷了；上饒收復了，衢縣也收復了。但是青藍的天空中祇是白色的飛鳥和黑色的飛鳥，銀灰色的郵航機也常常在潔白的雲朵之間迴翔，渾黃的長江中祇是來去的帆和船，喘息着黑煙的小型汽船也常常在飛漩的漲水中帶曳波紋而駛，消息、信直到今天還是沒有！

但是，浙贛鐵路沿線的城市，貴溪，弋陽，橫峯，上饒，廣豐，玉山，江山，衢縣等縣，被屠殺的中國人民平均各在三千左右，這樣的新聞却出現在報紙上了；尤其上饒和衢縣最屬慘重。我怎樣看那一張報紙！那並不是油墨印的慘痛的新聞，而是血所寫的殘殺的記錄，我看見的並不是行行列列規規矩矩的漢字，所看見的却是滿街滿巷縱橫屍骸的「皇軍」底手澤！不但是一個為人子者，不但是故鄉故土底懷念的人，不但是中國底兒女，祇要他沒有和強盜們，

市儈們一樣失去人性，不徒然有着高貴的人形，他決不會無視這樣被屠洗的蕩然的城市，無視這樣被屠害的無辜的人類，他決不會隨便放棄這樣的城市，隨便葬送這樣的人民，自私地挾着珠寶和商品，卑怯地挾着權力和利益，一走了之的。而我，而我何況是一個兒子，遙遠的兒子，遙遠在砲火之外的兒子。

母親底容顏怎樣是現在我底懷念裏啊。她那蒼黃無色的臉頰和淡然的眉毛，茶黃色的平凡得有過多的平凡的哀痛的眼睛，紫黑的厚嘴唇，和那豁齊的黑色的牙齒。……

母親是再婚的。和父親結合之後生養了我們兄弟姊妹四人。父親少壯的年紀是一隻杜鵑一樣的，飛到那裏，唱到那裏，一飛出去就會在別的鳥巢中產蛋的，永遠不會想起故枝來；一定要到失去職業，金色的羽毛全給拔光，然後才不好意思地回來，變得十分溫和了，家庭也快樂起來，溫暖晴霽一樣充滿一刻以前還是那樣陰冷的角落，他也舒適自如了！這以後，他又漸漸地改變，開始賭博，有一次，把母親底十八兩黃金也在與高采烈之間一擲而盡，於是再低頭懺悔，罵着人，從另一個第一天開始做起，於是，把一個空蝸牛殼子一樣的家丟給母親，出門尋佳運去，已經發生過一次的事，第二次的又開始。

我恨父親，因為，父親時常打母親，無理和殘暴。記得一次，打了母親之後，父親忽然又擁抱了她。說討厭這個樣子，故意在屋子裏弄出各種古怪的聲音來搗亂。他們，我記得那是一個幽靜的八月的月夜，月光從木格的窗櫺中射入，小屋中浴溢着乳白的優美的光采。

母親是農村的女兒，江山就是她底血地，城市生活的年月養成了她底氣質，但是始終相當保持着農民性格，樸素、堅忍、固執而又並無定見，良善得近於懦怯，服從着命運和傳統；她是那樣忍耐着她底生活，那樣支持着她底生活。

大概是我十四歲的前後，那隻杜鵑，我的父親一飛又飛得冥冥茫茫地，家庭像嚴冬的枯林一樣，窮乏而流落，一直三年。這三年全是一個女人支撐的，全是母親哺養的。記得，母親和大妹妹，每天起早落夜地，用四隻手所做的工作，換錢，生活，如稱作「弔命」，像一隻飢餓的蜘蛛懸弔在一根動盪的蛛絲上，意思是維繫生命；大妹妹輟學了，但是還給我讀書。那工作，是馬糞紙和錫箔做成的一種紙幣，要用極狹窄的箔條把裸露粗糙的邊緣鑲滾起來，使牠燦爛得一枚銀子的冥幣一樣，每天要做五千枚、六千枚，甚至母女兩人要合做一萬枚。人人慈善得要已死的人也富裕得堆金積玉，但是正活着的人呢，一天鑲滾一萬枚冥幣的忙碌祇有幾角錢工資，勉強可以維持一天日子。而且，人是流着血工作的：因為，強勁的西北風底凜冽，使一種澱粉做的漿糊冰結，人要用手指來把這漿糊塗勻了的每一條箔條，一條一條地鑲滾邊緣而沒有完結的時候，

每天要鑽滾幾千條甚至一萬條這樣嚴寒的日子，和手指所接觸的，並不是馴良的澱粉的漿糊，而是割刺的漿糊的冰！於是手指上皮肉一條一條地拆裂起來，血還沒有怎樣流出來，就凝結在那裏，於是滿手上全是順着肌埋綻裂的紫創紅痕，母親如此，大妹妹也如此。我呢，我也偶然做一些，譬如散學回家的時候做一二百枚的吧。在我，還不過像一種遊戲。但是就是從那愁苦的年代，我底手，脚開始凍傷，有了所謂「凍瘡」，說是微血管被損壞了之故；到現在，每到冬天，我還是要應景地這裏或者那裏地多少凍傷一些的。

我童年的生活使我身體矮小。那是怎樣一種「人的」生活呢。牠不給我溫暖，於是我底靈魂蘊蓄了寒冷，現在是在放射着這個寒冷，我是一朵寒冷的花。但是另一面，從母親，我特別含感着一種崇潔的尊重，特別了解了一種生活和生命的啓示；有所仇恨的，也有所熱愛。

有一天，斷炊了。從什麼角落裏，母親蒐集出來了幾個五加皮酒瓶子，以每個八枚銅幣的曾價賣給收荒貨的，買了幾個燒餅來，給兩個。

「你吃」。她安慰而又悲悽地說。——安慰的是能夠給我燒餅吃，悲悽的是祇有給我燒餅吃。

我看見她底眼中的晶瑩的還沒有成爲一粒淚珠的一點淚水，怯怯地，把燒餅推了回去，低聲地，像是有什麼害怕的樣子說。

「娘！你吃。……」

因爲我看見，並沒有她自己底一份。

「兒子，乖！你吃。不吃要餓的」。

「娘！我不餓。……」

「怎麼不餓，今天清早起來到這晌還沒有吃的呢。你餓壞了要娘怎樣好呢！娘不餓。……」

是的，不吃要餓的，但是她自己不吃又做不呢；我餓壞了不好，她餓壞了，我又將怎麼好呢。我要哭泣，但是我裝着含笑；我不要吃，但是我用酸惻的喉道吞咽。

爲了母親，我決定，我要做一個女人底最好的兒子，和一個女人底最好的丈夫。像母親那樣做妻子，是太沒有人趣了，像母親那樣做母親，是太悲苦黯澹了。

但是最後父親又把一個女人弄到家裏來，這個女人，奪了她底丈夫，更奪了她底兒子。

於是母親把晚年的希望，播撒在我底身上。

母親底生活前後有很大的改變：曾經愛吸水煙，閒散地或者煩躁地噴吸着她底濃烈的煙絲；但是貧窮了，最後也就戒除了。曾經愛飲紹興酒，每餐一杯，獨自一個人剝着落花生，幽鬱地酌飲着，有的時候也把落花生分給我們，向我們訴說生活底辛酸，父親底

不義，但是偶然也會輝煌地說到父親將有一天回心轉意夢幻一樣欣喜起來；但是貧窮得不堪，最後的嗜好也就祇有遠遠地擲下了。曾經愛打牌，固執地狂暴地，痛苦地，爲的希望赢一些錢，可以買米下鍋，雖然有錢的日子和無聊的時候那是她底豪爽的娛樂，她所賭博的是我們底生活，但是她往往輸掉一切，而愈輸也就賭得愈狂；但是到最後兩手乾淨得一樣一張牌也不摸的了。

我爭抓過母親底落花生吃。我記得。

我常常到巷口的小酒店中給母親用罌筒買紹興酒，最多半斤。我記得。

我在微雪的深夜裏給母親開過大門，當她從鄰家打牌回來一面寒凍得苦咳一回疲憊地跨進脚來；我也勸諫過母親，用婉轉的曲調，用嚴正到使他害羞的語句，或者竟用暴力的刼持和抗逆，但是她寂寞，她底寂寞的心中要有一些東西，即使是賭博具吧，去填塞深淵一樣的空虛。我記得。

母親原來不是那些從清晨到七星上昇都喃唸着什麼佛，什麼菩薩的老嫗，那是她們害怕着她們身上的地獄的罪惡，而從庸俗的世間貪求來生的天國，母親並不如此。但是，從我底軍隊開拔到上海的那一天開始，她完全改變了：素食，禮拜，誦經，每夜父親到大街上去買號外來看的時候，就是她在天井中向神祕的天空焚香點燭的時候，一直到今天，她沒有間斷過，而且虔肅得換了一副比邱的骨骼一樣，一直到今天，她沒有吃過猪肉，小弟弟告訴我，祇有到除夕合家的聚餐中她才用筷尖觸點一下魚肉，用嘴唇一吮，就作爲是開葷了，一直到今天，她沒有吃過雞蛋，雖然我爲了她底健康狀態竭力主張她應該吃些的，說無血的東西可以不作算葷的。

母親所期望的是我。

因爲我是她的長子，因爲在她看來我是正直無邪的，因爲我喜歡讀書而又爲先生們所推贊，也因爲我是愛念和袒助她的。

但是對於她，結果我是如此無益。

不但如此，我既然成爲她底辛勞的日子的負担，也成爲她期望的空虛的花朵。

遠在十年以前，我有一首詩落葉。

我是落葉之一片。

我看見一片樹葉從黑色的巨樹萌茁，肥壯；到秋霜降落了，世界開始變得那樣嚴厲，莊肅，牠也就紅赤得無比鮮麗和端凝；西風浩浩蕩蕩地吹動起來，牠跟着昂揚地飛漩而赴高曠遼遠……

西風是一種變革宇宙的力量，當牠來了，五彩斑斕的毒蛇逃匿得無隙可容，各種形狀的黴菌死亡得彷彿淸算，蟠媚淫佚的衆花，從繁茂芬馥急遽地殘敗凌落；而從來被踩踏的泥土嘩然高飄，

從來被寒塞的昆虫揭聲齊唱，從來沒有光彩的枯葉滿天翩翔。……

落葉不是孤子凋零的一片，而是漫山徧野的族聚的巨群。

落葉不是植物性的附着於一定的土地的，而是蒼鷹的健翮一樣有一飛千里的空間的。

落葉也作為西風底行列之一，而鼓舞力的肅瀞以族擁的聲勢。

落葉，忠堅地依從着西風底命令，以西風底方向為方向，以西風底目的為目的，以西風底自由作自由。

所以，當西風起來而發出召喚之時，樹葉自然就辭枝落柄地翩然遠去，無所戀惜，無可牽留。……

但是，在當時，我是看見過的，我看見一片一片的落葉，從樹枝上飄然吹去了，却又高低不定地環繞着樹幹迴翔再三，[illegible]着暫時飛墮停憩在盤錯䖏出的樹根旁邊，再一陣風，然後又緩緩地凌空飛起，而終於去得蹤跡不剩，永不回來。……

那樣的情景，使我，懷着一種歎息和感動，覺得，一棵巨樹是你，這一片落葉是我！……

所以我寫了落葉的詩有彷彿這樣的詩句：

……………………

落葉，已經和西風活躍地飛去。

而楓樹獨自在土上。

不再蔭蔽地發青，

所有的，僅僅是寂寥的夜露和冷落的晨霜。

×　×　×

母親！我去了。

我却是不得不去；

當西風命令我，指揮我，

而你底衰老了的雙手對於我又如此無力掌握得住。

×　×　×

那一張落葉吹去了。

飛來了，又飛去了。……

母親！當我遠遠地想到了你。

我和那一張落葉同時是在這楓樹周圍飛繞。

×　×　×

是你讓我走我才能夠走的。

母親！這就是你底犧牲和愛；

那楓樹，那楓樹，

無言無語地用淡淡的影子聲寫着你底悽哀。

×　×　×

母親！不是不再需要你底有光彩的深愛啊。

也不是我不再以一個兒子深愛你；

祇是時代太偉大偉大得殘酷，

而一張落葉，你底兒子也已經不再是吮吸乳頭的兒時！……

母親期望我的結果，却是失去了我啊。……

的確，我們底時代太偉大，而且偉大得殘酷！這是十分明白的：千萬個母親都失去兒子的日子，一位母親是無力獨有她的兒子的，千萬個母親都多災受難的日子，一個人不可能保有他個人的母親；祇有以千萬人兒子為兒子的人才有兒子，祇有以千萬人底母親為母親的才有母親；祇有放棄兒子才得到兒子，祇有流血前綫才是承歡膝下。……

我有了政治的偏向，我穿起了草綠色的布衣。

母親底期望，不得不是失望了吧。我沒有淘沙求金，沒有買臉求官，甚而沒有結婚，沒有孫兒孫女。……

而且，我不顧惜我底肢體，我賭博着我底生命。當她背疽暴發的時候；我祇寄匯了六十塊錢，十年以來我祇寄匯了這一點數目，在情形十分惡劣的狀態之下希望那幾張法幣「贖命」；接到父親底家從衢縣奔離到上饒的信，也祇淡寄了料想很難收到的三百塊錢。我成為母愛上的一副重担而子道上的責任卻輕悄地放在一邊。……

期望，是的，期望。那是我給我母親的甜美的騙局，和母親給我的多得過的慈愛。

母親曾經在生我之地流血；我呢，我却並沒有在母親就死之地流血呀，——假使從這冥冥蒼蒼的天空沒有Par Avion的信件寄到是由於這個斬盡殺絕了的緣故！——記得父親底信中那樣不勝痛惜地嗟傷着說過，到上饒以後，那沒有能力了，假使敵人繼續深入，祇有付之天命，不再流亡了。……

由於天然和良善，那一種靈魂底極度澄澈，那一種性格底無限慈悲，彷彿初春的廣袤的郊野，那裏祇有溶解了人類底冒險的感情的金黃的日光，祇有纖柔可喜的微風，和綻開在這樣的日光和微風之間的各種笑臉的花草和平相處，祇有無倦地在歌唱，石隙蜻蜓流淌低唱搖籃歌曲的溪澗，祇有和黃毛一團的幼雛在林空菌叢散步曼唱的禽鳥。……這樣的母親，是怎樣地值得流血！——

我記得很清楚的，大革命浪潮冲激到杭州市的年代，那是一個最值得人們懷記的，那是一個人類的花朵燦爛盛開的年代，唱歌的工人，穿蓑衣的農民，鬚髮如銀的老人，年青臉紅的學生，從來幽居深藏不到大街的太陽光中的婦女，每一種人是每一種花，每一個人是每一朵花呀。但是，正像我們所有的花的季節，都有昏暗一團的風暴，會有晶瑩得像鉅價寶石從天而降的狂雹，那人類底美麗的年代，也同樣有突然變得很壞的氣候。有一天，新工會攻擊老工會，軍隊在街頭出現放鎗，糾察隊員們底木棍橫棄在柏油馬

路上，有人爬伏在屋頂向下面街道拋擲一疊一疊的瓦，而另一些人惡夢一樣開始在攤販蔬菜之場猛烈格鬥，流血。那是一個平常的清晨，主婦們正在和她們所熟識的魚攤或者菜担和平地計算今天的斤兩，就在那樣的時間，母親看見一片飛瓦磕在一個男子底頭上，流注的血立刻地把街道上的日光閃耀得通紅。她回來了。她彷彿瘧疾週期到了身上一樣，痛苦地顫慄着，有一種要嘔吐的神情，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才困難繼續地說了一句：

「我害怕！……要吐，……」。

這一天她沒有能夠平靜，像一隻新從樹林中捕來關在竹絲籠中的畫眉那樣蹀躞不定，彷彿一切都和她十分疏遠，桌椅，字畫，廚灶，鏡匳都突然變得非常陌生，像她是從風俗習慣完全不同的遼遠地來的旅客，她沉下着一張厭惡和懷疑的臉，她以為那是一個兇夢，她無法擺脫那個兇夢。

以後她才說明白她的所見，當時我是迷惑着的。

所以，當我負傷以後，需要向杭縣轉進，那時候我是很費躊躇的：回去呢，不回去呢？意思是，見母親呢，不見母親呢？——

在我負傷的瞬間，我很能夠思索，記憶；並且那並沒有為死之恐怖之類所侵襲。但是我不過淡淡地想起一些人影來，一些事物來，在平靜像清水的意識活動裏，母親是浮現在那裏的很少的幾個人之一。我以為我們已經隸屬兩個不同的世界了，也就無所謂歎息和疚灼。但是，以後我沒有死，要我帶着一身鮮赤的血和母親相見，那將使她怎樣震駭，豈非以夾雜冰雪的一片朔風疾吹輕搖軟曳的一根蛛絲呢！……

回想那一次的相見，和以後的相別，而今天是這樣音信隔絕！青的天，綠的地，我徒然遙望着那天地一線相合的遠方，我底母親啊！……

看見年老的乞婦，我會偶然佈施一些，在情感上我彷彿就是那個乞婦所生，不是項羽庖婦人之仁。

看見老太太們攜帶了過多的沉重的物件，尤其是襤褸貧窮的，枯瘠衰弱的孤零無助的，尤其在惡劣的天氣，難走的地方，例如風雪裏，泥濘裏，升登石級或者上下卡車，我總有代勞或者扶掖的衝動。

但是，一切，於母親，是這樣遙遠着而又遙遠着。……

我走出家庭，走入戰爭，穿著軍衣，賭博生命。……

偏是如此，一個兒子，無力保全母親，一個軍人，沒有為所愛者流血，想念深，悲痛大。……

一九四二，九，一二。山城公寓。

九月底，經過三四個月了，我才得到父親從建陽發的航信。人是活着了！但是，我還說什麼呢！……

一〇，一八。補記。

戰塵集外

陳樹人

送聶孟家歸贛

滔滔天下如今日，道義論交有幾哉。宇內烽烟連浩刼。暮中賓主兩齊歟。衙廳都是尋詩地，狂狷元爲淑世才。羨子柴桑歸去也，菊花三徑一樽開。

重九風雨遣興

今朝雨橫又風斜，不許登高效孟嘉。佳節亦非空負也，隨宜一樽寫黃花。

休沐日山樓茗話同邁叔

誰從美景去徜徉，在望林巒已降霜。鹽豆一盤茶一碗，消殘半日好秋光。

休沐日秋郊漫遊同邁叔屛周省松

徐徐一杖策秋光，閒偶能偸未算忙。有幾淸修存勝侶，無窮佳興在山鄉。苔含宿露常留翠，葉着微霜乍點黃。即景將詩收拾得，好同澆茗更平章。

殘秋

深趣須從冷靜求，四山涼雨送殘秋。輝煌日下葵先謝，寂寞霜中菊尚留。斗室潛修眞自得，全球殺奪幾時休。一年好景無人識，寒菜迎冬綠滿丘。

邁叔冒雨過訪即席戲贈

敝鞋破傘都休計，冷雨長途不憚勞。只爲攜來詩一首，笑雖豪與比君豪。

雨後山園即興

雨後番茄熟滿畦，珊瑚無比色離迷。一枝帶露親輕摘，病榻持來慰老妻。

立冬前一日作

自然之美四時宜，每對流光感不支。荷淨菊殘仍可戀，慇懃與作送秋詩。

是日與若文遊南開校園

寧云共抱歲寒心，聊為迎冬此一尋。向日葵全消潤土，拒霜花尚滿清潯。當前風景年猶昨，最後秋光日只今。喜極兒孫齊雀躍，（一女三孫肆業於此）憶呼二老又來臨。

又在校園池畔觀木蓉偶憶黃晦聞拒霜紅後花如昨之句感賦

霜花照眼爛池濱，撐得繁華到小春。撫景頓生無限感，溯洄何處倘伊人。

若文生日屬繪春光圖為壽繪就敬題

春光堂上寫春光，祝壽今年意最長。來歲雙周花甲日，青春作伴好還鄉（用杜句）。

若文生朝書事

初陽升嶺小春回（是日為舊曆十月朔），座設瓜棚果餅開。繁菊作屏松作幛，兒孫環拜老人來。

初冬

四時佳致在初頭，大抵初冬算最優。朝霧晚霞霜夕月，眞箇美景不勝收。

西山

不采薔薇不采芝，林巒丘壑喜清奇。此山胡弗稱名勝，只欠詩人幾首詩。

山溪小憩偶感

似此林泉極賞心，有誰或肯一幽尋。不時杖屐容流憩，多謝天公惠獨深。

早冬休沐日江畔獨遊

正當冠蓋如雲集，誰向荒寒境界尋。閒玩沂濱曾點撰，潛行江曲杜陵吟；冰枯愈顯中流砥，霜冷不凋常綠林。欣賞眼前無限美，惟餘一杖是知音。

江畔茶棚小憩同曦風

喜於幽境偶同探，片刻能為道藝談。老覺風情添不淺，飽嘗世味苦獨甘。江河日下終朝海，雰霧常多未蔽嵐。萬物眼前真理具，舍君而外幾人諳。

休沐日與若金再赴江畔茶棚清談半日

巴江冬景全如畫，詩倚茶棚更妙哉。背子縴夫齊滿座，花生小橘佐清杯。一川煙霧添詩意，兩岸樓臺掩劫灰。平虜還鄉期已近，難逢佳境且徘徊。

山居冬興

每值冬天興不禁，此時何幸住山林，幾畦麥隨生機暢，烟鎖雲巒意度深，松柏兩與搖落誡，冰霜鍛鍊減寒心，茅齋坐對清淡景，又發先生一頌吟。

雨後偕若文散步冬郊

六旬翁嫗筋骸健，一杖郊原步履輕。累日寒霖初轉霽，先春殘燒欲抽萌。細看冷景元非冷，默計清遊此特清。最喜明年占大有，迷阡冬水碧成泓。

冬日休暇與若文登老鷹巖書感

雄奇峭拔老鷹崖，路帶荒寒景更佳。入耳霜林兼霧壑，尋詩竹杖又青鞋。朝參久已非吾願，負戴終當與子偕。依約都城遙望處，緇塵擾擾正無涯。

題伍蠡甫教授輕舟圖

舷頭獨立謫仙來，萬里滄溟一鑑開。理得心安胸次闊，六洲何處不蓬萊。

冬晴書喜

忽逢霧季朗晴開，頓覺心情極快哉。試憶年時是此象，却愁荒警又飛來。

冬日晚晴散值後與若文蕭遊近郊

平生極愛冬晴好，况在渝州霧季時。又值山樓兼偶暇，得乘晚景一流嬉。霜林夕照詩中畫，斷壑鳴湍逸處奇。城內居民稱百萬，幾人來受此天釐。

與若文閒步舍旁丘隴即景得句

青青百畝麥兼蔬，一寸都無隙地餘。多謝農家足辛苦，深慚余輩尚安舒。老楓落日徐徐暗，木葉經霜漸漸疏。指點數椽堪入畫，却教語更愛吾廬。

冬郊晚步

冬郊隨處可流連，一杖飄蕭策晚烟。省識自然無限美，雖人不是地行仙。

老鷹崖天橋上寫望同若文

輕車衝上最高峯，縹緲天橋路兩重。陡峭懸崖捫斗宿，蜿蜒馳道走蛟龍。褐黃萬壑經霜卉，金碧連山返照松。漫惜徜徉幾片刻，層雲都已盪塵胸。

為若文繪臘梅水仙名之曰清芬圖並題

香中留得雙清在，蠟蕊端宜伴水仙。逸氣自承寒菊後，冷豔能占早梅先。冰霜境界元相稱，淡素丰神分外妍。却喜得和親來到，讓教桃李鬥芳鮮。

老鷹崖道中

景入巴山喜秀雄，此身今在畫圖中。最奇萬仞峯巒上，複道行空不霽虹。

爲白健生將軍寫象鼻山並題

十一年前余遊桂林，極愛象鼻山奇勝，曾屢繪之，此時禹甸，滿地烽烟，八桂江山，依然無恙，健生將軍屬畫，寫此奉酬，並系小詩，藉作光復神州之祭。

終能無缺保金甌，百戰山河紀壯遊。氣力定憑龍象大，風雲須洞鎮神州。

冬暮即興示若文

暗草匀黃冬嶺上，喬松橫黛暮空中。晶晶挂出如珪月，一幅天然畫絕工。

冬夜山園玩月同若文

一奩霜月澄青靄，萬樹山松靜赭岑。難得寒光清影下，白頭人共話冬心。

休沐日晴郊遊冬同邁叔省松

蒼烟羃羃暗冬朝，午日澄鮮上碧寥。近處好山仍暇日，清遊勝侶況同僚。蔽空層霧終須滅，落葉寒林不是凋。世事侵尋吾老矣，幾時歸去混漁樵。

是日在道旁茶舍小憩又成一絕

野店三椽閒子卑，冬山在望寫懷宜。於中好箇消寒法，一碗清茶數首詩。

與邁叔省松散策郊外遙望利倘坡廨舍

口占

指點遙坡與可支，林巒曲綫美兼奇。分明家在眞圖畫，却笑吾儕不自知。

詠西山黃葉

西山黃葉戰霜酣，幽境娛情得縱探。眼底村村都入畫，令人無奈憶江南。

耶穌誕夜一日山中寒甚廨舍未熱火盆

口占一絕

淒風冷雨已連番，未見燒來炭一盆。靜念沙場冰雪烈，紙窗茅屋有餘溫。

冬郊出游同邁叔

出遊多半爲尋詩，把臂冬郊興不遲。老去情懷耽冷寂，寒來煙霧愛霏微。黃金嶺嶺楓林密，碧玉畦畦菜甲肥。數見更鮮眞好景，流連安肯便思歸。

旅訊

編者

▲交通部消息：

一、本年度之交通建設，仍以增進國際運輸線為要務，西南西北興工中之兩大鐵路幹線，均期於年內完成大部。

二、限限價工作努力進行，務使鐵路公路郵電等價能維持長時期之穩定，積極增加運輸效率，消極減少運輸工具之損耗，以達成限價目的。

三、全國公路總局已成立，局長由曾養甫部長兼任，此後工程與行政，將合併於一個機構之下。

▲渝筑班車提早於晨八時開行，旅客購票，須先領出境證，以免臨時發生糾紛躭誤開車時刻。至旅客行李，須於早一日午後二至五時送站起票，俾翌晨客車得準時開行。

▲粵漢路局長杜鎮遠積極增加生產，改善路政。據云：現東南各地俱感煤荒。尤以湘桂黔桂兩路更感缺乏，湘南楊梅山煤礦產量頗豐，惟以交通不便，未能暢銷。為救濟各方煤荒起見，特邀桂黔路政當局，及礦方負責人，協商救濟辦法，當決定由粵漢路加撥工人一百人，協助推進，並加緊築修由白石渡至楊梅山之支線，預計三月以前決可完成。該支路通車後，如礦廠每日盡量開採，日可生產三四百噸，粵湘桂黔之煤荒即可求得適當解決。路方亦可增加收入。粵漢路現擬開設磚瓦窰及紡織等工廠，藉以增加生產，救濟員工，路局已將原有之信託部改為企業部，主持生產事業。

▲中美間無線電像片電報已正式開放，由交通部徐次長主持，首先電傳　林主席親筆題字之玉照傳送羅斯福總統。　蔣委員長接美總統親筆信後即覆一函，中有「庶幾自由平等得實現於和平秩序與康樂之世界」云。

▲當局為貫徹開發西北政策，對西北路線，亟謀擴展，近擬將隴海

鐵路由寶雞延長至蘭州，今春即可開工興築。

▲黔桂鐵路鋪軌工程在迅速拓展中，金城江以北，本已有交通車行駛至六甲，現又拓展至拔貢，即長一公里許之拔貢隧道附近。金拔間現已行駛交通車，全程三十三公里。

▲桂省實行查驗國民兵役身份證，無證者須送服兵役。入桂旅客亟須注意。

▲四川驛運管理處，遵照政院頒布組織通則，將原有機構，重行調整，計原有川東支線總段，改設川東驛運區，川西支線總段，改設川西驛運區，並增闢路線，擴大管轄範圍，以構成本省驛運網，並嚴密管制民間運輸工具。

▲湘桂，粵漢，黔桂三路，在衡陽舉行第三次聯運會議，其討論主題爲如何加強聯運效率與煤產接濟。

▲贛省公路處，前因戰事緊張，贛東各線行車停止，現正積極修整，即將次第恢復通車。又本省客票價，自一月起每公里爲一元二角云。

▲江西公路，受戰事影響，近經員工積極修補，已恢復十分之八，茲爲便利閩贛粵湘四省交通，由建陽至衡陽，即將舉辦聯運車，所經路線，業經勘定，即可實現云。

▲中國旅行社桂林出版分科印行「桂林導遊」一種，廣西畫卿作，徐詠青插圖十幅，外加交通概要食宿娛樂等附錄，精印一册，定價四元五角。

▲弋陽上饒直達車，於戰時停頓，福建省運輸公司擬將該路恢復，[illegible]十分之三計算。

▲廣西省政府黃主席與廣東省政府李主席，以賀連公路爲[illegible]兩省交通便道，關係軍事運輸，民商往來至鉅，惟以工款缺乏，遲未竣工，因特聯名電呈　蔣委員長請准核給款項，俾便早日完成通車云。

▲渝碚長途汽車增加票價，每公里由六角增至八角。七星崗至歌樂山每票二十五元六角。兩路口至北碚增爲六十四元。

▲廣西省荔濛公路，因去年地方財政撥歸中央，該路以工款困難，遲未通車。廣西省政府頃已呈准行政院撥給工款，經政院令飭將未完成計劃呈核，早行撥款築成云。

▲寶天鐵路[illegible]經有年，限於沿線橋樑山洞太多，未能即爲完成。現以西北交通重要，正加工趕築，預計一年可以通車。全線計長一六五公里，經過各站爲；坪頭，顏家河，東溝，胡店，孟家原，拓石，葡萄園，三岔等。

▲交通界息，今年航空運輸將大改進，運價亦稍提高。歐亞公司有增加新機消息。

▲浙江交通自恢復龍泉雲和間公路車後，麗（水）浦（城），江（山）浦（城），遂（昌）碧（湖），均先後勘工，擇要修復。

▲交通部遵照政府實施限價政令對鐵路已飭各路局與當地政府取得密切聯繫，將大宗日用必需品如煤，鹽，食油，紙張，棉花，棉紗，布匹等所需運輸之數量運程，期限等，於事前詳細查明，妥定儘先輸送計劃。對航政已飭先辦以下三項：一輪船以燃料，五金，材料，員工薪膳，潤滑油類，修理管理費用為標準，木船以員工薪膳，用具，折舊，修理等類為標準，召集有關部份議定合理運價，公佈施行。二、議定運價，須與當地政府接洽，並按實際需要數量，配合運輸能力。三、運價議定後，在川省者先送部核定；較遠者得先實施，仍呈部核示。

▲雲南省政府積極籌備石（屏）佛（海）鐵路，修正經費預算，所增經費已請中央速撥匯發。

▲四川省政府，對本年度交通建設，已擬具整個計劃，驛運水運及公路等均將作進一步之整修，建廳並着手草擬成都至彭縣及成都至灌縣輕便鐵道之建築程序。

▲老河口至南陽計長一三六公里，有汽車行駛，票價八十一元八角。由巴東至老河口，什九均為山路，旅客用山轎代步，全程約五五〇華里，行程五六日，轎資約七百元。

▲交通部驛運總管理處奉令自重慶至新疆之驛運幹線上，每三十里建一驛運站，以便利移民西北計劃之實現，中國旅行社受驛運處委託，辦理自渝至蘭州間食宿供應事宜。

▲中國旅行社編印「西北行」一書有名家文字八篇，計十餘萬字，包川，陝，甘，寧，青，新等省風土景物，為開發西北者之一助，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中航公司改訂客票價目：

重慶——昆明	國幣一七〇〇元
重慶——成都	九〇〇
重慶——桂林	二一〇〇
重慶——丁江	四三〇〇
重慶——加爾各答	六七〇〇
重慶——蘭州	三〇〇〇
昆明——丁江	二六〇〇
昆明——加爾各答	五〇〇〇
丁江——昆明	印幣 五九〇盧比
丁江——重慶	八七五
丁江——加爾各答	四〇〇
加爾各答——昆明	九九〇
加爾各答——重慶	一二七五

▲上海經漢口來西南者，多經三斗坪，今因迭受轟炸，暫告中斷。

▲西安至蘭州行程原為四天，茲以時入冬令，行車較慢，而白晝又短，故行程須延至六七天到達，該路有蓬客車仍用汽油行駛，敝

車改用柴油或酒精云，

▲據云，黔桂鐵路約在二月底可通南丹，四月底即可延展獨山。

▲隴海鐵路改訂票價，自寶雞至各站三等票價如下：

公里	到達站	三等 普通	三等 特快
296	泉店	103.6元	106.3元
286	華陰	100.1	104.3
256	華[illegible]	89.6	93.3
231	渭南	80.9	83.6
200	臨潼	70.0	71.8
173	長安	60.6	62.1
130	咸陽	52.5	54.3
127	興平	44.5	46.3
83	武功	30.3	31.7
53	郿縣	18.6	19.5
33	陽平	11.6	12.5
咸同支線			
183	永樂店	65.1	67.8
197	王原	69.0	70.8
236	富平	82.6	85.3
263	耀縣	92.1	94.8

又自十二月十日起再予調整如左：

一、特快費　每百公里頭等十二元二等六元三等三元

二、臥票　頭等　二等

上舖　五〇元　三〇元

下舖　六〇元　四〇元

三、行李費按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所訂運率以「25」乘之。

寶元渝百貨商店

以經營百貨貿易爲過程

以達到生產事業爲目的

運銷：綢緞布疋　文具西藥　五金皮革　日用百貨

製造：印花人綢夏布　花素布疋　巾襪鞋織　下關沱茶

總號：寶元通總管理處：重慶陝西路

分號及辦事處：重慶　成都　宜賓　瀘縣　南溪　江安　樂山　西安　洛陽　昆明　下關　衡陽　柳州　金華

工廠：寶星第一染織廠　宜賓南岸　門市部

寶星第二染織廠　重慶江北　民權路　陝西路

寶星第四染織廠　成都外東　電話　41527

寶星茶廠　昆明下關　電報　1405